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九號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勿過長
二 投寄之稿望用楷字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誌[illegible]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併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敘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 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勿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稿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行聲明來稿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預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分三種酬報（甲）現金（乙）書券（丙）本誌[illegible]
八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預先通知如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illegible]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illegible]增刪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十一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第五三八號婦女雜誌社[illegible]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一日初版

編輯者 楊潤餘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三八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〇一號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零售每冊大洋二角

郵費	
國內	二分
國外	二角
香港澳門劉公島	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書價連郵費 香港澳門劉公島
全年	十二冊	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另加郵費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另加郵費九角六分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封面及底面之內面	五十六元	三十二元	
上等	圖畫中 正文前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十七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八元	廿四元	十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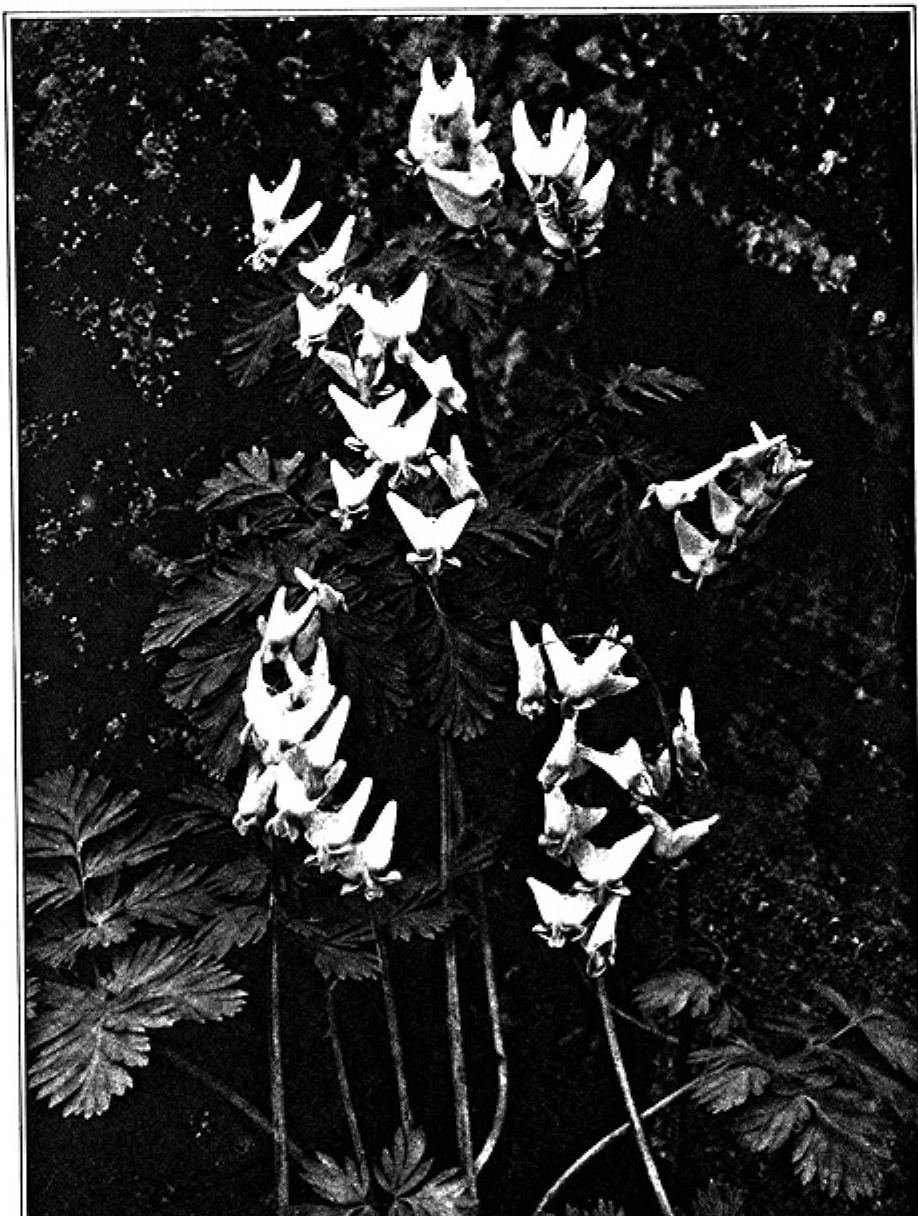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茱 萸 C. H. Robinson



苞 荷 Brownell

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九號

節制生育與婦人生理的解放……金仲華……七
從母系到父權……黃　石……一一
怎樣做一個現代婦女……胡耐秋……二一
日本廢娼問題（日本通信）……竹中繁……二五
鬼池（中篇小說）（法國賓治著）……陳君涵……三二

徵文當選

我所希望的生活

為工作而生活……樂　基……四三
美滿的小家庭……南柯女士……四四
平庸人的希望……洪芳競……四六

關於投考學校

投考學校的前前後後……尹克明……四七
路……芷　痕……五〇
獨一無二的機會……竹　友……五三

白話詩之進步（劇本）……姜敬輿……三五

輕霧（小說）……盧谷花……六九

愛的歸宿（詩）（英國勃萊克著）……何德明……七一

婦女談藪

日本的產兒制限運動……竹中繁……七三

日本全國高等女學校校長會議與公民教育……竹中繁……七五

日本鑛山勞動婦人……竹中繁……七七

女學士的出路問題……英華……七九

心病（長篇小說）（續）……李健吾……八五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九四

牛乳育兒法……程瀚章……九五

牛乳的成分和品質的檢驗法……盛文……九九

醫事衛生顧問……程瀚章……一〇五

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九號　節制生育與婦人生殖的解放



節制生育與婦人生理的解放

金仲華

一 引言

自從婦女解放運動興起，把「男女平等」的口號喚起了世人的注意；這「男女平等」四字一時竟成爲社會人士聚爭的問題。究竟男女是否能够平等？平等在婦女解放運動的鼓吹者看來，男女是可以平等的，而且必須平等的，自然他們所謂平等者是指一切男子所做的事情女子都可以做，一切男子所享有的權利女子也必須享有的意思。但在反對婦女解放運動的人看來，則男女的平等非但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須，他們以爲男女儘可各自守着向來的習慣，盡着各自的職能。這爭論經過了長久，並沒有得到解決。

在爭論中主張和反對的二方面各有着自己理論的根據。主張的方面以爲男女除了身體上一部分器官的組織區別外，簡直沒有什麼差異，所以男優女劣的觀念根本是錯誤的，要使男女做着各別的事務，享着不同的權利——自然，那是說男子所享的權利要超過女子許多倍——尤其是陳腐不通的說頭。婦女解放運動應當根據男女平等的原則做去；本着這原則，婦女可以進入一向爲男子所獨占的社會政治等場合，享着和男子同樣的權利，除了生育是自然所特別賦與，不容放棄者外。但反對的方面卻自有他們的理由，而最大的理由便是：婦女既負起了蕃衍種族的生育的重任，就不能有餘力去參與社會政治的活動；婦女始終是家庭的動物，家庭以外的事情祇有由男子去管理的。

爭論自爭論，而近代政治思潮的演變與經濟制度的發展，竟把婦女從家庭中解放了出來，放在她們一向沒有接觸過的社會政治的局面上。一切的情形是趨向於平等的道路。在熱心於婦女運動的人看來，這初步的成功是極可以堅固自己的信念的。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的可以樂觀。

婦女在社會上被允許了活動的自由，婦女在職業上被承認了生產的價值，婦女在教育上享有了和男子同樣的受教育的機會，婦女在政治上得到了和男子同樣的參政的權利：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男女平等的徵象在世界各處一一實現了。然而同樣地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婦女生理方面的特殊情形常常妨礙了她得到和男子平等的權利地位的機會。那正如反對男女平等說者所指出的婦女的生理方面不能得到怎樣的解放；而生理方面的不得解放，竟足以妨礙婦女的其他方面

的解放。

獨身女子的自由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婦女，和男子一樣，總得要結婚的，結了婚大概也總會生兒育女。普通一個婦女的生育數目是三五個子女，多的七八個也不足爲奇。每個子女的生育要使婦女經過十個月的腹中的負累，一二年的乳頭的哺育，再加以一二年的懷中膝下的提攜保護。這樣經過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生育，足使婦女把二十歲以後的最有精力的一二十年完全放在生育的一件事情上。懷孕期中的病痛，分娩時節的虧弱，與生產後撫養哺育的辛勤勞苦，使她再沒有餘力去從事於家庭以外的活動了。那是很顯然的，有了許多生育的婦女，即使要從事於社會的職業也不會有十分好的工作效率。因爲這緣故，在西方許多國家竟有排除已婚的婦女在職業上活動的趨勢；他們所依據的理由就是以爲婦女結了婚便會有生育，而有了生育必然會影響於工作的效率；所以他們寧可用獨身的女子而不願用已婚的婦女。就在現在，歐美等國的商業界，公共事業，以至教育界等方面排除已婚婦女的趨勢還是很劇烈。從這種情形看來，婦女因爲生理上負着爲種族生育後嗣的責任，竟至連已經得到的一點解放的基礎也被搖動了。

年來研究婦女問題的頗有人注意到這方面，要爲婦女補救這生理上的缺陷。生育的責任是天賦的，而且有關乎種族的生存，婦女決不容推諉；但婦女爲了自身的解放的緣故，卻希望能於爲種族盡了適當的生育的責任後，再留下適當的餘力去從事於社會的工作。說得切實一點，婦女希望對於自身所負着的生育的事情能有一點人爲的操縱的力量，使她在不需要時可以暫時不生育，在生育到適當的數目時能夠停止生育；而在達到這樣的目的時，對於同居的二性的常態的性生活卻必要使不受影響的。

奇怪的是婦女所希望的竟然實現了。這是一個科學萬能的時代，科學幫助人類超脫了許多自然的支配。就是在人類二性結合中一個婦女所不能自主的生育的事情，現在竟也能隨着婦女的意志而多少加以控制了。這就是現代人常常聽到的所謂「節制生育」（Birth-control）。它的方法不是中古時代修道院中所通行的禁慾，更不是近代都會的黑暗處所秘密應用着的墮胎，乃是最新科學者所實驗成功的「避孕」（Contraception）。由於「避孕」的發明，婦女開始了生理的解放。

然而，婦女卻不見得能很容易的去取到這生理的解放。節制生育的學說倡起後，有着不少的擁護者，也有着不少的反對者。野心的執政者，頑固的衛道者，都覺得這是和自己的政策或職業有着不利，盡量的加以詆毀。科學的避孕法有時竟會被拒絕傳授，禁止施行；致使大多數的婦女仍爲生理上的負累所阻礙，而不能得到完全的解放。

向來討論節制生育者都以人口問題爲根據。節制生育與婦女解放的關係，常爲論者所忽略。但在謀求解放中的婦女決不容忽略這一點。在本文中我要指出給婦女看節制生育對於婦女的家庭生活社會

生活有着怎樣的關係。節制生育和新性道德的建設有着怎樣的關係，節制生育對於婦女所負的傳續種族的責任有着怎樣的關係。但最先讓我們把科學的避孕法與目前社會中流行着的秘密墮胎相比較，以見二者的利害。

二　科學的避孕法與秘密墮胎

在上面我曾經說起，節制生育所用的方法，不是中古時代修道院中所通行的禁慾，更不是近代都會的黑暗處所秘密應用着的墮胎，乃是最新科學者所實驗成功的「避孕。」關於這一點，主張節制生育者常不憚煩的一再向人申說，恐怕人們含混了而發生誤會。而誤會確乎是常常有的，尤其是婦女常把墮胎看作是節制生育的一種方法。

其實，主張節制生育的人是根本反對墮胎的。惟有他們是具有正當的眼光，要以科學的安全的避孕法去代替秘密的無知的墮胎。避孕是要在二個男女的細胞將遇到時防止一個新生命的形成，而墮胎乃是在男女細胞已經結合而成一新生命之後再以殘酷的手段消滅其生命。所以前者是合理的，正當的；而後者卻根本是罪惡的，不道德的。因爲人們知道墮胎的罪惡，不道德，只能秘密地行之，而施行者又常爲無知的產婆或庸醫，於是墮胎乃更成爲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了。人類中的女性因爲無知的墮胎而喪去生命者是很不少的。

把科學的避孕法放在一邊，把秘密的墮胎放在另一邊，叫婦女去選擇，她將選擇那一種？無疑地，她將選擇科學的避孕法。但奇怪的是許多國家的執政者與社會道德的維持者竟禁止科學避孕法的公開採用；而對於秘密的墮胎，雖然也同樣地申着禁令，卻似乎是開放給婦女作爲限制自己的生育的一條道路的。這話或者有人覺得勉強；但我們可以二點理由來證明這話實在是很近情。

第一，科學的避孕法與秘密的墮胎現在雖然同樣地被禁止着，但是，若使那安全而無害的科學避孕法被允許施行了，則具有危險性的秘密墮胎一定會無人採用的。這裏，或者有人要說，科學的避孕法雖然安全，但施行時不見得能便利；但同樣我們可以回答地說，若使科學的避孕法准許公開了，經過許多人的實驗施用，那一定會改良進步，直至施用的人都覺得便利而後已。

第二，因爲科學的避孕法不能公開給一般有需要的婦女採用，於是她們就被迫而採用向來所知道的秘密墮胎了。這有事實可以證明，在禁止科學的避孕法的國家，墮胎的事情是十分普遍的。下面我們可以舉出幾個專家在英，美，法，德等國家所調查得到的結果來看一看。

高爾頓學院 (Galton Institute) 曾派愛爾特頓女士 (Miss Elderton) 至英格蘭享貝北部的地方調查婦女生育的情形，據女士的報告說，在蘭開省至約克省一帶的工藝上的婦女，大多以人爲的墮胎制止生育。藥房中幷出賣多種的墮胎藥，有的藥性竟是非常之猛烈的。這樣的墮胎照英國的法律是絕對禁止的，施行者按法須受最重的

刑罰；但實際上，據一個地方上的高等法官所說的，這種刑罰並不常用，可知這種秘密的墮胎差不多是爲執法者所默許的了。

法國和德國的婦女以藥物或非法的手術墮胎者也很多。但據許多研究者的調查，美國實是墮胎最多的一個國家。德國的學者赫爾希(Max Hirsch)在他所著的一册關於各種制止生育方法的書中說，美國的墮胎的流行，實由於法律上無理地制止科學的避孕法的緣故。據他的調查，在歐戰以前，美國全國在一年內所消滅的胚胎當在二百萬之數，而戰後數目或許更有增多。這似乎說得過分一點，但數目的一定不小是可想而知的。

在我國，民間的秘密墮胎向來爲舊式的產婆（即所謂收生婆）所秉操，也有用藥和手術二種。她們的粗蠢無知所致人的危險眞是非常的可怕，但婦女爲了受不住接連的生育而去求救於她們的還是很多。在近來，熱鬧的都市中，掛着他種好聽的招牌而秘密以這種墮胎爲職業者也不少。據傳聞所知，有某種假人掛着醫的名稱而以墮胎爲專業者亦有之。那竟是以假科學(Pseudo-science)的東西來欺騙人的了；但聞說這種營業還是不少人光顧。報紙上常登出婦女因墮胎而喪命的事情，可見這種秘密的害人事業竟是有着日漸普遍之勢。

被舊觀念薰陶得很深的人，常以「世風」和「道德」的標準去衡測自己所不願意聽的事情。尤其是關於婦女，關於二性間的事情，這種腐舊的標準被應用得很利害。而生育節制的事情也在這無理性的情形下受到了不少的阻難。批評節制生育的人以爲它足以使「世風趨下」「道德淪亡」至於墮胎，他們以爲用着這秘密的方法而招禍的只是自己活該，可以不管。

但婦女能不管麼？婦女能看着自己許多的同性因爲擔不住接連的生育的重任而向秘密的墮胎這條危險路上去走麼？新婦女在走向社會，走向職業，走向政治的途中，在已經有了二三個對於自己已經足够的子女之後，要想避免過多的生育，使自己的生理方面不爲自己其他方面的解放的阻礙，她能否採用一種安全的合乎科學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呢？若使她知道現在科學的發展已經使婦女能有安全無害的避孕的方法了，社會能允許她採用麼？若使一個婦女覺得採用的成績很良好，社會能容許她把這方法公開貢獻給需要這種方法的同性麼？

過多的生育在一個受過解放洗禮的婦女一定不能容忍。婦女已經覺悟自己不單是爲做一架「生育的機器」而生在世上的，她在爲種族盡過相當的生育責任後，還有其他爲自己的集團謀幸福的責任。因爲要有解放的自由的身體來爲自己的社會集團謀幸福，婦女開始要求生理的解放。

這時若使把舊式的秘密墮胎和新式的科學的避孕法放在婦女的面前，叫她選擇一種；她必然會選擇科學的避孕法；她需要這種幫助自己達到生理的解放的工具。

二　節制生育對於婦女生活的影響

「生育的機器要做到幾時爲止呢？」在今年本誌的一月號中有一個女子因爲受不住接連的生育的苦累而發出這樣的呼聲。我們將怎樣去答復她呢？沒有別的話，就是要等到科學的避孕法能公開施行了之後。

那是顯然的，節制生育實行了之後，對於婦女的生活將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從此婦女對於自身有了一種最大的自主的權利。在經濟的能力不曾充足的時候，她可以避免一個不能養育得好的孩子的來臨；在生活的苦鬬劇烈得不容稍息的時候，她可以暫時使身體免去生育所必然會有的苦累；在發見同居的對方不能與自己長久戀愛而幸得不會有生育時，她可以更加留意使自己不受孕，免得一個贅瘤的第三者出來妨礙將來雙方分離的自由。這種自主的力量在從前是不能有的。從前遇到這些情形時，婦女只有在丈夫的恣意的慾求之下恐懼着。但恐懼並不能趕走生育，她常常有了一個不需要的孩子。

宗法社會重視婦女的生育；不止重視，而且苛求婦女的生育。婦女在出嫁時聽到的祝詞是「多生貴子。」婦女不生育算是最大的不孝，犯着「七出」的一條。宗法社會的這樣苛求婦女生育，無非是要鞏固做家長的男子的權力。在那時代，一個婦女往往生育到十多次，而每次的間隔常不到一二年的時光。這樣的生育過來，一個婦女簡直衰弱得不像人。而生育這偉大的功能，竟也變成如莎士比亞所寫出的那樣可憐的狀態：

『……在一架昏暗，齷齪而斂窄的牀中，
產生着一大羣可憐的生物，
介乎睡眠與醒覺之間。……』

婦人的身體，和男子的一樣，也是血和肉做成的。做男子的只知縱着自己的慾求，發展自己的野心，把婦女的生育作爲使自己得到歡樂和發展權力的事情，卻不知道婦女在這樣接連不休的生育下要忍受多少的苦痛。在醫學沒有發達到使婦女在臨產時能保障絕對沒有痛苦危險的現代，生育對於婦女總有幾分可怕的性質。而在臨產時婦女要損失大量的血，婦女的身體往往孱弱得如經過一場大病。平素身體健好的婦女固然還能忍受，而一向有病的——尤其如有肺病，貧血，神經衰弱等的——則就有加重病勢的危險了。

所以，節制生育對於婦女的健康生活實有很大的幫助。在平常健康的婦女，可以相當的節制生育，使生育不致過於繁密，而保持身體原有的健康。在一向有病的婦女，則可以絕對的節制生育，使不致因生育而加重了自己的病勢。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在舉出節制生育的六大利益中，把「保持母體和嬰兒的健康」放在第一項，是不無見地的。同樣，美國醫學協會的會長波賽博士（Dr. W. A. Pusey）也曾經發表過如下的話：

『只有婦女是受着無限制的生育所加於她們的傷害疾病，死亡，以至神經衰弱等罪罰。所以，她們應該有權利知道怎樣的能聰明地——不是殘忍地，危險地——控制自己的性生活。也就因爲此，她們是有着十分的需要去堅持奮鬪，直至這權利給與了她們。』

節制生育對於婦女的家庭生活有着更實際的影響，就是，它給婦女減輕了家庭經濟的負擔。照目前生產界的情形，大半職工的生活是很吃力的。兒童公育的實現還在很遠的將來；那麽，糊裏糊塗的生下一大批孩子，使他們來增加自己經濟的痛苦，使他們無辜地來分享自己的痛苦的生活，實在是不必的。當然，我這裏的意思不是說他們因爲生活不易，就可停止生育；但我卻致切實的說，他們應當考量自己的經濟力來生育那養得活，養得好的幾個孩子。

前年上海的報上載着一個悲慘的消息，說閘北方面有一個人家的男子因爲擔不下九個子女和一個妻子的生活而怨抑地自殺了。報館的訪員去調查，據說那一個人家竟有三天不舉炊了。孩子年紀都還很小，妻子已給接連的生育和生活的苦痛蹂躪得無復能爲，照情形看來，那幾個孩子是準會餓死的。有一個冷酷的人批評這事件，說這要怪那男子自殺的不該。但據我們的觀察，責任應該是社會負的。我們奇怪社會旣鼓勵人民要生育，爲何不給生下的小孩以生存的權利；旣不給那男子以養活子女的資糧，爲何不使他知道節制生育的方法！

在目前失業狂濤洶湧全球的時候，許多家庭爲着生育的重負而加倍感到苦痛，乃是必然的事實。除了酌量情形節制生育外，我們想不出有什麼減輕家庭痛苦的好方法。所以，在新馬爾塞斯主義者所舉節制生育的六大利益中，「保障家庭生活的幸福」是放在第二項的。

然而，從女權運動的觀點上說，節制生育對於婦女生活的最大的影響，還是在於它的爲婦女減少了生理方面的牽累，使她能保持相當的精力和自由去從事於社會的活動。當科學的避孕法能給婦女自由應用了之後，婦女開始把家庭中的「生育機器」的招牌取去，從男子的盲目無理的慾求之下走了出來，重新做一個社會的自由人。她對於種族，社會，家庭以至個人等各方面都盡着一個「人」的責任。

四　節制生育與新性道德的建設

數千年傳下來的建築於貞操的基礎上之舊禮教，舊倫理，自經婦女解放運動興起，已有大部被摧毀了。但是新的二性道德至今還未建設起來。曾經有許多社會學者提出新性道德的標準，但因爲缺乏實際的基礎，始終沒有得到成功。

早先最得到人信從的是以戀愛的基礎代替貞操的學說。這是愛倫凱的主張。她的理論以爲婚姻當基於戀愛，沒有戀愛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爲尊重戀愛的神聖，男女間有了戀愛就可以結婚，同樣，沒有了戀愛就可以離婚。

在那個人主義勃興的時代，「戀愛神聖」的主張覺得到了東西

一致的贊同。新性道德的基礎在許多人看來以爲是立得定的了。然而，時候沒有過得多久，破綻卻在各方面露出來了。最主要的是離婚潮流在英美法等國日趨高漲，不可禦遏。曾經以戀愛而結了婚的夫妻都說我們沒有戀愛了，要離婚。自然，根據「戀愛神聖」的理論他們是應該離婚的。但尷尬的情形卻往往發生，就是他們已有了子女。子女應該歸誰呢？這問題在離婚法庭上常常發生。在沒法中，只好將子女給願意要的一方面領去，把這問題勉強了結。但有一個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就是，在子女的天真的心中，卻不幸的留下一個塡補不好的創痕了。爲什麼自己要失去一個可愛的父親或母親呢？爲什麼父親或母親再婚了要使自己叫那個陌生的男子或女子做父親或母親呢？在小孩的腦中，想不出一個要自己這樣犧牲的適當解釋來。

生育畢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它把以單純的戀愛爲基礎的二性道德搖動了。顧了夫妻本身的幸福，顧不及子女的幸福；顧了子女的幸福，顧不及夫妻的幸福。這困難將如何解決呢？

或許解決了上述的困難就可以得到一種比較穩固健全的二性新道德，所以現代有很多學者把注意點移到這上面。大家一致的主張是要以一種比較實際的基礎去補足不能捉摸的戀愛的缺陷。知道了昇騰得太快的戀愛是極易於破滅的，知道了在戀愛破滅時常常掣着二方的離婚自由的是生下來的子女的幸福問題，那麼，切實一點的辦法，就是要使在初結婚的幾年間不生育，等到幾年過去了，夫婦間覺得二對方的戀愛是能夠持久的，同時覺得這家庭不會因一個或幾個小孩的出現而引起經濟的問題，造成分裂的慘果的，然後再生育他們所需要的幾個子女。這切實的辦法需要一個切實的基礎；明言之，就是需要一種能限制夫婦在同居期間不生育子女的安全方法。現代許多學者以爲這切實的基礎應該立在「科學的避孕法」上。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節制生育的另一種重要意義來了。它和婦女的解放運動有着這樣密切的關係：沒有避孕法給婦女解去了生理方面的限制，使她們得到一種對於自己的生育的自主權，婦女運動者覺不能建設起新的性道德，鞏固目前時代的二性關係。

因爲節制生育的沒有得到現代國家的正式承認，科學的避孕法未能給一般民衆所公開採用，所以二性間的不調諧的慘劇，仍舊繼續在世界許多地方搬動着，新的性道德標準只是在一般學者的提議討論之中，始終沒有建設成功。

以節制生育的實際方法補救戀愛的缺點而提出新性道德的標準者，當推美國的林西（Lindsey）與英國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爲最有力。林西是美國鄧佛地方的一個法官，因爲飽看了離婚法庭上的可憐的情形，著書提議一種稱爲「伴侶婚姻」的二性關係。他主張要進入於伴侶婚姻的男女必須具有一種基本的條件，就是，他們必須懂得完善的節育知識，以這種完善的節育知識，男女在最初約定同居的數年間，避免了生育的事情；到約定的年期滿後，如果二者覺得互相

滿意，就可以繼續同居下去，而生育的限制也可以無須的了，但若二者覺得有不滿意，那就可以自由離開，沒有子女的牽掣，也免去了付給贍養費的惡例。

從林西的主張中，已可以看出近代性道德的趨勢，是在把性關係和結婚分開來了。性關係只是男女間的私事，和飲食一樣平淡無奇，與社會他人無關；而結婚是一種社會制度，需要社會的承認，但因爲結婚的目的是生育子女，所以要生育了子女之後結婚的意義纔完足。羅素在他所著的婚姻與道德中把這思想發揮很透澈。他甚至走到這樣的極端，說，一個未婚的成年女子可以有性的自由，但須避免生育；一個已婚的女子只可從丈夫處得到生育，但仍有性的自由。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又非借助於節制生育的方法不可。

林西和羅素的主張現在並沒有得到一般人的承認。而就它們的本身講，也是有着相當的優點和缺點，對於一個國家社會或能適用，對於他個國家社會便不相宜的。但他們的主張，卻確乎是新性道德建設中的二個有力的提議。

當節制生育的理論被社會一致地承認了，科學的避孕法給婦女以的生理上的自由，到那時，新性道德的建設一定會很順利地成功的。

五　婦女對於種族的新貢獻

自來對於節制生育的反對有二種：一種是傳統道德者所提出的，以爲節制生育實行了將使社會的道德敗壞淪亡；一種是國家執政者所提出的，以爲節制生育實行了將使國家人口減少，終至種族絕滅。前一種反對是不攻自破的，因爲婦女運動者正要肅清傳統的道德，使婦女解放的前途減少一些阻礙。後一種反對則自有人口論者根據馬爾薩斯的學說去加以解釋，使執政者知道節制生育乃是戰爭，災荒和瘟疫等三大惡魔以外最好的調節人口的方法。

但在這裏我要進一步指出給婦女看：節制生育非但無害於種族人口的數量，而且能改進種族遺傳的品質。由於近代優生學的發見，知道有很多遺傳質素壞的男女所生的子女也一定是不好的；而這種遺傳質素壞的人口若使蕃殖起來，對於種族實有極不良的影響。所以，根據優生學者如高爾頓（Galton）等的意見，這種遺傳質素壞的男女一定要停止生育，雖然他們不一定要因此而受到沒有滿足性本能的懲罰。爲要使遺傳質素壞的男女於性本能的滿足中不留下劣質的子女，科學的避孕法就得其所用了。

愚蠢，庸懦與神經衰弱等不能改良的遺傳狀態，與瘋狂，癲癇，梅毒等不易根治的惡性疾病，無論男女，只要有了其中之一，在優生學的眼光看來都是有害於種族的進步，應該授以避孕的方法，使停止生育的。在美國，這種停止生育的事情在許多州中已見諸實行；而且由法律規定犯有某種不良遺傳狀態或惡性疾病者，應使之「絕嗣」（Sterilization）。假使這種辦法被其他國家所採用，那麼科學的避孕法對於人

類種族的貢獻便將益見偉大了。

使愚蠢的，庸懦的，經神衰弱的以至患瘋狂，痲瘋等惡性病的婦女停止了生育，使聰明，果敢而健全的婦女負起爲種族盡着適當的生育的責任。解放了的婦女，除了遺傳質素壞得無可補救者外，都漸漸恢復了正常的狀態。環境的開展啓發她們的智慧，社會的活動練成她們的果敢，生活的自由還給了她們以原有的健全的肢體。她們在優生學的條件上是合乎做種族的母性的資格的。但是，一直要到她們得着了生理方面的解放，婦女纔能積極負起爲種族改良遺傳質素的重任。她們利用了科學的避孕法，防止與品質不良的異性生下劣質的後嗣。她們更利用新的解放所給與她們的有用的知識和犀利的眼光，選擇在優生學的條件上能夠完全合格的異性，作爲自己將來所生小孩的父親。

照目前中國的情狀，優生學的知識是絲毫未曾引起社會的注意；我們可以看出「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思想在人們心理中還是占有極大的勢力，而權貴富裕的人則尤其不顧自己是否低能的，神經衰弱，或有惡性疾病的，只是藉了那種「傳種」的理由娶着三五個以至七八個婦女作爲「生育的機器」，製造出多半有害於人類遺傳質素的屬類。這樣，我上面所說的話或許有人要以爲是迂闊而不切實的。然而，我們不會看見世界的大勢是趨於上進麼？改革進步在我國是和他國同樣地需要的。等到我國進步到能容許婦女生理方面的解放，婦女願以極大的決心爲種族盡改良品質的大責任。

六　結尾

寫完了上面幾段的意見，本文就可以在這裏結束了。但在沒有擱起筆之前，我有很簡單的幾句話要向婦女讀者說一說：本文僅是就理論方面把節制生育和婦女解放運動的關係說出來，至於節制生育的實際方法，因爲不在本題範圍以內，所以不便講到。其實，在我們對於醫學是外行的人，就是要說明科學的避孕方法也是深恐有錯誤的。這種科學的知識應該有賴於正當醫者的研究介紹。然而我國醫者並未注意到這方面；而無知的祕密墮胎卻乘着機會發展得很厲害了。在環境這樣不順利的時候，我們除了灌輸讀者以一些理論的基礎之外，只有勸讀者去參閱幾種關於避孕知識的書籍，以作爲對於將來的預備了。

關於節制生育的實行方法的書籍，懂得英文的可以讀司都潑斯女士的"Wise Parenthood"，"Contraception"，羅萍生醫士的"Birth Control"；懂得日文的可以向東京平野書房定一份「產兒調節」月刊看看，其中馬島僴氏所講的方法頗得人贊許；不懂外國文的只可以選幾種華文的譯本看看，那在商務北新及華通似乎都有得出售。

現在不再多說了，讓我引山格夫人的一段話作爲本文的結束：

『在過去，婦女僅得着政治的自由，經濟的自由與社會的自由等等空的勝利。但是，一直要等生理的自由得到了，婦女男子與小孩纔能勝利地進入一個新時代，那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合乎真正文明的意義的新時代。』

從母系到父權

——「產翁」的風俗——

黃石

普通人多知人類家族的組織，先有母系制度，然後變爲父系制度；在父系家族制度底下，父權日日增長擴大，演成父爲家長的父權家族，如現代文明國通行的一樣。但普通人多不知道——或竟完全沒有注意到從母系到父系的過程，其間有一個過渡的形式，恰如從掠奪婚姻到買賣婚姻，其間曾有服役婚制做過渡一樣。這種過渡的形式，在人類學上稱爲“couvade”。

按 couvade 一語，原是法文；牠的本義是孵雛，或伏卵。動詞便是 couver，卽伏巢，孵雛，坐卵之義。其語源出自拉丁文 cubare，是臥倒之義。意大利語叫做 covare，意義大致相同。英國人類學泰斗泰勒(E. B. Tylor)是第一個注意從母系到父權的過渡形式的人，couvade 一語，就是他首先採用來表示這個形式的名詞，以後所有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都相率沿用，從此就成了通用的術語。雖然德國人種學者有時也喜歡用本國的文字，叫做 Herkinbett，英國人也有時叫做 man-childberd，但泰勒氏所定的術語，早已爲世界人類學者所一致採用了。

因爲人類學在我國，幾乎尙未萌芽，故注意到這種風俗的人，還少得很；couvade 一語的適當譯名，尙未經見。據我所知，只有張星烺先生，在所著的馬哥孛羅游記導言一書，偶然提及 couvade 的風俗，並把牠譯作「代孵」。(註一) 這我覺得不甚妥當。我曾請敎許地山師，他主張譯作「伏巢」；這固然很切近法語的原義，但不能表示這種風俗的本質，似乎還不十分滿意。後來我在唐人的雜記書中，發見同類的風俗，並且有一定的專名，叫作「產翁」。(詳見下文) 我覺得這比「代孵」，「伏巢」都較貼切，並且又是固有的成語，因此就採用了。

說了半天，這種風俗的意義，尙未交代淸楚，很對不起讀者。大概說來，這種風俗的意思，是指：婦人生了小孩若干時之後，就起來照常作事；倒是她的男人，要假臥在床間，如同產婦一般，產婦家人看護侍服他，親戚朋友慰問慶賀他；凡當地風俗習慣所規定的產婦應守、的規例或「他怖」(Taboo禁咒之義)，他都要嚴格遵守。此種風俗，人類學者稱

爲 couvade，即我所謂「產翁」的便是。這是「產翁」二字涵義的概略，至於詳晰的定義，英國學者道森（Warren R. Dawson）在所著產翁的風俗（註二）一書所下的，大致不差，譯之如下：

這一類風俗，規定孩子的父親，在嬰孩出生之前或出生之後若干時，須假臥於床間，飲食行動，一如產婦通常所遵守的律例而行，好像坐蓐的倒是他，不是他的妻子。其尤甚者，作「產翁」的男人，躺在床上，裝作分娩的樣子；有時還裝作產育劬勞的呻吟扭曲，更有時還穿着婦人的衣裳。在假臥的期間內，家人很保重他，餇以佳殽，親友向他道賀。他却負責料理嬰孩。

上述的風俗，究竟含有什麼用意，在沒有做過歸納的研究以前，自不便遽下武斷。惟據人類學者觀察考查的結果，「產翁」的風俗，在血系制度正介於母系與父權之間的種族中，最爲盛行，觀察者所發見的實例，亦以此等種族爲最多。在父權制完全確立了的種族間，如中國，羅馬，至多僅於遠古的傳說與遺俗（survival）上，微略有些跡象可尋而已。在行純粹母系制的草昧部落間，則除三數例外或者受鄰近部落的影響流播外，也甚少見到。是故世界五大洲之中，澳非二洲內地的土人，絕少其例，歐亞二洲的文明國，僅於古代傳說上，稍有些少遺跡。而在美洲，亞洲及南洋羣島與太平洋諸島嶼的野蠻部落間，則最爲常見。此種事實，適暗示產翁的風俗，是母系父權交替期間的特殊現象。現在讓我先列舉些事實，回來再討論這些風俗的意義。

我們先從美洲考察起罷。漢斯厄革德（Hans Egede）是最早提出關於「產翁」風俗的報告者中之一，他在一七四五年出版的著作上，就有一條，關於格林蘭土風的記載，說：此地的男人，在孩子出生時，「就得禁戒工作若干星期，在這個期間，也不得做任何的買賣。」（註三）

北美洲的「產翁」風俗似乎只限於加利寬尼亞境內的紅印度人。據一個西班牙著作家在十八世紀提出的報告說，本地的土人，遇孩子一出生，產婦「便照常操作，沒有留神自己，甚而至於深入樹林，斬伐柴草，搜糧食，凡丈夫願意她作的事，却隨便操作，毫無顧忌。同時，她的丈夫却睡在洞穴裏，或者直挺挺地躺在樹陰下，好像身抱重病，十分孱弱的樣子。這種滑稽的事態繼續至三四天之久。（註四）關於加州中部，班克洛夫有下述的記載：「婦人一分娩，她的男人便馬上鑽入被窩裏，曉哼呻吟，仿如感受婦人生產時的一切痛楚的樣子。此後他躺在床上若干天，人家作算他是產婦一般的小心看護。」（註五）

美洲中部的「產翁」風俗，實例甚多，而最著者是十九世紀末一位英國學者圖綸氏（E. im Thurn）所紀的圭亞那（Guiana）一帶的印第安部落的習俗。原文甚長，今節譯於下：

這種風俗，爲世界上許多未開化種族所共有，可以說是人類的腦子所發明中之最奇者。在小孩出生之前若干時，爲父者就要禁食某幾種動物的肉。婦人卻如常操作，直到分娩之前幾個鐘頭。……孩

子恰才墜地，他的父親馬上鑽上自己的吊床，停止一切工作，禁戒肉食及旁的飲食，只吃澱粉質植物所做的稀粥；又要禁戒抽烟，沐浴；更要緊的是戒絕觸摸任何的兵器。所有當地的婦女，都來看護料理他。(註六)

圖綸的記載，極能吸引人類學者的注意，許多作者都引用他的話。上述的一段話，叫我們知道「產翁」的規例，不但在婦人分娩那一刻起，在孩子出生之前若干時，早就有若干的禁制，要男人遵守。這些嚴肅的俗例，誠然是苦事，但據另一位觀察者說，願意養孩子的男人，都「甘心樂意準備履行他的職責。」(註六) 他們為什麼甘受這些可笑的律例約束呢？這位觀察者也給我們一個解答。據說，這族人深信「他(孩子的父親)與嬰兒有一種不可見的關聯，不論走到什麼地方，孩子的精魂都跟隨着他；」故此他的一舉一動，在在均足以影響或危害小孩的生命，非刻刻留神不可。他所處的團體的老成人，不時走來勸誡他，他自己的妻子，也隨時提醒他如何小心維護孩子的新生命，盡為父者應盡的職責。

南美洲巴西，秘魯等處的印第安部落，到處都有「產翁」的現象。最有趣的實例，是巴拉圭一個阿比坡泥 (Abipones) 部落的風俗，故此我單舉牠出來做代表。這個例子是十八世紀一個奧國耶穌會傳教士 Martin Dobrizhoffer (1717-1791) 記述下來的，原文用拉丁文寫，今據泰勒所引譯出：

你一聽到有婦人產下一個孩子，便立刻見到她的丈夫趕快上床，拿席和皮把自己的緊緊的裹着，不讓冷氣侵襲他的身體。同時還要獨自幽居，禁忌某幾種食物，凡若干日。見了這些情形，你會得發誓，生小孩的實在是男人。(註七)

同在巴拉圭境內的 Chiriguanos 印第安人，除了「產翁」的普通現象外，更有其特別的風習，即每逢一個嬰孩誕生，不但他的父親，連前頭所生的孩子們，也一律要臥床禁食，這是他處所無的。

綜觀美洲的情形，「產翁」可以說是很通行的一種風俗。從格林蘭到巴西的印第安部落間多有之。印第安族的文化程度，至少在高級野蠻與中下級半開化之間，(這裏姑且用莫爾更的文化分期法) 他們的氏族制，已走到母系制的盡頭，漸進入父系制的階段，故「產翁」風俗盛行於他們中間，是不足怪的。

非洲土人的文化程度，大致比美洲印第安族低，「產翁」風俗在其間亦較為罕見。非洲沿海一帶的土人，幾乎完全沒有此種風俗的痕跡，一直要深入到剛果流域，才有跡象可尋。坡洛基 (Boloki) 的風俗，便是一個很好的例。據維克斯牧師的報告，此地的男人，在孩子出生之後，須遵守某種禁戒飲食的規例，人人都說他在 liboi 的狀態。liboi 一詞由動詞 lewa 引伸出來，即「坐蓐」之謂。雖然他們只不過禁食，沒有臥床，但由 liboi 一詞推考，大約也是「產翁」之類。(註八) 較顯明的是同在剛果流域而居於 Kasanjo 屬於班圖族 (Bantu) 的一個部落，其風俗當婦人生產之後，男子即臥床數天，其妻倒反起來服侍

看護他。(註九)

近代人類學者洛斯氏 (H. Ling Roth)，是研究「產翁」風俗最精深的一個，他曾經搜羅各地的實例，加以比較研究。有人通訊給他說：在南蘇丹白尼羅河區域內的「蘇利」(Shuli) 婦女的地位很高，男子很尊重她們，生活上的事務大多數要同她們商酌。我十分確信地說，此地確有「產翁」之俗，因為孩子出生之前後幾天，父親要逗留在小屋之內或附近，戒食某幾種肉類。(其種類我不知道。)普通都小心料理自己，免令嬰兒受累。又在丁卡斯 (Dinkas) 人間，也有相同的風俗，孩子出生之後兩三日，父親要留在茅屋裏，十分在意地看管他，哺育他。」(註十)

除了上邊幾條之外，在許多旅行家，傳教士之類的記載上，還有不少的例。但這些記載，因記者沒有人類學的眼光，不盡可據；或衡以「產翁」的定義，不盡相符。我們可以說「產翁」的風俗，在非洲縱然是有，也不很發達。

離開了非洲，航海東行，沿太平洋，印度洋，以迄印度，南洋羣島，那些散布於海洋間大小島嶼上的島居種族，多數有「產翁」的風俗可見。關於他們的材料，除了航海家的觀察之外，多半是有學識的人類學者考察所得，故更為詳確可靠。現在略舉一二，以概其餘。

關於散佈於太平洋島嶼間的美勒尼西亞族 (Melanesia)，早有幾位學者證明他們有「產翁」的風俗。最顯著的於聖克里托伏爾 (San Cristoval) 及梭羅門羣島 (Solomon Islands) 間的景況。在那裏「孩子生後兩三星期之內，為父者要很小心，不讓太陽光照着他，也不受晚間從河邊吹來的寒風吹着，又不可受雨淋。他要小心，不可做粗重的工作，尤其是背粗重的東西。」(註十一)關於聖克里托伏爾的情形，另一位學者也有很詳細的考察，可補上述之不足。據說：「……正確說來，大約只有聖克里托伏爾曾行「產翁」的風俗，即父親在其子女誕生後坐蓐；須知凡子女從屬父系的地方才遵行此例。」(註十二)末了一句話，分明地表出「產翁」的性質和作用，並且證明這確是由母系到父系之間的過渡現象。

有名的人類學者李弗斯氏 (W. H. R. Rivers)，曾親歷太平洋諸島，考察其社會風俗情形。關於班克斯羣島 (Banks Islands) 的島民，他說：「小孩出生之後，兩親須在室內隱居若干時。他的父親停止工作五天，也不能吃重，人家舉行 oloolo (一種法術的儀式) 的地方所做的食物，他自己也不能到那裏去。假如偶然失檢，這樣做了，就得行一種儀式，去除嬰兒所受的危險。」(註十三)這裏產兒後男女俱受禁閉，但男人所受的禁戒似乎較多些，更顯明表出過渡時期的特色。

在西里伯與新幾內亞之間的島嶼間，十七世紀中葉的航海者叙臘，早已在布魯 (Boero) 土人間，有所發見；到了十九世紀中，航海家仍舊見到。據報告此地的婦人，一生了孩子，即就河邊洗浴，回來把孩子交給男人照管，自己如常操作。「男人呢，卻活像剛才分過娩一般，裝作有

病的樣子，盡量享受他的婦人替他預備的美饌」(註十四)

上舉的地方都接近澳洲，然而在澳洲內地人類學者無論如何細心觀察，者找不著「產翁」的跡象。因澳洲部落文化很低下，血系制仍在母系段階，故此種風俗，尚未到發生的機運。

再向東方進發，走到南洋，在斐律賓羣島北呂宋的土人間，就再見「產翁」之跡。然而最著的例，是婆羅洲的風俗，所以特舉牠出來做樣式。「在婆羅洲的帶柯克 (Dyak) 人中，當小孩出生之前，丈夫除了爲田務所必須之外，不得拿利器作工；也不得放鎗，打鳥獸，以及做粗重吃力的工作，否則對於孩子就有不良的影響。小孩出生之後，父親被禁閉在屋內七天，只吃飯及鹹味，以防他的孩子肚脹。」(註十五)此外蘇門答臘，馬來半島一帶，都有相似的風俗。

印度洋中的海島亦爲「產翁」風俗流播的區域，如離印度南岸不遠的尼古巴諸島 (Nicobar Islands)，便可算作代表。他們的土話，叫這種習俗做 oto。詳細的情形，十九世紀末一位人類學者早有敍述，今將人類學者洛斯的引錄，擇其最握要幾段，節譯於下：

叫做「產翁」或男子坐蓐這種風俗，確是尼古巴人的一種規制。此地的人叫做 falngendre，通行於卡·尼古巴 (Car Nicobar)，以及這個島羣南邊諸島嶼間。如果是頭生的孩子，時期爲兩星期左右。在這個期間內，男人不許作工，也不許弄飯，只假臥着如同衰病的人。他和他的妻子，都由親屬供養。要是男子第一次結婚，生過了孩子，以後再娶第二房妻子，則生子時只需坐蓐兩天。

巴古巴人的「產翁」很像母雞坐卵一般。在 Nancoury，丈夫須伏處五天，一如病人，這期間，不能作工，也不能嚼胡椒，也不能洗澡；他的飲食，都靠人做好送來。他可以餵他的妻飲食。過此之後，婦人可以照常操作，男人卻仍舊不許離村一步，也不能參各種熱鬧，只能做些不費力的工作，但飲食可以隨便。(註十六)

尼古巴人這種風俗，一直到現世仍然存在，不過已經有改變了。當代的學者滑特海德 (G. Whitehead) 在所著尼古巴羣島 (In the Nicobar Islands) 一書，有詳細趣味的敍述，可參考。可注意的是男人坐蓐，以第一房妻子所生的子女爲最重，坐蓐時期凡兩星期，而再娶生子，則縮短到兩天。這種特殊風俗的用意，很有研究的價值。但如果我們承認「產翁」是從母系到父權的過渡，這就不難得到解釋。

印度一國，除了聰明優秀的亞里安種人，雖有許多草昧初闢的蠻族。國中由南至北，俱有「產翁」的風習流播。南印度如 Erekulas (或作 yerukalas)，中印度如比拉斯普爾 (Bilāspur) 的 Sonjharas 人，北印度如 Brahmaputra valley 的米里 (Miri) 部落，及阿撒姆 (Assam) 族各部落，都有這種風氣。米里部落的風俗是這樣：「父親爲第二生身之母，要裝作產育之狀，即所謂『產翁』是也。孩子產生之後，他要臥床四十日；在這個期間內，他的給養，恰如一個孱弱的病人。」(註十七)阿撒姆的風俗較簡單，「孩子誕生之後，若果是男孩，父親在出

生之後六天，則出生以後五天，不許他出村外，也不許作工。」其他的例，大率類此。

中國爲亞洲之大國，除歷代掌握政治文化樞紐的漢族之我，包含的人民種族，族類複雜，文化程度，亦不齊一。有些學者籠統地說，中國也有「產翁」的風俗，如有名的學者拉布克（Lubbock）便有這樣的說頭，但沒有舉出具體的例證。按中國一語，有廣狹二義。狹義地說，單指華族或漢族而言；廣義則包括一切居於中國領土內的諸種族。華族開化最早，而父權制度發展尤速。在遠古的傳說上，雖有「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制遺跡，但一入歷史的曙光期——春秋時代，父權家即已確立。在我國的文獻上實無法找出「產翁」的痕跡，也許邃古時曾經行過，有史期便完全消滅了。

至於散布於中國四鄙的種族，文化形式，另成一格，進化亦比較遲慢，「產翁」之風，我們至今仍可考見。最早的記載，常推唐人尉遲樞南楚新聞裏面的一條。據云「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衞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如此。」按獠是西南苗蠻的一支，唐類函引杜氏通典云「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於邛筰川谷之間，所在皆有。」（註十八）是則獠在南北朝時散居於川，陝，滇之間，杜氏稱爲「北獠」。惟據晉人張華博物志云「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註十九）若是則晉時湖北西南以迄四川皆有獠人足跡了。太平御覽稱此族曰「獠子」云：「蜀郡諸山夷，名曰獠子」（註二十）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也有提及獠族，說「獠在江右溪洞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褌之屬二十一種。今在江西南一帶甚多，殆其餘種也。」觀此，廣西也有獠了。蓋獠是文化低下的種族，受漢族壓迫，故流徙無常。他們的生子之俗，與前面所引例的完全相同，可斷「產翁」之類。至尉遲樞之所之「越」，未詳其所指是越地抑越族，然大抵是東南蠻族。其產兒之俗，亦與以上所述者相類，而「產翁」一語，更能表現其意義和性質，故此我採用爲 couvade 的譯名。尉遲樞的記載，雖寥寥數十言，卻是極珍貴不可多得的材料。苗，越兩族，俱是中國境內的重要種族，尤其是獠人，蔓延如是之廣，依文化播化之例，旁的種族，必有受其影響者。於是我再留心考查，果然在西藏的苗人間，又找到相似的風俗「婦娩三日，即出昏作，而夫坐蓐，喙菹不出戶，率以爲常」（註二十一）西藏與四川接攘，而獠族又流徙靡常，依我的推測，西藏苗的「產翁」風俗，也許是獠人傳過去，或者這種苗人，就是獠的流派，也未可知。

元朝的客卿大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奉使西隆，趁便視察各地的民情風土。在他的游記上，有一段記卡爾丹丹 Kardandan 或作 Zardandan 國的都會 Vochang 的風俗說「此地的風俗，男子日常習武事，以佃獵戰爭爲務，但婦人一產下孩子，從床上起來，把嬰孩洗乾淨，

並用繃帶綁好，就照常料理家務。而她的丈夫，隨即走上自己的床，小孩在他身邊，這樣在床裏假伏四十日。所有近鄰戚友都來問候他，並且大開慶賀之會。據說所以要這樣做法，乃因為婦人已經吃了不少苦頭，男人也得分嘗些苦痛，才算公平云云。」(註二十二)按馬可之所謂卡爾丹丹，金齒國之義，其地在今之雲南，即古之濮也。Vochang 即永昌之訛譯。故馬可所紀，實雲南濮族遺民的風俗。士人自過的用意，是忘失了本義而云然，殊不足信；然即此可見此風流傳之古，惜我國文獻，竟無一語提及。

中國苗族有「產翁」之風，還有一個客觀的證據。倫敦維多利亞阿爾柏博物院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藏有一幅中國古畫，據學者考證，是十八世紀的作品。此畫的題材就是男子做「產翁」的情形，標明是苗子的風俗。圖的中心是一間小茅屋，由開着的窗戶，可以看見一個男人正躺在床上，護理着一個小孩。另有一個男人向外作出行之狀。外面有個婦人捧着一個托盤，上面盛着飲食之屬，剛要入門。此畫最先由布什爾博士 (S. H. Bushell) 在他所收集的中國美術一書影印公表出來。(註二十三)這比筆墨的敘述，活現多了。

關於中國境內「產翁」的風俗，目前我只找到這些材料；因與我們很親切，不覺言之較別處為詳。就目前所得的材料來下暫時的判斷，則「產翁」之風在中國盛行於西南民族間，尤其是屬於苗系的種族。至西北，東北兩方面，至今尚無所見；漢族則文獻上亦無可考。

在人種學上，暹羅，緬甸，安南，與我國西南血緣相近，且密邇鄰封，依理當有「產翁」之風。惟人類學者尚無所見，只好闕疑待考。至亞洲西北二部，則北部的堪察加 (Kamchatka)，小亞細亞東北，黑海之南，本都的提巴李尼 (Tibareni of Pontus) 族，俱有「產翁」之跡，為人類學者所公認。東亞則日本的蝦夷亦有之。十九世紀一個英國人說：「這個種族間通行一種奇怪的風俗。孩子一產下來，為父者就要裝作抱大病的樣子，須深居家中生起爐火。他的妻呢，可憐的人！氣力稍復就要起來忙着做各種的事情。」(註二十四)

我們已大略把亞洲考察過了，綜括言之，除已開化的文明國外，文化低下的種族，雖與文明國雜居，也多半有「產翁」之俗。現在世界五大洲，只剩下歐羅巴一洲，讓我們再大略考察一下。學者所最注意的，是西班牙比斯開灣 (Biscay Bay) 的巴斯克人 (Basques) 的風俗。自從十八世紀一位學者斯特累波 (Strabo) 指點了出來，就喚起學者間研究的興趣。十九世紀初，歷史家撒馬科拉 (Zamacola) 受了他的提示，在所著的歷史上，外寫下這一段：「末了，(據斯特累波說) 這些婦人一產下孩子，便從床上起來，她的丈夫反走上床和嬰孩一同躺着，……」(註二十五)有人說巴斯克人這種風俗到近世仍然存在。但二十世紀一位作家，已證明此風已不通行，不過在西班牙旁的部分，及巴利阿利島 (Balearic Islands) 則仍殘留着此風遺俗。又據斯特累波，的記載，塞雷斯 (Thrace) 和西徐亞 (Scythia) 兩方的克里特族

(Celtic)，也有「產翁」之俗。至科西嘉島(Carsica)在古代有此風俗，則見於歷史的記載。史家息丘拉斯在第一世紀所寫的書上說：「……婦人一做了母親，卻不理會產褥期的健康；倒是她的丈夫卻是如十分孱弱的樣子，在床上偃臥，在坐褥期間內，人們當他確實感受肉體的痛苦，小心侍候他。」(註二十六)此外，俄國波羅的海濱省區，也有此風，見於社會學者列托紐(Letourneau)的名著婚姻與家族的進化。諸如此類的例，均表出一種特色，即歐洲的「產翁」風俗，都不是完備的形式，乃代表此種風俗發達的末期，有些只可算做「遺俗」而已。這是不足怪的，因歐洲民族，十六世紀以後，文化燦然大備，母系制已成過去，父權確立，故過渡時期的現象，僅於文化落後，及先進國的「遺俗」中，留存一點殘跡，叫人推知從前曾經盛行過這種風俗而已。

以上已經把五洲的風俗，考察了一個大概，由此可以明白此種風俗最盛行的地域是太平洋，印度洋，南洋諸島嶼，美洲，亞洲的半開化部落次之；非洲，澳洲也有，但不大盛行；歐洲則古代盛一度流行，今則僅存遺俗而已。

關於這一類，古來就有種種解釋，現代的人類學者，則大別為三派：(一)感應法術說，弗雷則(J. G. Frazer)，克洛雷(Ernest Crawley)主之；(二)親子關係說，德國心理學者溫德(Wm. Wunde)及人類學者闡綸為代表；而最有勢力，為多數人贊同採納者，則為(三)母系父權過渡說。此說巴哥芬(Bachofen)倡於前，人類學名宿泰勒和於後，美國社會學名宿華德(Lester Ward)復予以有力的聲援，故最佔勢力。前兩說今不暇詳論，僅略述其大要，以備一說，後一說作者認為最合理，故論述較詳。

依感應法術論者說，婦人產育，是人生的危險時期，種種惡勢力，環繞左右，伺隙侵害產婦與嬰兒，因此須設為種種方法，拒卻邪魅，以保障母子的安全，男子於婦人臨盆時，裝作痛楚呻吟，目的在蒙騙邪魅，使以為生產者是此而非彼，這樣產婦就可以安然出險。或謂初民相信父子之間，有一種神祕的感應，父親的作為，在在均足以影響於孩子的健康，故生兒前後，須嚴格遵守各種禁戒律例。此即「產翁」風俗所由生。主張第二說者，謂父子之間，自有一種神祕的關係存在，比母子更密切。故父母的飲食動息，隨在有影響於子女的可能。照溫德說，此種神祕關係，純然是聯想的結果。「子女的生存由於父母，故父母兩方卻要遵守生產的律例，同受一樣的禁咒。普通對婦人和她新生的孩子，都有一種禁咒，凡行「產翁」之俗的地方，亦把這種禁咒推到丈夫的身上。」(註二十七)故演成產翁之俗云云。

第三說最先由巴哥芬提出。巴氏是著名的「母權論」者，他以為社會的進化，先經過母權階級，然後漸進入父權階級。在母權時代，子女從屬母系，歸母族支配，所有男子對兒女無權利可言，迨後男權發達，要求把所生的子女，移歸自己的權下，屬自己所有。然而在初民時代，親子

關係，爲初民所不知，而婦人生子，則爲顯明的事實，此所以有母系制的發生。如今男子要求父權，非經過相當的手續不可。這手續便是採用一種象徵的方法，當嬰兒誕生時，男子裝作產婦的模樣，遵守產婦所守的律例，受產婦所受的待遇。凡此種種奇怪的舉動，無非表示子女是他所生，至少他曾分嘗產育劬勞的痛苦，藉以確立他與子女的關係，及對子女的權利。婦女呢，孩子一離胎，便即起來照常治事，若無其事，正所以表示她與子女無關，無形中把親權讓渡於男子。秦勒綜述巴氏的結論道：巴氏「把這看作社會的轉捩（the turning-point of society），親子的關係從來均從母系而定，至是伸展移歸父系，其法由父親假裝爲孩子的第二母親。」所謂「假裝爲孩子的第二母親，」即指「產翁」而言。此巴哥芬氏於一八六一年著論發達的主張之大略。

秦勒本人，初時亦主張感應法術說，及至一八八九年，乃拋棄前說，而贊同巴哥芬之說，故此說又稱爲「巴哥芬秦勒論派」（The Bachofen-Tylor Theory）。秦氏於此年著論云：「從這一點看來，我現在不能不辯明巴哥芬於一八六一年在作的論著提出對於產翁的解釋，及條倫（Girand Teulon）予以聲援的理論確與事實相符，並且爲事實所證明。」又說：「除了他所指出的例證之外，我附加一句，就是有許多部落，確以產翁爲父親認子女爲己有的法定形式。如此說，這種怪異的風俗，二千年來被人傳爲笑柄，至終卒被證明牠不特偶然爲表示從母系社會轉變到父系社會的趨勢的徵表，並且是那個大變動的徵象和記錄呢。」（註二十八）秦勒並主張人類社會組織，有一個轉變時期，他叫做「母系交混期」（maternal-paternal stage），此爲過渡期間。此期間的社會現象，婚制上則男子成婚後在女家居留若干時，然後領妻子他往；在血系上，則男子用象徵的方法——即所謂「產翁，」取得對子女的父權。

華德的理論，根本要義與巴，秦二氏無大差別，而表述較詳。他首先表明野蠻人不知父與生殖機能的關係，以爲婦人受孕，由於巫術，或超自然的神靈作用。這個信念，我名之曰「感孕說。」（參看拙作感孕說的意義及演進）及後男子抬頭，要求父權，「但是暫時的病痛，與生產小孩二事相連的觀念，在初民心中很牢固，男子要是不實地經驗過這種病痛，而要求做孩子的父親，那麼，這個要求便不合理。但事實上孩子出生，不能令父親生病，不過大家斷定如要求父親的名義，就得裝作有病，在定規的時期內在床奄臥。」此即「產翁」的風俗所由生。（註二十九）

學者對於「產翁」的解釋，大略如右。由此可知其意義實非常重大，乃代表一種社會大變革，非瑣屑的奇風異俗可比。大家要明瞭社會組織變遷的經過，不可不注意及此。自然，這個過渡法在我們看來是很拙笨可笑的，可是蒙昧無知的初民，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法子表明父與子的關係，藉以攫取父權呢？

附註

註一　見頁二三六

註二 The Custom of Couvade, p. 1.

註三 A Description of Greenland (London, 1754), p. 192.

註四 Venegas, A Natural and Civil History of California, (London, 1759), pp. 81-82.

註五 Thurn, Among the Indian of Guiana, (London, 1883) pp. 217-219.

註六 James Rodway, In the Guiana Forest, (1895), pp. 25-26.

註七 Tylor,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pp 290-291.

註八 H. Ling Roth,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ouvade", J. A. I. Vol. XXII, (1893), pp. 216 f.

註九 Zuchelli, Relazione de viaggès e missione di Congo, (Venice, 1712), p. 118

註十 Roth, op. cit.

註十一 C. E. Fox,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an Cristoval", J. A. I. XLIX, (1919), p. 118.

註十二 R. H. Codrington, The Melanesians, (Oxford, 1891), pp. 228-229.

註十三 Rivers,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Cambridge, 1924), Vol. I, p146.

註十四 見Roth, op. cit., pp. 207-208. 所引

註十五 見Tylor, op. cit., p. 292. 所引

註十六 見Roth, op. cit., pp. 214-216.

註十七 L. A. Waddell, "The Tribes of the Brahamaputra Valley",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 LXIX, (Calcuta, 1910), p. 3.

註十八 見卷一一六頁三十一。

註十九 見卷一。

註二十 見卷三六一。

註二十一 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編卷十頁四十。此書雜採各書而成，沿不注明出處，原述者未詳。

註二十二 Henry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London, 1871), Vol. II, p. 52; Everyman Library 本(1927), p. 520. 所記稍有不同。此本說：婦人一淨細好孩子，她的丈夫便走到她的位置，婦人則非常理家把飲食送到他床邊，並在他身邊哺乳。

註二十三 S. W. Bushell, Chinese Art, (London, 1906), Vol. II, p. 145, fig. 134.

註二十四 Batchelor, The Ainu of Japan, (London, 1892), Vol. p. 44.

註二十五 D. J. A. Zamacola, Historia de los nacions Bascas, (Auch, 1818), Vol. III, p. 46.

註二十六 Diodorus Siculus, Bibliotheca Historica, Bk. V, ch. 14.

註二十七 Element of Folk Psychology, p. 198.

註二十八 'On a Method of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Applied to Laws of Marriage and Descent", in J. A. I., Vol. XVIII, 1889, pp. 255-256.

註二十九 Pure Sociology, pp. 342-343.

怎樣做一個現代的婦女

胡蔚秋

——婦女要做一個人，不止做一個良母賢妻。——

——婦女自身有了做人的準備，社會一切不良制度可不攻自潰。——

一

世界日日在那裏變轉，久被社會種種不良制度所形成，被奴使，被支配地位的婦女，也不像以前那樣沉寂，紛紛的起來尋找她們生命的價值了！我們知道，婦女受着那舊禮教舊法度的桎梏，不但是婦女本身被輕蔑，違於社會組織，政治經濟等重要的人類活動，也有很大的影響。它阻礙着整個社會的進展，使社會陷於殘缺萎靡的景象；所以婦女的柔弱無能，乃是社會的病態，它的利害不僅關係於婦女本身。因爲婦女問題也就是社會問題。婦女運動，是謀全社會進步的運動，並非婦女敵視男子，或是男女兩階級的競爭，也不是希望將現代男性中心的社會推翻，再恢復那人類原始時代母系制度的局面。當這個時候，無論是男是女，都應該一致起來解放婦女的桎梏，使婦女的才智得有充分的發展，然後共同建設一個完滿健全的社會，這是一般人對於婦女運動應有的認識。

婦女運動有兩大要點：一是社會制度的改善，一是婦女自身的覺醒。對於前一方面的文字，已是屢見不鮮，對於後一方面，尙罕有人注意。本文完全是站在婦女的立場來立論，因爲婦女自身假使沒有相當的智識和能力，沒有一些做人的方針與準備，一味的向人乞求解放，那還是不免「楚囚對泣；」或被一般摩登男子當作一種時髦的舉動來敷衍你罷了！

二

（甲）體育　我們中國婦女對體格素來任意加以摧殘，不讓它有自然的發展。我們只要看中國舊文藝上形容婦女體態的，例如「纖柳迎風，」形容婦女脚小的，例如「尖瘦盈握，」形容婦女行動時姿勢的，例如「娉婷，」「窈窕，」就可以知道中國人眼光中婦女的美，完全是一種弱不禁風的病美。因此中國的婦女就逐漸失去她們健壯的體魄，而變爲嬌弱了。可是近數年來各學校，各省，或全國的運動會中，產生了好多的「幗國英雄，」那末，中國現代婦女的體魄可說是轉弱爲強了？其實不然；能出席運動會的，固然是極少的選手，而且她們完全誤認了

運動的目的。她們大半的目標，都在獎盃，獎品和報紙上的贊揚；在事前拚命的練習，在當時往往因爲分數的爭執，以致大起衝突。在運動會方面看，徒然是勞民傷財；在運動員方面看，非但於身體無益，而且有損。我們可說中國現代的婦女與往昔的婦女是同樣沒有能將自己的體格用正當的眼光加意鍛鍊。因爲眞眞的現代婦女，須有活潑強健的體魄，而要有這種體魄必須注意左列三件事；

1. 解除身體上的一切束縛　身體上的束縛可分纏足，束胸，節制飲食三種。纏足除掉很閉塞的內部，其餘各地已不成問題。至於束胸，除了少數的先覺婦女，和歐化小姐已實行解放外，大家還是將胸部縛得平平的。女學校裏這種風氣尤盛，最可笑的是一些不能以身作則的女舍監，女體育教員，她們口中雖殷勤勸令學生放胸，而她們自己倒反不能解放。這般知明故犯的婦女，大概仍是爲環境所屈伏，沒有勇敢奮鬪的能力。至於節制飲食，那更覺荒謬了。她們說當發育的時候，減少飲食，可免過分肥胖，有礙美觀，因此營養不足，身體弄得異常虛弱，這豈不是很可笑的事嗎？

2. 要有良好的衛生習慣　在各種衛生習慣裏面，婦女佔優勝的是清潔。無論是吃的，着的，用的，室內佈置的，清潔的程度總在一般男子以上。但是還應注意的如睡眠須有定時，須留心保護眼光等等，大都會的婦女卻從不注意；她們的全副精神都在晚上使用：跳舞啦，玩麻雀牌啦！每晚不到一二點鐘不肯睡覺，每天上午不到十一二點鐘也不肯起身，這種婦女無異是在縮短自己的壽命。還有一般學校裏的女學生，因爲太用功的緣故，常在光線不足的燭光下，或很暗的小房子裏看書，看得很長久也不稍事休息，以致中學畢業後，十人中常有六七人是架上了近視眼鏡。至於食物方面，婦女最任性，她們常是食無定量，無定時，尤其是喜歡吃零食，所以最容易害胃病。

3. 能做簡易的運動　運動並不重形式，更不應惑於虛榮，所以運動不必有大規模的體育場，也不必有許多運動的羣衆。最要緊的條件是運動的動作簡易，人人皆能實行；每日實行有一定時間，從不間斷。最好的方法是每天六點鐘起身以後，到院子裏去做一套全身運動，十分鐘的深呼吸；下午五時以後，可做拋球追逐等遊戲；七時以後，應有二十分鐘的散步。這個做姊姊的可以領了弟妹一同實行，做母親的可和丈夫領導孩子一同實行，正在學校讀書或教書的女子更不應忽視，因爲她們是女界的先覺者。總之，要有活潑強健的體魄，才是一個眞實解放的新婦女。

(乙)道德　一個人生活在人羣社會的當中，須有不損人利己，不卑鄙陋俗的高尚品格。因爲品格實在是立身處世第一件的緊要東西，縱然有強健的體魄，優秀的智力，而具備着一個不正當的品格，他必不能向正途發展。一個婦女尤其要有一個偉大純潔的靈魂，因爲偉大純潔的靈魂不獨可提高自己的地位，還可以給好影響於她們的小孩。現在且將應注意的三點述之於左：

1. 儉樸　愛美原是婦女的天性，可惜她們所用的化裝品，所穿戴的衣飾的原料，大都是舶來品。據最近海關報告，進口貨中女子所用的香水脂粉化裝品等值七·七五五·七五八兩，約佔女子用品總值百分之七；若連呢絨綢布毛織花邊，翡翠，玉石總算起來，那將是何等可驚的一個數目啊！假使婦女們是這樣的窮奢極侈，加重家庭的負擔，使家庭中少數生產的人，爲了她們的服飾而辛苦工作，甚或爲了她們而用卑鄙的方法去搜括錢財，那纔是罪過啊！所以做新婦女的，要知道節省消費及具有儉樸的美德呢。

2. 自決　既然婦女也是個人，當然也應有她們獨立的人格，意志上要有絕對的自由。中國舊禮教之下的婦女只知遵守三從，所以就是年老的時代，還要被治於子。她們於家庭的談判，素來無發言的地位，數千年來婦女的自決力，可說是完全被禁錮了。現在婦女若要爭回獨立的人格，則凡事要有毅力，要能自決纔行。

(丙) 智識　愚蠢是貧窮，懦弱受蹂躪的媒介。智識是建設發展求生存的工具；所以有些人對於智識的飢渴，勝過於飲食。從前婦女自被加上「無才便是德」這個虛僞美妙的刑具以後，婦女即被擯去她們的智慧，永遠深深的埋藏在人間地獄裏。在人權這方面說，婦女應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智識的機會，才能同有平等的人格，平等的地位；在義務這方面說，婦女也須具有和男子同樣的智識，才能貢獻於家庭及社會。

有人會問說現在一般新智識的婦女，並不見得安於家庭，或謀得相當職業，更不見得有何貢獻於社會，僅僅是一個新式的分利者。受教育求智識不過是她們的裝飾品；但還不能判斷說是這對於現在某種新女子的感慨是錯的。但還不能因此而說婦女求智識是錯誤的。婦女如果要排斥社會的誤解，達到眞眞的希望，求知時應注意左列三點：

1. 多求現代智識　中國人的保守性很重。尤其是常固於家庭不和社會新文化接觸的婦女，在家庭裏面最容易保藏着種種舊習慣，舊制度。新婦女們必須多留心現代社會的情形，多讀有現代性的書籍，多瀏覽各種雜誌，天天看報，吸收新智識，知道時事新聞，如此方可做一個現代的人。

2. 多求實際智識　中國教育的弊病在那裏？就是不顧社會實際的需要，而專談一些空泛的理論，受之於師及所教給學生的，衣缽相傳，都是這麼一套。肯用功的女子，最多造就她成一個普通的教師，不用功的女子，僅僅養成她一個時髦的外形。再加女子天性喜與文藝美術一類的學科接近，樞怯艱深乏味的科學，在各大學裏要尋出幾位讀理化工程的女生，那眞是鳳毛麟角！所以婦女在某種職業不能與男子平等，也是這個緣故。我們希望現代的婦女多讀史地，從縱橫兩方面去觀察現代社會實際的需要，多習科學，而爲貢獻社會的實際準備。

(丁) 技能　現代婦女應有生產的技能，社會上或家庭中有若干人消費，最好卽有若干人生產，若使少數的人生產而供給多數的人消費，必致供不應求，社會經濟陷於貧窮。要調劑社會的經濟，婦女也須有

生產的技能，才可免社會經濟情形的不平衡。而且婦女如果要求獨立，要求人格平等，那末經濟獨立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經濟不能獨立，生活仍須依賴男子，處處還須受男子的支配，就沒有可以享受人格平等的希望了。有人說：要女子經濟獨立，要先請求職業界開放女禁。這句話不盡然；請看現在職業界並不是沒有女子的蹤跡，下賤的妓優、歌女不去管，如小學教員、書記、會計、銀行員、賣票員等，婦女都佔有相當的地位。又有人說：這並不是提高婦女職業，不過是利用女工女職員的待遇低廉，而滿足當事者的利慾罷了，這話在事實上似乎不易否認；但我敢說，婦女如果有了眞實生產技能，二十世紀的職業界，是沒有理由可以拒用女子的，也不致將女子當作廉價品看待了。

(戊)精神　現代婦女應特別注意是國民精神。婦女既然和男子同樣的是一個國家的主人翁，在政治地位上應該平等，所以女子參政已不是應否的問題，乃是能否的問題，因為婦女沒有參政的實力。在最近婦女參政尚不能充分的實現，婦女要能參加國家的政治活動，先該有政治的認識，和國民的精神。總之，婦女應視參政為一種國民的義務，而不僅只是權利。

三

總之，婦女要做一個人，固然不是奴隸玩物，也不只是良母賢妻。婦女能自覺，能團結，有做人的準備，社會一切舊制度，舊勢力自可逐漸崩潰。婦女求做人不僅是婦女自求解放，且是為社會求進步。婦女自身固要奮鬪，男子也應站在平等地位，用互助的態度，來使婦女達到做人的目標。不過，新的婦女們，這都待你們首先覺悟和努力呵。

日本廢娼問題

（日本通信）

竹中繁

性的實質——強迫着，誘惑着，壓制着，去做性的實質——站在人道上說，不但是文明國家的污點，簡直是人類的奇恥大辱；站在文化上說，不但是已往深刻的瘢痕，現在腐爛的創痍，還要遺給人類無窮的隱患。日本廢娼運動，由來已久，因着社會上種種問題，不像那樣單純，好似一把亂絲，很難理出一個頭緒；然而任憑滔滔濁流的勢力，怎樣猖獗，社會上開倒車的馬力，怎樣加快，違背天理，滅人道，反文化的人肉賣買，今日是斷乎不能存在的。

這次國際聯盟特派婦女兒童賣買實地調查委員八名，到中國和日本方面，作實地考察。固然，這個問題是值得國際聯盟注目的事情；但是總還希望人民的自決。這篇文章，不過是個楔子；待材料收集好了，再具體的寫出來，供獻給那關心廢娼問題的同志們。

竹中識

日本廢娼的動機

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并沒有什麼廢娼運動。縱或有一二娼妓被解放，多是因着一般志士之流，偶然觸景傷懷，良心上的裁判，出於義俠的舉動；那不過是部分的或個人的事。至於日本政府自動的主張廢娼那個動機，在歷史上詳細記載着一件事，那就是廢娼運動的導火線。

明治五年六月二日，在橫濱港內，停泊着一隻由上海開往秘魯國去的船，上面密載着二百三十名華工，在當時大概是豬仔販賣的勾當。那些華工，因着飢寒交迫，不堪虐待，其中有一個華工冒險逃出，附近停泊着一隻英國軍艦，他泅到那裏，要求他們援助，艦長即將這件事通知英國駐在東京的公使，公使便向秘魯國的船長說明，販賣奴隸，是國際法上已經明白禁止的事情，應將二百三十名苦力放還。但是船長不允許。英國公使遂將這件事報告日本外務省，那時的外務大臣是副島種臣氏。當時恰值日本多事之秋，秘魯國和日本又不是條約國，很多人不主張多管閑事。副島氏的見解，和大家的不一樣：這件事一則觸犯國際法，二則秘魯國的船，是停泊在日本的港內，日本來干涉這件事，是名正言順。副島氏一面上奏明治天皇，一面轉命神奈川縣（現在的橫濱。）的知事大江卓氏向該船聲明，奴隸賣買，爲國際法所禁止，把二百三十名華工押收，送還中國。當時秘魯國船長，不但不允其所請，并提出抗議。船長向大江卓氏說「我們所雇的勞働者，是到礦山作工，以七年爲限，都是賃銀勞働；然而日本本國的娼妓藝妓，都是用金錢買來，使其作皮肉生涯。你們自己國內的事不管，而來干涉別國的行動，實在可怪！」他并拿出橫濱病院醫治娼妓報告書和娼妓年期契約作爲證據。大江卓

氏幾至窮於應對，結果他答覆那位船長說：「日本的娼妓藝妓，她們的主人都在國內，一個人也不能逃往他處，那可以待以後徹底去處置；然而你們這隻船，是在海上飄流，無論甚麼地方，任何時都可以自由行駛，所以先要處置這個問題。」如是徵求各國領事的意見，在萬國環視中，裁判終了，遂通知中國政府，由中國派松江縣知事陳福勳氏來日，把二百三十名被難苦力領歸。歷史上還記載着：「當時被難苦力，洒淚拜謝而去。」因着這件國際上偶發的關於違背人道的事情，打動日本政府廢娼的動機。

明治五年十月二日，太政官（今內閣大臣）遂頒布娼妓解放令，同時關於娼妓解放的布告，交司法省發布，好似青天霹靂，這兩件不朽的法令，堪稱一時快舉。

「太政官令第二百九十五號

（一）人身賣買，隨便限止年期，聽主人任意處使，有背人倫。如此等事，為從古所禁止，藉年期奉公等種種名目，作人身賣買同樣的事實，自今應一體嚴禁。

（一）娼妓藝妓等年期奉公人，一切解放，因以上關係的貸借，不能成立訴訟，各懍遵毋違。」

司法省根據十月二日太政官令第二百九十五號，也出了一張布告。

「司法省布告

（一）人身賣買，古來禁止，藉種種年期奉公的名義，實行非人道的賣買，用來雇用娼妓藝妓的資本金，認為贓金，因以上的苦情而起金錢糾紛的訴訟，本省概不受理。

（一）同上娼妓藝妓，失了人身權利的人，無異牛馬，把人當作牛馬販賣，有背人道，從來同上娼妓藝妓一切賣身金，不能視為債務。

（一）人家的子女，用金錢手段買作養女，使其作娼妓藝妓者，實際上卽人身賣買，今後應嚴重禁罰。」

由當時太政官的一條法令，和司法省的一張布告看來，今日所謂廢止公娼，禁止二業地（卽一方沽酒一方賣淫，）取消前借（以前用女兒作抵押的借款，）諸問題，在明治維新時代，好像已是快刀亂麻一刀兩斷了。等待時過境遷，把娼妓業變了個形體，弄成一種自由營業，由是法令自法令，布告自布告，生活自生活，延至今日，廢娼幾等於零了。

明治最初的廢娼縣

明治初年的廢娼令，雖成了具文，但是羣馬縣一縣，始終一貫的運動。最初在縣議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漢學家馬島小十郎氏痛感青年宿妓之害，以論理的立場，提出廢娼建議案於縣議會。恰其時，由美國歸來之基督教政治家新島襄氏和湯淺治郎氏二人，湯淺氏因負衆望，為縣議會議長，明治十五年又將廢娼案提出於縣議會。此時無人反對，

一致可決。把六年當作猶豫期間，以明治二十一年爲止，使其全體撤廢。某晚，突然有妓院主人七十餘名，蜂擁至湯淺氏邸；湯淺氏從容不迫，曉以大義，羣衆始退出。

到了明治二十一年，限止期近，妓院主人復羣起運動，否決縣議會的撤廢娼妓案。那個運動極其猛烈，佐藤縣知事容納妓院方面的建議，竟然聲明無期延期。因之羣馬縣議會非常震動，即時在縣議會提出不信任知事案。佐藤知道縣議會對他有不利的舉動，即命令解散縣議會。因此運動擴大，全縣民衆對於知事的行爲，均不滿意，遂實行總選舉，又將以前的議員舉出，送至縣議會。一場風波，始告平定。明治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通常縣議會裏再行通過廢娼建議案，并且將縣收入項內的娼妓賦金，和支出項內檢黴費二項削除。

羣馬縣舊有妓院十一處，首先撤廢的是伊香保地方，其次撤廢的是左列三處：

一　綠野郡新町

一　碓冰郡安中町

一　北甘樂郡妙義町

以上都是明治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的事。但是其餘七處，一時尚不易廢除。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通常縣議會，當局被迫，佐藤知事向縣議會請求禁止傍聽，議會席上說明從來的趨勢，且將延期的七處，限於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廢止。

明治二十四年四月，佐藤轉任他處，中村元雄氏赴任，當時鑒於縣內外的情勢，遂公布左列廢娼令、

「羣馬縣令第三十九號

明治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廢娼延期之縣令第三十二號，以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限，娼妓一律廢止。

知事　中村元雄」

嗣後，經過兩年三個月的廢娼準備，妓院主人雖曾積極運動，始終不克奏效。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殘留的七處妓院，遂盡行關閉，娼妓共三百五十人全體解放。後來到明治三十一年和四十一年，兩次高唱恢復娼妓運動，然而反對更加急烈；青年團總動員，婦人團體情願運動，同情之士入京，向政府申訴，新聞界極力鼓吹，作側面運動，計窮策盡，在這三十五年間，羣馬縣始能保持其光輝的歷史，在日本號稱唯一的廢娼縣，開日本廢娼運動歷史的新紀元。

全國廢娼運動的經過

大正八年第四十一次議會，由議員橫山勝太郎氏提出公娼廢止案以來，議會廢娼運動繼續進行。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五十九次議會，經過民政黨議員三宅盤氏等十一名，向衆議院提出公娼制度廢止建議案，妓院燒失不許再興的建議案，公娼制度制限法律案和公娼制度廢止法律案，層出不窮，在議會史上，留下許多不滅的遺跡。

除了議會在各縣縣議會裏也是分途努力進行。例如昭和五年十二月五日各新聞登載的長野縣的急電說廢娼運動經過七年的苦鬪，終於實現了。原來日本有個全國廢娼聯盟的組織，由那個會決定了兩個廢娼目標縣，一個是埼玉縣，一個是長野縣。埼玉縣原來是廢娼縣，因為熊谷縣廢合，結果把熊谷縣兩處妓院編到埼玉縣內了，費一年的斡旋，始達到廢娼的目的。長野縣則三遷九轉，遭了幾次失敗的挫折，因着不斷的努力，現在也卒告成功了。

努力於廢娼運動的團體，非常之多，具體作廢娼運動工作的，有廓清會和全國廢娼聯盟。廓清會產生的歷史，在這裏敘述一下。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在神田青年會館，由婦女運動界的北斗矢島揖子女史發起，會員不分男女，不問信仰，專以廢娼為目的而組織成的。會長是島田三郎先生，副會長是安部磯雄氏和矢島揖子女史，顧問是內閣大臣大隈重信侯，廓清會發行一種刊物，叫着「廓清」。

全國廢娼聯盟這個團體的產生，是在大正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婦人矯風會大會閉幕以後，四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在京都開全國妓院業者全國大會。因為在矯風會會議的時候，有一個諮問案，「公娼制度宜應改善或應撤廢？」引起了全國妓院業者的同情，同時因為憲政會的內閣加藤高明首相，他青年時代在英國留學，目擊英國廢娼實狀，極力贊助廢娼；愛之警保局長松村義一氏公然在新聞上主持廢娼，如是全國廢娼聯盟大會，始能產生。

那個時候的教育家，聯名向政府請願，他們呈遞給內閣總理大臣的請願書如左。

「鑑於時代思潮，促進帝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徹底實現人道主義，同人等為期望左記二項要求實現，願煩

閣下最善的努力。

（一）對於加入國際聯盟主唱的婦女禁賣條約從速撤回帝國政府保留簽字事。

（一）撤廢有害於人道上，體面上及風紀上的公娼制度事。

請願者

帝國教育會會長澤柳政太郎等學校長十七名

內閣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若槻禮次郎閣下」

各新聞雜誌社長和記者，亦相繼奮起，紛向若槻提出請願書，宗教家，實業家諸名士及從事教育事業和社會事業的急先鋒諸女史，不約而同的向政府請願。

最近廢娼運動趨勢與國際聯盟的影響

在各地公娼廢止運動，漸次擴大。明治時代開廢娼破天荒的有群馬縣，最近又有埼玉縣和長野縣，作廢娼的先鋒。福島，秋田，福井，新瀉，神奈川，沖繩等六縣，廢娼建議案，已在縣議法通過，不久當能實現。

全國有娼妓的地方，約五百六十處；全國公娼數額，雖年年漸減，但

尙不下五萬。東京的娼妓，計有九處，吉原，洲崎，新宿，品川，板橋，府中，八王子，調布，大島。娼妓約六千二百人，妓院約七百七十家。

最近三年間，全國娼妓自由廢業者，昭和二年計一百八十六人，昭和三年計一百五十八人，昭和四年計五百人。今年急增，像這種現象也可以說是娼妓自覺自身起來要求解放的趨勢。

此次由國際聯盟派遣八名委員，特地調查東洋婦女賣買狀態，去年九月由日內瓦出發，經星加坡，吧喀咕，西貢，小呂宋，海豐，香港，汕頭，福州，上海，芝罘，天津，奉天，哈爾濱，朝鮮京城各地，於六月九日抵東京。他們特別注意三個重要點。

（一）東洋婦女在國際的賣買上主要通路的目標。

（二）因地理的位置及其他狀況，婦女賣買業者特別使用的重要都市，港口及地方。

（三）對於國內的法制及國際的義務，經特別的考慮，使其禁止婦女賣買，各國特殊事情的阻礙。

解放苦海中的婦女的使者們一行，更增加日本廢娼運動的勇氣。此次國聯代表來日，全國廢娼聯盟代表久布白落實女史，特赴下關歡迎，一同相伴入京。決定在十五六七這三天，選定一日，開「人身賣買問題懇談會」。二十五日，日本基督教青年會館，開全國廢娼大會，請求國聯代表出席，彼此交換意見。國聯代表實地調查的地點，已選定歷史悠久的東京吉原娼寮。因着國聯代表的激剌和鼓勵，日本廢娼運動，不久當實現新的進展。

結論——待考慮的幾個問題

國際化的廢娼問題，日本風靡了全國。自明治到昭和，年年運動，日日呼號，因華工事件而起廢娼動機，以至國聯代表東來，仍在搖旗吶喊，高唱廢娼，有心人當爲一哭！

目前的問題，是謀治本的方針。全國五百六十處娼妓，如何使妓院主人放棄那種職業？如何使他們改變方面操正當營業？全國五萬娼妓，如何把她們由地獄裏解放出來？如何教養這五萬可憐而尙須教養的少婦，棄卻皮肉生涯？如何使她們謀生，自立？娼妓和主人間的經濟上借貸的關係如何解決？救濟資金如何籌集？這些根本問題，尙希熱心廢娼的志士們，多加一番考慮。

日本所謂公娼，即向政府註册，按期納稅，并須遵章按期受梅毒的檢查的一般公開的營業者。此項不人道的營業，經過堂堂皇皇的政府承認，這話是從何說起？廢止公娼，世無異議。但是如何杜防私娼的萌芽和蔓延，這又是待考慮的問題。

人身賣買，固然大都因着受經濟壓迫的事實，所謂「飢寒起盜心。」但是除卻經濟條件以外，世界的文化與國民的道德，也不無影響。在這兩點上，尙希大家不要忽視。國聯代表，不辭奔走，遠涉重洋，固然可爲欽感；但是自身的隱憂，民族的大患，總還希望「自覺自決」


三花牌香粉
白色與肉色最黏。宜白晝用之。輕輕一撲。柔膩勻淨。淡棕色粉則晚妝最宜。透明香豔。美麗無比。
美國赫德納公司之三花牌化妝品。種類最多。質純香濃。祕方精製。美顏必要。三花之名。爲用三種最香之花。具有神祕的作用。三花牌香粉。色豔香雅。原久存在。未撲粉前。先搽三花牌香霜。則粉色更爲鮮豔耐久。
THREE FLOWERS FACE POWDER
RICHARD HUDNUT New York Paris
三花牌
赫德納製造
RICHARD HUDNUT
各藥房化妝品店洋廣貨店均有出售(四)
紐約巴黎 赫德納公司精製
中國分公司
上海廣東路三號

鬼池（中篇小說）

——法國喬治桑著——

陳君涵譯

一 耕作

我適纔長久的憂鬱的瞻着那幅賀勒巴因的「耕者」(一)我又在田裏走過，默想着鄉野的生活和農夫的命運。這自然對於他是悲慘，消磨他的光陰和他的精力掘那無情的地土。泥土是很不容易產出它豐隆的寶藏的，在一日工作完了的時候，僅有一塊粗黑的麵包從這樣艱苦的勞作裏得來的唯一的報酬和利益。這麽多的田地，收穫，果實，在繁茂的草場裏養長得肥碩美麗的牲畜，都屬於少數人所有的財產，卻是多數苦工奴隸們的工具。有閒的人，爲着這層原故，多半不喜愛田野草地，風景，或是可以變換金錢供他們使用的動物的。他來到鄉間，是爲着他的健康，或爲着換換空氣的，但回到城上儘消費他奴僕辛苦來的生產。

他方面，農夫要在將來享受鄉村的美麗和田園生活的舒服簡直是太少，太可憐，太可怕了哩。對於他，那金黃豐收的田畝，那繁茂的草原，那優良的牲畜，也都表記着金錢的囊袋；但他知道僅僅他們所有的容量極微的一份，不够供給他日常所需要的一份，將永遠的歸他所有。然而他年年必得把那些可惡的錢袋裝滿，以遂其主人，並且還在卑賤可憐之中，在他土地上購買生存之權。

畢竟宇宙是永恆的青春，美麗，而且豐饒。她把詩與美都播布在任隨滋長的一切生物一切植物的身上。她操得了幸福的秘奧，這幸福的秘奧沒有人曾經打劫過他。最幸福的人怕就是這種人了，他知道他勞苦的全意，在他親手操作的時候，應該在運用才智的當兒尋求他的幸福同自由，並且，使他的心和他的腦合而爲一，就應得馬上明白他自己的工作還愛上帝的工作。藝術家就有這等的歡快，在靜觀臨摹自然的美；不過假如他的心是純真而且柔弱的話，他要看見了人間樂園的人們的慘痛，他的快樂就被擾亂了。眞的幸福會屬於他們，只要意識，精神，手憑着上蒼合作，那麽在上帝的仁慈和衆生的歡樂之間就會有一種神聖的和諧。寫意的畫家就不畫死神跨着大步悽慘駭怪的形狀，手執

穰絲在田裏走過了，而在農夫的身傍畫一個發靜光的天使，播着祝福的種子散佈在翻起的犂痕之內以代替了。

一個耕田的人要夢想一個安靜的，自由的，幽雅的，辛勤的，而且簡樸的生活不是十分不可以的，我們應該拿它當一個幻想看罷。威吉爾可愛的，悲涼的詩句：『哦，快樂啊！種田的農夫們，倘然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幸福！』是一句怨恨，像所有的怨恨，可也是一句預言。一個勞工會作一個藝術家的日子也會有的，並且會得至少覺得美之所在，他縱使不能夠解釋——一件極不相干的事。難道我們不知道種不可思議的想像的直覺已經爲他所有，而形成爲本能同渺茫的幻想嗎？在那些農夫當中他們稍具着生之慰藉的，他們的道德與智識的發展不是完全被極端的悲苦所閉塞，其可感覺而可以辨別的純粹的幸福是在最初的時期；而且，既是詩人已經從困苦疲倦之中舉起了他們的歌聲來了，爲什麼我們一定要說做手工的人拋卻靈的工作呢？無疑的這種的拋卻乃是過分的辛苦極端的艱難所通有的結果；不過不要給人說當你工作得有節制有用途的時候祇是做了不行的勞工和蹩脚的詩人。要從詩的感情裏引起了高尚的快樂來的人纔是真正的詩人，雖然在他的一生裏從未寫過一首詩。

我的思想已傾向這方面了，在我的知覺以外，我深信人的才智之於教育是由於外力而增長的。我沿着一條田埂走着，那兒有些農夫在預備播種。那空地像賀勒巴因畫幅裏的一樣廣漠；那風景也是一望無際並且成就了一抹廣大的綠原，微微的染着初秋的紅色，在寬闊的黃褐色的田畝的各處犂溝裏面積留着新近下雨的細長川渠，閃爍在陽光裏宛似銀線。天氣是清爽而和媚，泥土罷，新被犂頭耕過，發出縷縷的水氣。在田的另一邊陲，一老人，他寬闊的肩背和嚴肅的面容使我回想起賀勒巴因的「耕者，」不過他的衣服不帶有貧窮的觸發，在沉着的驅着他古式的犂耙，被兩匹馴良的牛拖曳着，牠們是牧田中挺異的長者，高而且很瘦。帶着淡黃的毛和彎垂着的長角。牠們已是老做工的了，相幫既久，牠們已變做「手足」了，在我們的鄉村裏牠們是被這樣稱呼着的，而且牠們彼此間缺少一個的時候，是不肯另同一個新伴兒做工，並且由憂鬱而憔悴。那些不識鄉風的人對他的伙伴會講出牛之相愛的笑話來哩。讓他們到牛房的一旁來看看那匹可憐的畜牲，又瘦又弱的，用牠的尾巴在不停的揮打牠瘦削的脇腹，帶着震慄得很厲害的喘息並且還鄙薄那供給牠的食料，牠的眼睛老是向着門瞧的，用牠的足蹄爬牠旁邊的空地，聞嗅着人替牠架上的軛子和繩索，並且時時的用悲哀的叫鳴呼喚牠。牧牛的人就要說了：『這裏已不成一對牛了，這一頭因爲牠的同伴死掉，不願再做工了。我們應得把牠養養肥碩而宰去罷，但是牠既不願進飲食的，恐怕馬上牠自己就會餓死了哩。』

那位年老的勞工慢慢的，靜靜的，不浪費氣力的在工作。他馴良的一聯牲畜比起他來更不着忙；不過，還虧他的工作從容不迫和他的精力正當的花使，他的犂溝和他的兒子一樣快的耕過，他的兒子在離他

不多遠的地方趕着四匹不甚壯健的牛耕過一塊比較堅硬而有石的地面。

我的注意力復被一個美景襲住，一幅畫家眞正的名貴的題材。在田的那一頭，有一位漂亮的青年在趕着一聯華麗的四對小牛。從牠們暗黑的毛底下閃着一種赤色，焦灼的火焰。牠們有像野牛所有的短的，有捲毛的頸，同樣還有兇猛的大眼和暴急的動作；牠們工作得有一種急遽，易怒的樣子，顯示出牠們怎樣還在反抗那軛頭和刺棒，當那權勢纔加給牠們，牠們服從的時候，震怒不已。牠們都被稱做『新上軛頭的』牛。那個驅使牠們的人必得要把田的一角，在先是作爲牧場的，並且長滿了老樹的殘榦的弄淸楚；以他的年青和強健，和他的八頭牛馴服的牲口，還是難以完成這極困難的工作的。

一個六七歲大的小孩，似天使一般的可愛，圍着他的肩頭，在他的作衣之上裹着一件羊皮，看起來使他好像文藝復興時的圖畫裏的受洗禮的小聖約翰，在耕犂的旁邊順着犂溝跑着，用一根長的，輕的，卻稍微帶尖的刺棒刺牛的腰腹。那活潑的牲口經小孩子的輕觸而戰慄，把牠們的軛子和包頭軋響，而將竿柄震動得很厲害。隨便什麼時候有一個枯根停阻犂頭前進的當兒，那工人就要用他有權力的聲音呼喚每個牲口的名字，專取和平而不想驚詫牠們；因爲牛，被忽然的阻力而激怒，就用牠們大的分跂在地上跳躍，掙擊，並且會得蹤到傍邊去而把耕犂從田中拖走的，假如那年青漢子用他的聲音和刺棒沒有服得住前面的四頭，於是那小孩就駕御其他的四頭了。那個小傢伙也呼叱哩，不過他想收極大的效力的聲音，和他天使的面龐一般的可愛。這整個的景緻是美在它的優雅與雄壯；那風景，那男子，那小孩，那裝軛的牛；雖然極有力的奮鬭把地球征服了，一種和平，幽美的感覺仍是統治着一切的。每當一個障礙被勝過的時候，犂耙復回到它平靜，莊重的前進，那工人，他假裝的暴行祇不過是他一次的試力，一回的實勁罷了，馬上就恢復到爲老實人所本有的平靜，還帶着爲父的歡悅望着他的小兒，他的小兒對他也報以微笑。其時那年青的父親就舉起了他剛毅的聲音唱那由古代傳流下的端莊而悲哀的歌曲，當然不是混雜的對所有的農夫而言的，卻是對那些人們，他們在做工的時候，極有鼓起而且振作牲畜的本事。這隻歌，在它的元始說不定是宗教上用的，而且它必定已經有它不可思議的力量，好像仍然有節制牲畜奮激的優點，減輕牠們的暴怒，並延牠們冗長的苦工的疲倦。聽你怎樣的能幹都不足以引導牠們耕一條完全直的犂溝，掣犂或是耕地以輕減牠們的苦工的；沒有人可以當一個完美的農夫，假使他不知怎樣對他的牛唱歌，這是一種本事，須有趣味與特殊的天分的。

委實說，這樣的歌僅僅是背唱的，隨你怎樣高興斷續都可以。它沒有規則的式子和腔調，全違背一切的樂理的，以致它叫人不能形容。

但是它仍然不失爲一曲壯麗的歌，它很適合它與工作的性質伴奏，牛的步態，田的幽靜，和歌唱者的樸實，非諳習土地耕作的天才不足

以創造這樣的歌，可是祇單有我們鄉區的一個能幹的農夫，能够重覆歌它。在一年沒有工作或是閑散的時節，農夫除外，這雄壯，優美的歌句唱起來宛似清風的聲音，是所唱的聲調有些相像。每句的末尾有一長的顫音，尤其最後的聲音帶有不可思議的氣力，提高全音的四分之一，高得有層有次。歌雖粗陋，卻是具有一種不可言說的魔力。無論何人，只要一次聽慣了它，你就不能够在同時同地想當別一隻歌來，不使覺着是一種不諧之音。

在我的眼前有一幅圖畫，卻和賓勒巴因的那幅相反，雖則景物是相似的。一個年青而活潑的漢子，代替了一個窮苦的老者；四頭粗暴不馴的牛，代替一排疲倦而羸弱的馬；一個美麗的孩子代替了死神；精力和福分，代替了絕望與永苦。

法國的古詩，『在辛苦與憂愁中你將得食，』……還有威吉爾的『哦，快樂的農夫們……』回旋到我的心中，我望着那可愛的小孩同他的爸，在這樣的詩意的光景之下，而有如許的美麗與雄壯，成就了一種工作充滿着這樣偉大而端莊的意思，我覺得有深深的哀憐和不得而已的敬意了。快樂啊，耕田的農夫！是的，這樣我也應該處於他的地位，如果我的膀臂和胸膈能够受突如的力量賜予的話，我就能幫忙把自然弄得繁茂，並且歌頌她的賜贈，不停的用我的眼睛觀看，或是用頭腦來領會和諧的顏色同聲音，幽妙的綠蔭和優美的外形；總之，一切的事物的不可思議的美麗。尤其，我的心不斷的同着那支配宇宙不朽的卓越的神聖的感情一齊跳躍。

不過，啊啊！那漢子從不會理會得美的不可思議喲；那小孩怕也永不會理會得。上帝反對，我不應以為他們是比他們所屬有動物為優，他們卻沒有非常喜歡的見識的時辰來減輕他們的辛勤並且溫慰他們的經心而就眠的。我在他們高貴的面容上看出了「主」的憑證，為的是他們生來便是承襲着土地的，比起那些經之營之的人們來格外真切。那證明便是他們感覺着他們纔不能以無罪而被放逐；他們纔可以愛惜他們血汗換來的田畝，忠實的農夫纔在遠地當兵因思鄉而病死。但是他缺乏我所有的快樂，那些純真的快樂應當屬他，好像一個工人那在極大的廟宇裏面，這廟宇祇有天空大得纔够包含。他缺乏他情感的自覺。那些人他們從他在母胎裏便斥他為做奴的坯，雖未能掠刼他的漠然的夢境，卻剝奪了他的思想的能力了。

畢竟，他是個未完成的人，斷言他仍是在永遠的兒童時代，他可是比那宏儒博識的人還高貴哩。你別自高身價居他之上罷，你相信自己有法律的和不可讓渡的權利管理他，其實你可怕的錯誤顯示着你的知識已經毀了你的良心，而且你才是極盲目極不完全的人哩！我愛他心靈的誠樸甚過愛你虛偽的見解；假如我要敍述他一生的故事，我一定要把它纏綿悱惻動人傷感的方面寫出來，比你們描寫那恥辱和輕侮他被你們的社會律所摒絕更要來得偉大。

我認識那個青年人和那美麗的小孩；我知道他們的歷史，因為他

們是有一段歷史的，每人有他自己的歷史的，並且能够使他一生的軼事有趣，祇要他能够理會……謝赫曼雖則祇不過是一個農夫一個勞工老，早就識得他的責任和愛情了。他已經把它們淸楚的坦白的對我陳述了，我聽得很高興的。花費了好些時候聽着他耕種之後，使得我可以寫下他的故事，雖則那故事和他耕的犂溝一樣的簡單，正直，和樸素。

明年那犂溝就要被一個新的遮覆了。如是在人類生活的田中簡直看不見人的足印。少許的泥土滅了它們的痕跡，我們已經耕過了的犂溝一個一個宛似塚園裏的墳塋。是不是勞苦者的犂溝和懶惰者的有一樣的價值，卽使那懶惰的人，藉了些莫名其妙的機會，在世間小有聲名，可還留給一個永久的名字麼？

我的意思，如其可以的話，不使那能幹的農夫謝赫曼的犂溝湮沒無聞。他怕決不會知道決不會顧慮的，不過我要高興做我的工作。

（註一）賀勒巴因 Holbein 是德國的一個最知名的畫家，木刻家。「耕者」是她的木刻作品之一。這幅畫裏有一個勞工在驅着犂耙從田中行過。在他的前面伸展着廣漠的平野，點綴着幾間破屋，太陽落於山後了。這是一天苦工的終結。那耕夫是老了，駝背，衣着襤褸。他在驅着四匹瘦而且弱的馬前進；犂頭陷在瘠硬的土內。另一個是活潑而敏捷的，在這辛苦而憂鬱的情調裏，那是一架人體的骨骼，執着一根鞭子，他鞭催老耕夫的耕駕，順着新耕的犂溝走着，在可怕的馬房邊，鞭韃着牠們前進，這便是死神。

二　嘉理斯太龍

『謝赫曼，』一天他的岳父說，『你得打定主意再娶罷。自你喪了我的女兒之後，如今差不多已兩年了，你的大兒已有七歲。你年近三十了，我的乖，你知道在我們鄉下有了你這樣年歲的人再來彙管家務，要被認爲太年大了；你有三個美麗的孩子，向來他們全不曾叫我們難累過。我的妻和我的媳婦她們都已儘力的看護他們，儘量的疼愛他們。現在小彼蒿漸長大了。他很會得趕牛的；他曉得怎樣看守牲口；並且他很有力氣把馬驅到水槽裏去。所以他是不煩累我們的：不過其他的兩個，雖則我們疼愛他們，上帝曉得那可憐的小蠢貨，今年子够給我們麻煩的呢；我的媳婦卽要分娩，她又要生小孩子了。當那個我們希冀着的小孩生下來時，她怕不能够照應你的小蘇朗俠了。尤其你的西爾萬，他還不上四歲，他日夜從不得安寧。他和你一樣的有好動的性情；那會得叫他成個有用的工人的，叫他成個可怕的小孩，可是我的老婆簡直趕不上來阻止他，當他幾乎要跌倒溝裏去的時候，或是在他急跑到行步着的牲畜的前面去的時候。更有我的媳婦又正是要做產，她的二號孩子卽要我的老婆待，至少也得要一年的工夫。另外還有你的孩子又糾纏着我們，給我們忙煩煞，我們惟恐小孩看待得不好，當我們記悲着意外的事情遭逢到他們的時候，因爲要當心，我們就不能安閒了。因此你須另行續弦，而我呢再要一房媳婦。想想看，我的兒子。我從前就對你說及過的。時光飛逝，可是年華再沒片刻等待你了。這是你對你的小孩的責任，對我們猶在其次，我們大家都在希冀着，你可以馬上就要罷。』

『很好，父親，』女婿答，『如果你真的要這樣，我一定如你的話去做。不過我不願意隱瞞你，這是叫我很難過的我幾乎連無論什麼事都不願祇願憂鬱以死。我們知道我們所失去的是誰，我們從不知道去物色什麼人。我有過一個有用的老婆，一個嬌麗的老婆，嫵媚，勇敢，善侍她的雙親，善侍她的丈夫，善侍她的小孩，善做田間和屋內的勞作，做得很不差——總之，善做一切的事；當你把她許配我的時候，我要得她，在我們的婚約裏不會說假如我不幸喪了她我就該去把她扔置腦後。』

『你所說的話都顯示出你的好良心，謝赫曼，』慕理斯太爺答。『我知道你愛我的女兒，你使她快樂，並且你願意代替她去死，叫嘉黛麗活着，讓你睡到墳墓裏去。她是應該接受你所有的愛情的，假如你還不會得着慰藉，我們也不安。不過我沒有說你是忘掉她啊。上帝要她拋離我們的，我們沒有一天不在我們禱告，思想，說話，和動作的時候不告訴「他，」說我們仍在想念她，仍在悲悼她的死亡。不過如果她能從陰間和你會話，讓你知道她所願意的事是甚麼，我想她會得告訴你替她可憐的小孤兒們找個母親的。所以這問題便是找一個有資格代替她的女人了。這事怕不容易；卻不是不可以；當我們要為你找到她的時候，你就要愛她像愛我的女兒一樣纔好，因為你是個有用的人，而且因為你要感謝她幫助我們同愛你的小孩。』

『很好，慕理斯爺，我就遵你的意思罷，如我常行的一樣。』

『這祇要憑心說，我的兒子，你是常聽從家長的善意的勸告和良好的意見的。這樣就讓我們來探聽你對於選擇新婦的意見罷。第一，我不勸你要一個年青的姑娘。那是你所不需要的。年青的人心粗；而且撫育三個孩子是艱苦的事，尤其他們不是親生的孩子，你必得要有一個有用的人，聰明而溫柔，還要很會做事。假如你的老婆和你的年歲不相等的話，她就沒有接受這種義務之理了。她就會覺得你太老，你的孩子太小的。她就要喊冤叫苦，可是你的孩子就要受苦了。』

『這正是引起我的煩惱呢：設若那些可憐的小東西要受虐待，憎惡，鞭打呢？』

『上帝不答應能，』老人答。『不過壞女人同我們在一起比較好女人來得少。要是不能挑選一個合我們意的人來，那我們纔糟呢。』

『千真萬確，爺。在我們的村裏有好姑娘哩。有魯意絲，西爾萬，喀羅底，瑪赫陪麗——唵，隨你要那一個。』

『慢的，慢的，我的孩子。所有的這些姑娘都是太年青，太瘦弱。太好看了；的確，我們也應該顧及到這點的，我的兒子。一個好看的女人不見得舉止比別人一般的好！』

『那麼你要我要一個醜老婆嘍？』謝赫曼有些不安的說。

『不，不是醜的，因為這個女人還要替你生兒女的，沒有一件事體比小孩子生得醜陋，羸弱而多病更不幸了。不過一個女人仍要活潑強健，她既不好看又不醜陋，纔真正的適合你呢。』

『我很相信，』謝赫曼很難過的笑着說，『依你的意思就要這樣

的女人罷，你準已有成竹在胸了。至多你不顧她是貧窮，可是有錢的又不容易得到手，尤其是一個鰥夫。」

「設或她自己是一個寡婦呢，謝赫曼？一個寡婦沒有小孩而有一筆好嫁奩呢？」

「這時候，在我們的教區裏我就想不出這樣的一個人來呢。」

「我也想不出。不過別處是有的。」

「你心中已有了人了，爺。那嗎就卽刻告訴我罷，是什麼人。」

三 謝赫曼——敏慧的農夫

「嗯，我心中是有了人的，」慕理斯太爺答。「那是一個姓萊奧挪的，陂倫家的寡婦。她住在甌墟。」

「我不認得這女人，又不知道塊地方，」謝赫曼答，忍從了，但是漸漸的發起愁來。

「她的名字叫嘉黛麗，和你亡妻的一樣。」

「嘉黛麗？嗯，我是很歡喜喊嘉黛麗那名字的；不過假如我不能夠愛她和愛那個一樣，我就受苦更甚了。她是更會常常來到我的心頭的。」

「我對你說罷，你會愛她的。她是個好人，一個熱心腸的女人。我已有好久不看見她了，那時她並不是個醜陋的姑娘。不過她年歲是不小了。她有三十二了。她是好好人家的，她們一家卻是誠實的人，至於家產罷，她有八千乃至一萬佛郎的田地，她很想把它出賣來賺她安身的地方。因爲她也正想再醮呢，我知道假如你的品貌中了她的意，她不會對於你的處境不滿意的。」

「因此你已經安排一切了？」

「是的，除掉我還沒有得到你們雙方的意見，你們也得彼此會面談談纔是。這女人的父親是我的一門遠親，而且他也是我的個好友。你認識萊奧挪太爺麼？」

「嗯，我看見過你們倆在鎮市上談過心，還有前回你們在一道喝過酒，那時可就談到這事的，他對你說了好久？」

「自然哪，他瞧住你在賣牲口，望見你做了一趟好交易，而且看你是個漂亮的夥子，樣子又神氣又聰明；當我告訴他你是個有用的人，你對我們的舉止如何的好，八年來我們在一塊生活做工，從未有過一句怨言的時候，他就打定主意將你許給他的女兒了。這個也合我的意，那時我顧念到她的名譽清白和她家庭的純正，還有我知道她富裕的情形，我答應了。」

「我明白了，慕理斯太爺呀，你已是看中金錢了。」

「當然我是這樣的；你也是吧，你不嗎？」

「假如你肯了，我看中它是爲着你的緣故；不過你知道，至於我本身罷，我是不計較我們所做事體的有利益與否的。我不懂得利益的分擬；我不清楚那類的事體。我懂得土地，我懂得牲口，馬，車子，撒種，打禾，和

草料。至於羊啦，葡萄田啦，蔬菜啦，小權利啦，還有優美的園藝啦，你知道都是你的兒子的事，而我是簡直不過問的。至於金錢，我的記心短，我寧可放棄卻不願以甚麼是你的甚麼是我的而爭執。我就深怕弄錯而累取不屬我有的東西，假如事情是不清不楚的，我決不干預。』

『我的兒子；這便是我要你有一個頭腦清明的老婆在我去世時來代理我的緣故了。你是決不願意過問我們的賬務的，並且這個會得引起你與我的兒子之間的爭執的，那時你們沒有我在面前替你們調解，決定你們各人的均分。』

『祝你長壽，泰理斯爺。請別顧慮你逝世時會發生的事罷。我將決不會同你的兒子爭執的。我信任約克如同我信任你一樣；以我自己一無所有的人，那些能夠對我生出利益的，是由於你的女兒而全屬諸我們的小孩，我可以安閒的休息，你也可以。約克決不致欺負他妹妹的小女孩爲着自己的孩子的緣故，因爲他也一樣的疼愛他們的。

『你對，謝赫曼。約克是一個有用的兒子，一個好哥兒，一個講理的人。不過約克會得死於你之先，在你的小孩長大之前；可是在一個家庭中我們必須切記決不要遺下孩子來而沒有一個當家的看管他們，統制他們的不諧；不然，律師混在他們中間，挑撥他們爭鬪，而使他們將一切的事情皆入之於官。因此我們要是不顧念到他日二三十個兒孫，甥婿的行爲和事業要人管理時，我們是不應該想起別一個人，男或女的，到家裏來的。我們決不知道會得滋生出如何大的一個家庭，一個蜂房

在很滿的時候，那蜂兒一定要另組新羣的，各個都要把牠自己的一份蜜帶走的。我既認你做我的女壻，雖然我的女兒是有錢，你是貧窮，我從沒有以還配你而責備過她。我看你是一個耐得苦的人，並且我很知道像在我們這樣的鄉下，人之最高的命運莫若有像你的一雙膀臂和一棵心了。要是一個人把這兩樣東西帶到家庭裏來，他就足够了。不過至於一個女人那就兩樣。她的事務在持家節省，卻不是生利的，而況，你如今是做父親的人了，在找着第二妻子，你得記住你的新孩子就沒有取得你前妻的小孩的財產的權利；萬一你一下死了，他們就非常的痛苦——至少，假使你的妻子在她的權利上是沒有錢的話。那末那些孩子們你就要把他們加入到我們家屬裏來了，就要花費些來教養他們。假如這事獨獨的遭逢到我們的時候，我們理所當然的領帶他們而無一句怨言；不過各人身受的慰安，即要遭損害，而他們各個的困苦即要你的大兒一人擔當了。在家庭滋生得太大的時候，如果金錢來得不濟，痛苦旋至，不管你是如何的勇於忍耐的，這是我所願意說的話，謝赫曼你想下看，去叫寡婦陵妮愛上你罷；因爲她的自決同她的金錢要在目前幫助我們同時使我們覺得將來也安心。』

『那倒不錯，爺。我將去討她歡喜，使她愛悅。』

『這樣辦你非得去找她，看她不可呀。』

『到她自己的家裏嗎？到福城嗎？那是一條離此很遠的路，是不是？可是我們在年的這一季簡直難有工夫出外的。』

『既然是一樁遠配偶的事，你得決心要花點時間呀，不過這樁事是兩人有意識的婚姻時，兩下不把它當做突如的幻想而認爲是他們所需要，這事馬上就決定的。明天是禮拜六；你可以把你的日工較尋常做短些。你得在飯後大約兩點鐘的光景出發。你會在傍晚的時候到羅墟。月亮上得早。路可不差，卻不滿三里格遠。靠近馬尼羅了。另外，你可以騎馬去。』

『像在這樣冷的天氣，我卻願意步行呢。』

『嗯，不過那馬是滿好的。一個求婚者騎馬去的話，他看起來更漂亮些。你得把你的新衣服着起來再帶一份頂好的美味禮物給萊奧娜太爺去。你就說由我處來，同他談談，禮拜日這天你就同他的女兒在一道罷，禮拜一早上回來，告我成或否。』

『很好，』謝赫曼鎮定的答，但是他並不覺得十分的鎮定。

謝赫曼常是儉約過活的，和勤苦的佃夫一樣。二十歲娶親，他一生祇愛過一個女人。她死之後，雖則他的性情是容易激動而且快樂，他從不曾拿別個女人開過頑笑或是玩弄過。他的心頭千眞萬確的已生了眞正的煩惱了。他服從他的老丈不是沒有疑懼，不是沒有悲哀的；那老丈常是處家精明的，可是謝赫曼完全以尊重大家的幸福，以致終於服從這位家長所陳述的話，他就不曉得他可以背反了他的良知而有傷大家的利益。

雖然，他是悲哀。幾天過去他無日不在私下哭泣他的老婆，雖則孤寂開始抑壓着他，他怕新婚比他在悲哀中想找一個贊助的人更甚。他有一個模糊的念頭以爲愛情對他來得突然可以慰安他，因爲這是愛情可以慰藉的唯一的方法。我們從沒有在尋找它的時候就得到它；它是不知不覺的到我們這裏來的。

其時，嘉理斯太爺已回到農場去了，謝赫曼，在日落昏黃之際，消磨一日最後的時辰在修補那靠近農舍的籬笆被羊穿通的破洞。他植起荊棘的枝叢用泥土將它們穩定，這時畫眉在隣近的樹叢裏鳴叫，好像在催他快忙，牠們急想看他的工作，因爲他立刻就要走了。

四　吉蘊蒂老太

嘉理斯太爺在他的屋子裏碰到一個老隣居，她是來同他的太太談閒的，順便還找點木炭去引火。吉蘊蒂老太居住在一間破屋裏離這農場兩箭的路。她一直是一個做事勤懇，有條理的太太。她可憐的住屋是乾淨而顯亮。她注意她衣服的補綴，就顯示她在窮困中她對自己的尊重了。

『你已經取晚火來了。吉蘊蒂太太，』那老人對她說。『你還需要其他的什麼吧？』

『不要，嘉理斯太爺呀，』她答；『目前什麼都不。我不是行乞，你是知道的，而且我是居心不辜負我的朋友的厚意的。』

『那是眞實，可是，你的朋友們極願常常爲你出力的。』

『我適才還同你的太太談過，我問她謝赫曼到底是不是決意再討房親。』

『你不是說閒話的人，』慕理斯太爺答；『我們可以在你的跟前談的而沒有什麼搬弄是非的害怕。所以我願意告訴你同我的妻，謝赫曼已經極端的打定他的主意了。明天早他卽動身到福墟去哩。』

『好極了！』慕理斯太太喊着；『可憐的孩子啊！上帝准他可以找到一個女人和他一樣的有用而且真實。』

『果然他就要到福墟去麼？』吉蕩蒂太太說；『那是好運氣啊！這確是我所想的呢。可是你適纔問我可有什麼事的，待我來告訴你罷，慕理斯太爺，你怎樣可以替我出下力呢？』

『告訴我是什麼事；我們歡喜幫你忙的。』

『我想請謝赫曼把我的女兒一同帶了去。』

『到哪兒？到福墟去麼？』

『不，不是到福墟，卻是到奧赫姆去哩。她要在那兒把這年所多餘的日子登完。』

『怎麼！』慕理斯太太驚喊着，『你要同你的女兒分離了嗎？』

『她是必須出去做工謀生的。我很難過，她也難過，可憐的娃兒。我們本不想在聖約翰日拆開的，但是現在聖馬丁就在目前了，她在奧赫姆農場找到一個牧羊的位置。前天那莊主從集上回家路過我們這裏的。他聽見了我的小瑪麗在廣場上看守着她的三隻羊。

『「你是很夠苦的囉，我的小姑娘，」他說；「三隻羊給一個看羊的是不夠呀：你可願意看管一百頭羊麼？我想把你帶了去呢。我們的看羊的已經害病了。她要回家去，假如你要在一星期以內到我們的莊上去，直到年底的聖約翰日你將要有五十個佛郎的。」

『那孩子不情願，但她又忍不住的把這事情前思後慮並且又把這事情告訴我了。當她今天傍晚回家的時候，看見我在沮喪並且在憂煩着冬天，冬天確實是又艱苦又永長的；因爲看見今年鴻雁和野鴨比牠們平常早一個月在天空飛過。我們倆人都哭了，但過了好一會我們纔振作起來的。我們知道我們不能夠在一塊，因爲一個人在我們的鬼地方上是很難生活的。更因瑪麗是很不小了——因爲她將近十六歲了——她得和別人學學，自己謀生還幫助她可憐的媽。』

『吉蕩蒂太太，』老工人說，『如果你只需要五十個佛郎就解了你困難，並且省得你把你的女兒送出去，我一定幫你設法，雖然五十佛郎對像我們這樣的人不在少數。但一切的事體我們必須要顧念到常情和顧念友誼一樣。逃掉今年的貧困可保不了你來年的缺乏，你的女兒老是立下她的志向，你倆就感得更難分離。小瑪麗是長得又高又強壯了。她在家又沒多事給她忙的。她說不定會養成懶惰的習慣——』

『哦，我倒不怕那個呢！』吉蕩蒂太太高喊着。『瑪麗是能和一個大家的有錢的掌家姑娘一般的神氣。在我們沒事做的時候，她從未有一刻工夫摟着手安穩的坐着過，她都是在拂拭我們的舊傢伙光亮得

和鉞子一般。那孩子是怪能幹的，我很想顧他替你家當一個看羊的比到我認不識的人家去好得多。就得請你用她在聖約翰日呢；不過現在你家已經雇了所有的幫工了，我們又不作此想了，留待明年聖約翰日罷。」

「是的，我極端的贊成，吉藹蒂。我很高興請她的。不過目下她要把事體學學好，並且使她自己要慣於服從人。」

「是的，那是千眞萬確的。事已決定了。今天早上奧赫姆的莊主已着人來問過她；我們同意了，她是一定去的。不過那可憐的孩子又認不得路，我是不願讓她一個人去那麼遠的。既然你的女壻明兒到羅墟去，也許他可以帶住她。好像羅墟是鄰近她去的地方。至少，他們是這樣告訴我的，因爲我自己可從不曾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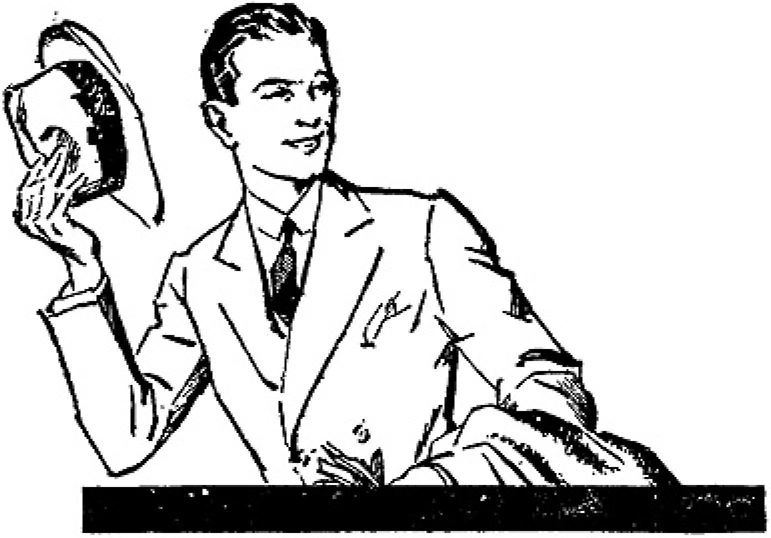
「那委實是很近的，我的女壻會指點她路的。自然的，他是可以把她騎在他的馬後面的。那還要省着她的鞋子。現在他來吃晚飯了。告訴我，謝赫曼，吉藹蒂太太的小瑪麗要到奧赫姆去做看羊的去了。在你的馬上你可肯把她帶到那兒去麼？」

「當然肯呀。」謝赫曼答他，雖有困難，卻從沒有感覺不高興的去幫他鄰居一個忙的。

在我的鄉曲裏一個爲母的把一個十六歲的女兒交託給個二十八歲的男子像這樣的事情是不介意的。因爲謝赫曼確係是只有二十八，雖然依我們鄉人的意見，對於娶親他是被認爲太大了，可是在鄰里當中他仍是頂漂亮的人。勞苦沒有使他衰老瘦損得像多半耕過十來年田的農夫。他強壯得够做十年以上的勞工而不顯示出年齡的標記，的，而她當時的偏見必定在擔心着年幼的姑娘，使她忽視了謝赫曼漂亮的臉貌，閃爍而碧藍得像五月天空的眼睛，有血色的嘴唇，完整的牙齒，健全而靈敏像一匹從未離過牧場的小馬的身軀。

不過在有些鄉區裏禮貌的純正成爲一種嚴肅的風氣比之大城的墮落生活相差遠甚。在拜萊爾所有的戶口中，慕理斯的家庭是以忠厚正直聞的。謝赫曼要去找一個老婆。瑪麗是一個女娃兒，以這樣的見地說是太青年太貧窮，除非他是一個殘忍的壞蛋，他就不會懷一個不良的念頭來褻着她的。慕理斯太爺覺得看見他帶一個好看姑娘在馬背股上沒有不安。吉藹蒂太太似乎覺得對不住他，並且請他把她的女兒當做他的妹妹看待。瑪麗擁抱了她的母親同她的小朋友們二十來次，然後含着眼淚騎上馬了。謝赫曼，因爲自己原是悲傷的，覺得格外同情她的傷心，帶着憂愁的容色騎走了，那時所有鄰居歡躍的替瑪麗送別。

（未完）



身體強健

身體健康．端賴所食之物．試食**開洛玉米片**一碗．和以涼牛乳或奶油及鮮菓少許．食時不必烹飪．其味之佳．定可使君胃口大開．精神大好．因**開洛玉米片**消化最容易也．

一日三餐。食開洛玉米片。味耆佳美。大人小孩。隨時可食。注意其紅綠色之匣子。外用蠟紙封口。非常新鮮。

各食物店出售

中國經售代表

上海公利洋行

Kellogg's

CORN FLAKES



徵文當選

我所希望的生活

爲工作而生活

樂基

「生活是什麽?生活就是講一個人活着,怎樣一天一天的過去,怎樣的得以不死罷了。一個人從入世的第一秒鐘以至於出世的末一秒鐘所經過,所做的一切:如怎樣衣,怎樣食,怎樣住,怎樣行,就是他一生的生活。」

「爲了要活着而這樣忙碌一世,做人眞太無意味了。」

「做人本來是沒有意味的,不過旣做了人就不得不這樣無意味的活着。」

「天爲什麽要生這許多無意思的人,來消受這無意味的生活呢?」

「天生人類,天之所以生人大概也不過盡他無意味的責任罷了。」

「我不信人類的一生是眞的這樣沒意思的,若是眞的,那末人總不免一死,我寧可早些死去,不願無聊地來消受這無意味的生活。」

「生活的有意味無意味,全在人爲。天生了你,可管不得你對於生活的意味如何了。不過我想這茫茫大地,渾渾宇宙,我們來到其中,決不是爲飯沒有吃,衣沒有人穿,來做一個飯桶或衣架的罷?」

上面是幾個朋友講起了生活乏味所談的一段話。這段話雖對於人類的生活沒有確切地的解釋，不過我們覺得現在的一般人對於自己的生活總少感到興趣，談起了生活狀況總是發牢騷的多。就講到我自己，對於現在的生活可說是很不滿意。

我算是一個受些大學教育的人，可是因爲經濟關係，沒有等得及得到什麼學位就出來做事了。我現在在一個中學校裏擔任些教務職務。每天上了幾堂課，辦了幾小時公，就算一天的事情完了。飯不要自己煮，衣不要自己洗，有舒服的房子住，有僕婦們服侍。有時候還得空去看看電影，聽聽音樂，逛逛公園。這種生活在旁人看來，可說是很快活的了，或許還有人在羨慕呢。不過生活的舒適不舒適，有對於物質的，有對於精神而講的，我對於物質方面沒有什麼奢望，所以不會不滿意；對於精神方面可說是感到痛苦。

中學校裏的教職員，自然是大學畢業生，留學生居多，都有什麼學士，碩士，博士的頭銜。我不過是一個大學肄業生，在他們一起，當然處處自見其小，所以有時很容易受到感觸。我羨慕有頭銜的人。我怨自己不能讀畢大學。我時常爲這件事暗自流淚，又常想到我那爲子女作牛馬而早年衰老的父親，血枯肉削的母親。我恨我沒有多大的力量，使父母早享清福。我心裏爲之難過。我知道我的能力，知識太淺薄：有許多事理應該知道，有許多書要看，可是爲機械式的生活縛住，不容你有自己研究的工夫。我眞是爲要活着而生活了。我眞做了衣架飯桶了。慚愧！

我想改良我的生活，我的希望並不大。但求不要爲要活着而生活，不做衣架飯桶，不要爲怕餓死凍死而工作就好了。

我不喜歡學校機關的生活，因的這太刻板，太乏生趣了。我願意工作自由，喜歡一個人獨自研究，想把我所喜歡的書儘量的閱讀，不受任何事情的牽制，研究有所得，則寫成文字，貢獻於社會。

城市的生活太偏重於物質方面了，物質的供給愈繁，愈易使人感受不滿足，感受痛苦。我希望在我的弟妹都能自立之後，在一個依山傍水的鄉村裏，築幾間茅屋，迎我的父母同住，以娛他們的晚年，使他們優遊歲月，不算白辛苦一輩子。我自己則一方面繼續着自由研究的工作，一方面招幾個鄉村小孩教他們識幾個字，給他們些普通的知識，也算替國家盡一些義務，多造幾個有知識的國民出來。如果高興我還想出去遊覽一下名跡勝地，廣廣胸襟。假使能够遊息於青山綠水之間，歌吟於清風明月之下。不羈不拘，做我所喜歡做的工作，遊我所喜歡遊的地方，則工作自然有興趣，生活自然也有趣味了。爲工作而生活，不是爲生活而工作，這就是我所希望於我的生活的了。

美滿的小家庭

南柯女士

小鳥般的優游生活，像過眼雲烟似的消逝了；無憂無慮的甜夢，好似受了霹靂的打擊，

不得不驚惶的醒來；以冀向着成人的路上前進，尋求未來的美滿的生活。

父母的死，雖然使得我悲哀欲絕，但是我倆的訂婚，卻給我以一線的光明和希望。

他——我的未婚夫是一個很有志的青年，並且很強健，有學識，很溫和，這是我很慶幸的；因爲他實在是我理想中的終身伴侶。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倆結婚以後，務使我們的小家庭，成爲一個有生氣，帶着清新意味的模範的小家庭。

第一，我所希望的，是鍛鍊我們的身體，使它們富於生活力。每天要早起，飲食須取其富於營養，有相當的運動和散步。運動用具，在我們家庭裏，至少要有三四件。

第二，我所希望的，是繼續求學，他雖然有職務，但是一方面仍須要努力研究高深的學問。我呢，尤其要廣求學識，以預備立足社會的基礎。書籍和雜誌，在我們家庭裏是非常需要的。

第三，我希望我們的生活美化，一棹一椅，必須都是很輕巧，玲瓏，適用合於藝術家的眼光。

第四，我希望我們不染一切的不良嗜好，烟酒有害人的身體是誰都知道的，不過有些人以爲玩玩而已，不把牠們放在心上，但是常常這樣，耗時廢事，總不是好現象。我們必須要把牠們看作小偷兒一樣，時刻的防備着，因爲他們是不懷好意的。

第五，我希望保持愛情和節制生育。愛情是維繫着夫妻間生活的要素。有些人在初結婚時，是非常相愛的，但是以後便逐漸冷淡。演成不幸的悲劇。我們既要做一生的伴侶，自然須永遠相愛。但是還要彼此尊重，容讓，並且要彼此信任，然後才有美滿的結果。女子是育兒的機械，所以有些人很擔心着結婚，以爲結婚後便是育兒機械的運命蒞臨的時期。其實呢，我覺得我們很可以用方法來避姙，到相當的時候，再生兒女，豈不是一舉兩得嗎？我們決計在兒女教育基金和其他一切費用有了相當的儲蓄以後，我們才使一個或兩個健美的兒女到我倆的懷抱裏來。

假如我們照上面所說的做——我們必須要這樣做——那麼我們的身體是健康了，足以抵抗一切疾病的侵襲；我們學識增進了，足以應付一切困難的環境；我們的精神愉快了，足以感覺一切事物的興趣；我們不染任何不良嗜好，足以免除一切無味的應酬和靡費；我們彼此尊重和信任，足以摒絕誤會和齟齬的發生。這樣，我們的生活不是很可以滿意嗎？然後我們工作的時候，儘可以努力的工作，閒暇的時候，儘可以快樂的遊玩。

當醉人的春天來了，我們攜着手兒，到野外去踏青，或是找一個風景好的地方去旅行。當火一般的夏天到了，我們便在清涼的松花江裏，划着輕葉一般的小艇，或是在太陽島上做太陽浴。秋風颯颯的吹了，我們白天裏便常常握着幾本小說，坐在花園裏閱讀，晚上我們便乘着月白風清的時候，做一度的夜遊。冬天來了，陣陣的冷風，吹得落葉滿地，潔白像玉屑般的雪兒，不時飛舞着飄來，冰凍得像玻璃一

般：尤其是溜冰場，好像一面水晶盤兒平鋪在地上，我們就很可以在上面溜走，那時覺着一切一切，以及盤據在我們腦海裏的都是努力的向前進行。

這些就是我所希望的生活；也就是我理想中時刻預備着達到的生活。

五月二十五日　哈爾濱

平庸人的希望

洪兢芳

凡是一個人，如果想生存在社會上，一定要自己先行打算一下，怎樣的生活着？否則隨俗浮沉，昏然罔覺的過他幾十年的光陰，這又有什麼意思呢？我自從出了中等學校，便將這個怎樣生活的問題，常擺在我的腦海中，許久許久，才有一個適當的解決。前一部分於今是有些實現了，倒也沒有發生什麼衝突，此後能否全部實現，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常是這麼想，我是社會上一個極平庸的人，好高務遠，是不可能的。什麼英雄造時勢，這樣的豐功偉業，祗好讓有智慧有才幹的人去做。但是却也不敢妄自菲薄，墮落人格，用不正當的手段，取身外的富貴。我自信是社會上的一份子，縱然極平庸，也自然有極平庸的事，待我幹去。我祇要盡了我的材能，爲社會効一點勞，便也可算是無愧了。我因此研究教育，覺得這一種事業，只要誠懇的耐煩去做，沒有做不成功的。而且它的範圍很大，無論在社會，在家庭，都有一份責任可盡，這不是女子一種很合宜的技能麼？於是我殫精竭神的研習了幾年，僥倖稍有成就，以後又得着一個小學教師的位置，每日和許多智慧，性情，以及習慣，方言，等等不同的兒童們，在一起工作，遊戲，休息，倒很饒有兒時的風味。我認爲這是一個率真的環境，較之終日爾詐我虞，雖然物質上享受豐裕，但精神上的痛苦，實在不足以形容。我如此的生活過了三年半，現在却加上了家庭一條鎖鏈，不能繼續過這樣甜蜜的生活。但是我的希望，仍是希望回到這條路上去，永久的過這樣勞苦，廉潔，率真的小學教師生活。然而將來能不能如願相償？則不可知了。

家庭是一條鎖鏈，也可以說一個女子的志向，抱負，都會被牠斷送的，但事實上又有使我們去組織家庭的必要。我於是明知故犯，也自然而然的陷入這一種旋渦中。不過我在家庭的生活上，也早已立了一個希望心。雖然現在沒有完全實現，可是也做到了一半，不妨一同寫出來。

擇偶差不多和擇業同一緊要。女大望高門，是最世俗不過的事。現在的女學生，也常常有中學生必須與大學生結婚之趨勢。我以爲這是不對的。我們爲什麼定要把別人壓在自己的頭上呢？我以爲祇要性情相合，智識相等，無論其爲大學生或中學生，都無不可。否則大學生又何貴之有？我的這個大問題既解決，其餘飲食起居，倒也不在什麼條件之列。不過那不經濟而有礙衛生的娛樂，以及烟酒的嗜好，都在屏除中。對方也應該和我同一志願，這是

我以前的希望，現在都實現了。祇有美術化一層，在對方卻認為無關重要；而對方「任俠」的行為，我又認為帶了危險性；惟有這一點的不同。但是我仍希望能增進家庭的美感，更把那易惹是非，易動忿怒的情事完全拋棄，以保持家庭永久的快樂。如果這也做到，我便沒有其他的奢望了。

平庸人的希望本來是平庸的，以我的心力材能，祇配這樣，所以便這樣。有志的青年，當然是笑我太愚笨太不長進了呵！

關於投考學校

投考學校的前前後後

尹克明

畢業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同時也是件煩悶的事情。

數年的辛苦，現在居然成功，居然要畢業，這不能不算是一件榮幸的事。但是一談到升學問題，就職問題，恐怕立時就又感到有種種困難了。

升學呢，還是找職業呢？這是每一個學生在臨畢業時所發生的感想。升學吧，自己還得要度量度量自己學問的程度，家庭經濟的情況，是不是能夠應許自己升學。找職業吧！不見得就會有那麼湊巧合適的職業，請自己去就。況且在中國現在的社會情形之下，即使你有了豐富的學識，充足的技能，沒有親戚朋友的介紹提拔，也是等於枉然。於是畢業本是一件快樂的事情，現在竟變成煩悶的事情了。

在此種情形之下，不識而同的都是想到了投考學校這一條路上去。在經濟富裕的，固然是不成問題；就是稍微比較困難一點的，也是極力的設法去解決他這生命過程中的一大關鍵。

每當暑假將到的時候，各學校的投考簡章，紛紛然寄來；報紙上廣告欄裏也大登而特登各校的招生啓事。這不但使投考的學生興奮萬端，極力去預備應試的功課；就是不投考的學生，也莫不心頭癢癢的躍躍欲試。

現在我們既然談到了投考學校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下邊幾件關於投考學校的事情：

（4）投考學校的目的

你為什麼要升學？你為什麼要投考學校？我們該這樣的去問問每一個投考的學生。你說投考學校的目的是為着將來的那張文憑

嗎？你是爲着資格嗎？升官發財嗎？將來出洋留學，得一個博士碩士嗎？不是的，決不是的！我們所以要投考學校的目的，至少也應該有左列的幾項：

1爲求知識　知識是一件漫無邊際的東西，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把它求完的。我們爲求更多一點的知識，更高深一點的學問，在此校畢業之後，不能不再升學，不能不投考比此校程度更高一點的學校，以求深造。

2爲充實技能　昔人說「學以致用」學而無用，還是等於不學。所以學貴有用。尤其是現在，一個人想要求個人的經濟獨立，不能不具有相當的謀生的技能。所以要想充實自己的技能，想要把所求的知識引用到實際生活方面來，我們必須再投考學校，以冀更進一步。

3爲實現理想，達到目的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想，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目的。例如我願做個革命家，這是我的目的；我想把中國建設得花團錦簇，這是我的理想。又如我的目的，願做個科學家。我的理想，願有所發明。如此等等，爲達到自己的目的，實現自己的理想，不能不考投學校，採取一些更良好的意見。

（B）投考學校的困難

當我們談到了考學問題，恐怕有許多人就會感覺到以下的困難：

1經濟不充足　在現在的社會裏，沒有錢是絕對念不成書的。非有一百多元，入不了一個中學；非有三百來元，不能入大學。這種以經濟爲先決條件的升學問題，實在困住了，就誤了不少的有實學，有才志，有作爲的青年。所以經濟的困難倒成了一般投考者最普遍而最重要的問題。

2程度的不及　這也是投考者的一個重要問題。無論如何，你考的不及格，就不能入學。所以現在的一般學生爲了程度太淺的緣故，雖說是經濟方面不成問題了，但是因名落孫山而失學的，實在不少。我們只要看看每年各學校招考的情形就可知道了。

3學校距離太遠　中國的學校，本來不算多，所以不能數一般投考者之用。在本城本埠的，固然方便；就是幾百里的，也不算什麼困難。惟有千里而外去求學，又因交通不方便，往返一次，真是不容易的事情。廣東的學生，因了種種關係，不見得不來北平入學；黑龍江的學生，也許要到廣州去。四川成都的學生，要到上海，北平，往返就需一個月。考上的學生，上起學來也沒有什麼。惟有落榜的學生，跋涉之勞不用說，僅來回的路費也就不容易往外拿了。

（C）怎樣選擇學校

選擇學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爲這與你的將來有很大的關係。我們投考學校的學生，對於擇學問，應注意以下的幾點。

1個性所近的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條件，譬如你性情近乎數理，你就入注重數理的學校；性情近乎國文，你就入注重國文的學校；因爲你想當建築家，你就入土木工程學校；你想當醫生，最好是入醫學。

2經濟能達到的　有的學校，用錢很多；有的學校，用錢較少，各人須斟酌自己的經濟

情形而定。

3組織設備完美的

4學校的名譽與出路　似乎學校的名譽與自己是沒關係的，其實不然。雖說壞學校亦有好學生，全在各人的努力；可是壞名譽學校的畢業生，旁人不管你學問如何，就先把鄙視你的心理存在心坎裏。這不能說於你沒有關係的。又學校畢業生的出路，也很重要，因爲畢了業而無相當的出路，是與生活的問題有關係的。

（D）投考學校前的預備

1功課的預備　雖說功課重在平素記熟，但是「臨陣磨槍，不快也光。」在投考前幾個月內，好好的預備預備，是很有益的。尤其是定理公式，除了死記，沒有辦法。多看些投考指南，各校入學試題，也是很有幫助的。又如你的目的學校考試時注重那一門，你自己預備功課也偏重於那一門，那也是有用處的。

2注意各學校考試日期　你的目的學校是那幾個？考試的時間衝突不衝突，自己該預先的計劃計劃。此外路程的遠近，費用的多寡，都該詳細的斟酌。總之，千萬不要誤了自己的目的學校。

（E）考試上場前後的注意

在考期前數日，就可動身到學校去報名，然後或住公寓，或住朋友親戚家，或住學校，總以離校不太遠爲妙。那一天那幾點，要考什麼，自己該先記清楚。雖說每天要預備功課，但不可使身體過於疲勞，尤其是在考試的前一日的晚上，睡眠要充足。如遇有第二場連着的時候，第一場下來，不要看書，務要恢復精神，以應第二場。茲將鄭宗海先生編的修學指導，關於考試時應注意之點，節錄於左：

一　考試時應用物件，須一律預備齊全。

二　考卷發下後，即書自己姓名及所考科目之名稱於適當地位。

三　接到題目紙後，應先將題目看一遍，並留心各題中有沒有選擇的條件，如有，然後再定要作那幾個題目。

四　考時監考人如有所宣佈，務須靜聽，因題目紙上，或有訛寫，或有臨時的更動，或有須加以說明者，所以不可錯過這個機會。

五　對於每個問題，須看清楚，答語要思索一下，再寫下去。

六　凡可用表解式或表格式和圖形來作答的，便可選用此等方式，因爲最爲醒目，書寫亦較經濟。

七　答試以對中題意，務求言簡意賅，最忌混亂與廢詞。

八　做到某題，如遇有困難，不能即行解決，勿過留滯，宜接下先作他題，以節時間。

以上是大概節錄了一段，其餘如像每題所需之時間，應有相當的支配，又須保持卷子清的潔雅觀，這也是很重要的幾點。

（F）考試結果揭曉後的處置

考試的結果，無非是分爲錄取與落榜，現在按着秩序先說錄取以後應該怎樣處置：

1必須明瞭入學手續　各學校入學手續，不很相同，有的比較簡單，有的就要複雜一點。所以自己該詳細明瞭，如何時開學，怎樣註

冊報到，怎樣添寫入學願書及保證書，以及繳納其他雜費等事，以免臨時費事。

2 經濟的預算　學費多少，書費多少，雜費多少，自己該詳爲預算，以免不足或太多之弊。

關於落榜的學生，千萬不要灰心，或再考他學，或半工半讀，或入補習學校及函授學校。求學之方式甚多，不見得非在學校裏，就不能求學。又須知「考試無常」不要因此一失敗，而灰心墮落下去。

總之，年來教育日見普及，升學者亦漸增多。我們關於投考學校的許多問題，該詳爲討論。以爲一般升學者之指導。

路

並痕

「一雙空拳從愁城裏打出來，」遇到朋友們時，他們總向我說。這是很可以驕人的。但我卻不以爲然，因爲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奮鬬到終結，還在這條荊棘的路上跑。光明在前面嗎？現在還是不知道。

我不是現社會特殊階級的子女，但我居然掙得了求學的機會了——一個免費的學校裏讀書。照理，這樣的教育權，每個青年都應該有享受的機會；因爲別的青年的家中與我的一樣地年年在出捐錢，納糧稅。然而別的青年竟連小學都不能進去。這是甚麼緣故呢？大家一定知道的吧。

我走這條路，出發點是在四年前。那時橫在我眼前的路有兩條：一條是平闊的大道，但其終點是無底的深淵；一條是佈滿着荊棘的曲折的羊腸小徑，自然望不見前面是甚麼。後者就是我現在還在走的路。在那時，以爲沒爲使自己墮入深淵去，倒不如上曲折的小徑吧。若是遇到荊棘了，只要有銳利的刀，與壯健的臂力，可以斫掉它的。我現[illegible]的回轉頭去望到跨上這條路時的艱難：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革命軍已攻入H城了。城樓上插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很給予我以光明的啓示。但是誰料到呢？——我所藉以生活的工廠，就在這時藉口營業清淡而倒閉了。在資方的溫情主義下，多給了一月工資，就遣散了我們。我於是失業了，只得回到家中去嚼父親血汗換來的黃米飯與菜根。那時的苦悶，像是心頭塞着一蓬草，使我透不過氣來。而身體呢，則漸漸地黃瘦下來，因爲思想上與物質上都找不到出路。父親和母親見了我這副鬱悶的神情，倒非常憂慮。在我自己，則以爲有路好走，總還得去走的，因爲我還不願自己漸漸地滅亡，還想在人世間做點事，爲自己，也爲別人。

不久，本鄉的一個小學裏來邀我去當助教；我自然是答應的，去了。但是這生活很使我受良心的譴責，因爲我自己知道，我還沒有具備教導兒童的資格。然而一個人，飯是總得要喫的，這又如何使我不悖了良心去幹呢！

初秋的一天進城去，翻閱了一下新聞紙，突然一條廣告跳入我的眼簾——一個免費

學校的招生。

這一來，在我苦悶到極點的心海裏，像是丟下了一塊石子，濺起了許多水花。於是要求母親給我籌借一些川費，自己則捧了一本三民主義，整整地讀了六天弄得腦子昏眼得要命。然而這時，還不敢決定去冒險。第一，錢沒有弄到，第二，兒時讀過的書，已丟開多年了，再記不起一點東西來。既沒有利刀，又缺乏臂力，很恐被荊棘所阻而折回。

「無論怎樣的難行，這是應該去試行的一條路。振作你的青春的生命力，勇敢的精神，走吧！」經了卿哥這樣的鼓勵與慫恿，我於是決定了下來。虧母親的力量，已經籌集了八九元的川資。父親給我弄了介紹書。

在我將要離鄉時，我常常聽到一些能消滅我勇氣的話：

「天下那裏有不要錢的學校呢？」

「在那裏，你若是沒有認識的人，那可不必。去，因為說不定要錄取的人已經內定了。你沒有力量去運動，白費金錢呀！」

「L大學，開辦費還沒有着落呢，那裏能夠招生！」

我幾曾被他們嚇得不敢動憚。前兩條這幾句話，我也曾害怕，在現社會這種制度下，更不容我不懷疑；說後一條的話的人，我卻看出他的對我不懷好意。然而這些就是曲折的小徑上的荊棘呵！我的腐肉被刺出血來了！但我舉起手來用勁地揮刀，斬了個痛快，於是再走。

八月二十四日抵S埠，暫時就擱在一位朋友的寓所裏。次日就到K鎮的L大學去報了名。第三日的早晨，我準備赴戰場了。不料那個淞滬車站裏擠得水息不通，那些青年都是到L大學去應試的。擠得我墨盒倒轉，長衫襟上染黑了一大塊。等我車票買到手，月台鐵門關了，說「車廂裏人滿了。」當時我心中既懊惱，又苦悶，覺得已與現實社會奮鬪了。然而這不是馬上就落了伍，被淘汰了。等第二班車來拖我到K鎮，已十點鐘。天幸這樣的人還不止我一個。

心中是起了劇烈的悸動，進了試場，別人都已起勁地在寫了。真是急到透不過氣來。拿出與試證找到了坐位，監試員提過卷子和試題來，我顫抖着的手開始要寫文章了。但我的墨盒的蓋卻打不開來，用盡了氣力，也是無用，竟像是裝了死屍的棺材蓋。一陣大汗，全身好似火燒。

「請你叨光我點墨用，可以嗎？」我向旁座的一個青年央求道。

「好的，你用罷！」

我於是動手寫我的文章。但剛寫了七八行，外邊忽然打起鈴來了。同時監試員強收去了我草了一半的文稿，經一度的要求，但說毫無通融的餘地。於是我的心由顫慄漸漸地轉到灰心，覺得已大半失敗，還有什麼勝利的希望呢？

買了一片麵包，安慰了喊叫着的飢腸。下半天還有其他各種的試驗，都抱敷衍態度了。

在鴿籠似的朋友的寓所裏過去了七天。在這炎熱的天氣中，我們真如住在蒸籠裏一樣。他日間出去工作，夜間回來，就一同在三塊

松板上「濕」我很對不起他。

九月三日的早晨天還沒有完全亮，我就起了床因爲生死存亡在今日自來水冲洗了臉孔，就出去買報。時事新報上沒有L大學招生揭曉的名單再買一份民國日報沒有再買一份新聞報又沒有！這時我的眼睛裏覺得冒出火來了。索性再買一份申報。纔見到L大學的啓事，說是名單來不及送報館，錄取生只得於午前在南京路模範商場揭曉。於是我就到南京路去。

「我勝利了！」我拿到一張名單，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張大了眼，足足盯了三分鐘光景，覺得那確是自己的名字，於是在心中這樣喊了出來。這一刺激，將我冷卻了的心又鼓舞起來了。於是準備次日去覆試。當即就寫一信給父親，這可說是前方勝利的捷報罷。但淘汰還是可能的，雖然初試已淘去了半千多個，覆試後還須淘汰一百五十人。

然而我終於勝利了，覆試的結果，我仍在淘籮裏邊。我的全部精力沒有白費。

當我初進校時，一位先生在開學典禮中開首說：

「……本校對於人類生活，雖具有一種理想，但並不即以學校爲理想的完全試驗地，使諸君得到愉快美滿的生活。我們是希望諸君在這學校裏養成刻苦犧牲等習慣，以準備去創造理想的社會與世界的。這里是諸君吃苦的地方，不是享樂的地方。

「諸君將做一眞實的進步的，站在工人隊伍的革命者，勿做一改良者，勿做一保守者，勿做一紳士態度的苟安現狀者。怎樣了解革命的眞義？怎樣培養革命者必不可缺的要素？怎樣學習革命的方法？這些就是諸君在校時應做的工作了。

「諸君勿做一自了漢。凡是自私自利，而不能過共同生活的，凡是好爭意氣，缺乏公德而不能實行團體自治的，即不配爲本校的學生。諸君該立志做一個社會的人。

「諸君又勿只做一倚賴者，只是倚賴教員，倚賴書本，結果諸君將傷了自己。諸君該立志做一個自動的獨立的人。

「諸君又勿做一空談者。死記書本智識，在考試得點成績分數是可以的，但是有什麼用呢？諸君須做一能以智識應付實際生活的活人。

「惟有讀書的，做工的，社會的，自動的，獨立的，能應付實際生活的人，才配做一眞實的進步的革命者……。」

我當時的心中是何等的愉快呵！

然而直至今日，我仍在這條路上掙扎，而且不時的感到幻滅了。前面還望不出是甚麼。我能夠從這條路上繼續的跑，跑到一眞實的進步的革命者的地步嗎？

獨一無二的機會

竹友

我們在一個學校裏，已經畢業升入高一級的學校時，或嫌原來的學校不好，轉學到別

一學校時，必須經過入學或插班的考試，

在有錢人的子弟，每個暑假，甚至每個寒假，投考一兩個學校，算不得什麼。

窮苦出身的我，供給不起投考的費用，當然不能多多嘗試投考的風味。

說來慚愧，我生平只投考過一次；而這僅僅的一次，卻決定了我的前程，是獨一無二的機會。

不配讀書的窮小子，居然從村塾裏跳進高等小學校，而且在高等小學畢業了。

師長因為我聰明，當然鼓勵我升學，我自己，自然要上進的，就是貧困的父親，雖然為哥哥的不肖而失望，雖然看到經濟上的種種困難，究竟也希望我進中學讀書的；於是我拍小腳，討章程，看申報上的各校招生廣告。

高等小學校畢業，本來算不得什麼的；但是忌剋的人們覺得十分不快，好像他們的專業——讀書——被我侵佔了，於是乎設法阻止我的上升。他們在我父面前把商業和農業說得千好萬好，把讀書批得一文不值，雖則他們的子弟都在讀書。他們希望把我送進典當去拌貓飯，或者送到舅父那邊去割牛草。他們的結論是，「做生意人的子弟，只配學生意或是去種田。惟有世代書香的，纔配讀書！」

父親心裏很明白他們的用意，所以對於他們的獻議，不置可否，一面卻決計領我到松江去投考第三中學了。他說：「考得取，儘管去讀書；就使窮得討飯也決不連累他們，也顧不得他們的妒忌。倘然考不取，那也沒法，只得去做生意或種田了。」

當我決計去投考的時候，就有許多譏笑的說話，從妒忌的人們那邊傳過來了：

「中學堂不是替窮人開的，叫化子竟想吃天鵝肉麼？」

「橫豎他一定考不進的，商人的兒子！……」

「這小鬼能夠讀得好，算我眼睛瞎！」

「養讀書的子孫，要福分的！大的兒子既然不行，難道小的會好麼？恐怕還要不好一點！……」

「我們有五六擱書，所以可讀成；他們連一考籃的書都沒有，除是西天出太陽，六月裏落雪，那末讀成功了！」

雖則譏笑的說話，川流不息地四面傳來，但我們父子倆終於在第三中學招考的上一天，到了松江城。先到校中報了名，第二天就要考了。

那天晚上，我在客棧的燈光之下，拿出納氏文法來預備，還複習一些比例和求積。國文是沒法預備的。

夜深了，父親教我睏覺，我也覺得盲目的預備不濟事，索性解衣睡了。

第二天早上，起來，胡亂地吃了一些東西，便跑到第三中學去應考。投考的人已經有好幾百了，我的心裏不免有些震顫。

上午九時，便跟同許多投考的少年進了考場，和我同考的有八九十人，據說這樣的考場有三四處。

找到自己的坐位，同坐的是一位青浦人，年齡比我大一點。一不留神，他的筆尖點汙了

我的白洋紗長衫。他再三向我道歉。

接到了考卷，一看國文題是「逃來松沿途之風景，」還容易做。便刻意經營地做了三百多字。好在我是經過黃浦的，於是閱江樓記上有許多語意給我引用。自己從頭讀了一遍，覺得也還不錯。

再看，算術只有五題，卻有三題是命分。不幸得很，我是從高一直跳到高三的，所以命分沒有學過。完了！覺得前途很暗淡，也許是命裏注定我去拌緇飯割牛草吧。做不來，索性放在一邊。

看到英文，倒很容易；一半是翻譯，一半是塡字。我很快的做完了英文，然後專心去解決算題。

救星來了，同坐的青浦人，向我低聲地說：

「朋友，英文可行通商麼？」

「可以是可以的，不過我有三個算題沒有做出！」我很憂愁地這樣回答。

他說：「不要緊，我都已做出了，我們索性交換罷。」

「那是再好也沒有。」

於是我們交換考卷。他替我做算術，我替他做英文。不一會都做好，各人拿了自己的考卷，很輕鬆地交了卷。

退出考場，有一位矮胖的老先生，指導我們進另一教室去應口試。主試的是一位仁丹鬚，長面孔的先生，向投考的青年，逐一盤問。輪到我，他把照片對了一下，便問起我的家庭，的學校，和家長的職業等等。我都清清楚楚地回答了。他在我的名字下，圈了三個圈圈兒，便換別人來考了。

我很興奮地走出校門，父親已在那邊等候了。當日，父子倆趁火車到上海，在客棧裏就擱一夜，便回家了。

在家靜候了半個月，第三中學的錄取新生，在報紙上發表了。父親笑岑岑地從市鎮上拿着報紙回來；一見我，就說：「考取了！」

謝天謝地，我的名字竟和那位青浦少年，排在一塊，而且地位很高。心上千斤來重的大石，輕輕地放下，我果眞被錄取了！

於是，我不再有拌緇飯和割牛草的恐怖，一心一意預備去過着咬文嚼字的生涯了。

白話詩之進步〔劇本〕

姜興敬

時候：春天

地點：上海某大學女生宿舍之一室

人物：

孫杏雲 } 女大學生
王英慧 }

鄭蕊萍　來客，杏雲之舊友

周守拙　來客，杏雲之表弟

張達人　留日學生，杏雲之舊友

女校役

佈景：

大學宿舍，杏雲，英慧合住的寢室和自修室，望去華麗齊整。台之左上方爲進出的門。兩張寢牀並排擺着，中間是一張西式書桌，上置文具，照片架，鏡子等。兩邊有兩把椅子。左邊牆根置方桌一，上有茶具，化裝品及一些零碎東西，兩旁有椅子。後方置書架，上有不少中西書籍及畫報。牆上和諧地適當地掛了些西洋畫及照片，襯托得學室煥然充分顯示女子審美力的發達。

幕啓，杏雲英慧正在早裝，和時髦女子一般地在塗脂抹粉。兩個人誰也沒有招呼誰。女校役送進幾封信來，杏雲忙接過，即坐在中間書桌旁邊的椅子上一封封的看着。

英慧（修飾好了，正照着鏡子。）　有我的信沒有？

杏雲（正看着信，英慧問她只搖搖頭。一面吃吃的笑着。）

英慧（轉過身來，有點惱）　有我的信沒有？

杏雲（笑着罵人）　這個有趣的小東西。

英慧（丟下鏡子，過去看着她）　豎子，有人問你的話呢，（看信）是什麼人寫來的？

杏雲（理着信笑着）　沒有你的信……沒有你的信……（揚着信皮）你看……孫杏雲……這都是我的。

英慧（要看那中間有趣的一封）　什麼人寫來的？

杏雲（擲那封信在許多信中間，笑着。）　呵，許多的人……日本留學生……從前的朋友……可憐的孩子……有趣的小雀兒……不認識的不相干的毛猴子，野兔子，駑驁。

英慧　前是這末些人……新的和舊的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你倒有興緻去欣賞那些拙笨得使人作嘔的烏鴉的喧鬧和哀鳴呢。

杏雲　不……有的寫得很不錯……很委婉……很動聽……

英慧（開玩笑）　有趣的小雀兒的淸歌……可愛的聲音的顫動。

杏雲（含嗔地打斷她的話）你……你又嚼些什麼？
英慧　我說的是有趣的小雀兒。
杏雲（同她鬧）你……你還說……你這張嘴……
英慧（哀求地）好妹妹，我不說……我不說……可是你自己也別嚷什麼小雀兒……小雀兒呀？
杏雲（隔在桌一邊，追不上）你……你……我要撕你的嘴。
英慧（陪不是）我不說了……我不說了……饒了我吧！
杏雲　不許你再說一句話！
英慧（裝着行敬禮）是……是……
杏雲（重新去裝飾）我眞不願看你這種樣子。
英慧（坐下來，手中拿起一封信）我卻捨不得不看你這個人人讚美的皇后。
杏雲（回首）再說！……
英慧　好，不說了！不說了？……（抽出信紙）我還是來看信吧……（探問的口氣）我要來念……
杏雲（望着）誰的？
英慧（看署名）鄭鶴萍……小滑頭……
杏雲　念吧！……可憐的孩子，打不動你的心……
英慧　我不管……（念出聲來，有意玩笑）

杏雲學妹：

上次你殷勤地招待我，有趣的和我談笑，使我覺得那天過去得太快了。我現在想起來都高興。杏雲，我希望我能夠永遠地和你這樣的談笑呵！美麗的女神，尊貴的皇后……你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明天又是星期日，這使我多高興，上午九點鐘，我一定去看你。請你務必不要出去……務必不要出去……

杏雲（回首）我不許你這樣的念。
英慧（故意地）「美人不可是一首白話詩，她一定是富有情感，眞實，和諧，和具有詩感性，使得詩人不得不愛牠……」

杏雲（把信奪去）你……你不聽！
英慧（詼諧地）這種不通的句子（轉：回態度）呵喲這算得什麼呢！……這些信大半都是這樣的無關係。
杏雲　我不許你這樣的念。
英慧　好，我聽你的話（又拿起一封）我再念一封好嗎？
（杏雲默許）

雲妹：

日前寄上長信一通，吾妹收到否？近日心煩意亂，不能自已；每當花晨月下，輒仰首西望，念及吾妹厚我，衷心深自感愧，恨勞燕分飛，智識誤人，又不勝感慨系之。春假將屆，決即日乘機返國，以圖良晤。吾妹得此消息，能無樂乎？匆此不盡所言。

愛妹健適！　　　　達人

英慧　這短短的幾個字，到眞是寫得感慨系之的……懇切的……雖然詞句一點也不美……這個姓張的人很不錯。

杏雲　他有點神經過敏……他還不知道他自己是什麼樣一個人。

英慧　不，你們不能不說是很熟的……要好的……

杏雲　不錯，我有很多的朋友。

英慧　朋友？朋友應當使朋友煩惱嗎？

杏雲　這常常是自己的不好。

英慧　不，朋友對朋友是應當負點責任的……這個人從海外歸來——信到了人也該到了——都是爲了你。

杏雲　到了就到了。

英慧　你願意見他嗎？

杏雲　你以爲我願意見他嗎？

英慧　見見沒有什麼關係。

杏雲　見見自然沒有什麼關係。

英慧　談談也沒有什麼關係。

杏雲　談談自然也沒有什麼關係。

英慧　這個姓張的是特地回來要見見和談談。

杏雲　這沒有什麼願意和不願意，這都是極平常的事情……

英慧　但是別人卻以爲是不平常呢……比如這個姓張的和那個姓鄭的。

杏雲（有點興奮地）　唉！男子都是不可解的，沒有辦法的。

英慧　你也有點不可解呵！

杏雲　我自己很明白自己作的事，但是……你卻真也有點不可解……我的表弟那樣誠實和懇切。

英慧（打斷她的話）　不，你爲什麼要提這些題外的話？

杏雲（指那些信）　那裏面有他的信，提到你……他馬上要來。

英慧　我決不想看……他那樣的人。你好糊塗。

杏雲　他要我向你說說好話。唉！這個孩子也真可惱。

英慧（裝着沒有聽見，隨便拿起一封信來）　這些字寫得這樣壞，只配丟到字紙簍裏去！

杏雲　誰寫來的？

英慧（看署名）　王變宏……（又拿起一封）這，一封措辭這樣的肉麻，值得打板子。（丟下，又拿起一封，看看信皮，略帶驚異）呵！這個字寫得這樣的好！

杏雲（注意地）　誰寫的？

英慧（看署名）　吳敦仁……（換一副嬉笑的面孔，輕聲些）教育科的那一個？

杏雲（忙阻止她看）　呵……這一封你可是不要看。

英慧　爲什麼？

杏雲　因爲……因爲……你看，這封信不是太長嗎？等一會那個姓鄭的要來。（看錶）已經快到九點了，那個姓張的和我的表弟，說不定馬上也會來。

英慧（又玩笑）　爲什麼有趣的小雀兒的歌唱我聽不得？爲什麼他的可愛的聲音？

杏雲　胡說！你……你又在嚼舌根！

（外面有敲門聲。）

杏雲　你聽我說的話可對不對（應着）進來！（將信收起，放入屜內）

周守拙入。他是一個軟弱的失學青年，因為年青，所以也西裝革履，收拾得很齊整，一望而知是一個端望或祈求什麼東西的人。

杏雲 呵！是表弟嗎？坐坐！

守拙 很難得今天是星期……（招呼地）密斯王……表姐和密斯王不忙吧？

杏雲（倒一杯茶） 沒有事……沒有事。

英慧 密斯脫周可以不必客氣。……

守拙 不，我一點也沒有客氣。今天的天氣這樣的好……又沒有風……

英慧（故意）春天的風倒是可愛的。

守拙（急依從她的話） 呵，是的，是的。……春天的風真可愛！

英慧 春天的風一點也不冷。

守拙 呵！是的……是的……不冷……不冷……

杏雲（聽見這些話，不由得笑起來） 密斯王喜歡惹人笑。

守拙 呵！是的。密斯王真有趣……密斯王這樣的人真難得。

英慧（裝得嚴肅些） 我不喜歡不高興的人，……但我也不大喜歡好開玩笑的人。

守拙 是的，我們年青的人都應當高興些。千萬不可……

英慧 我頂討厭那些老是悲哀呀苦悶呀的亂叫的人。

守拙 這真是要不得。

杏雲（看他們談得投機，給他一個機會） 你們談談吧！……（走看茶壺）有客來了，茶都還沒有！（喊）娘姨！吳媽！（向英慧守拙）你們談談，我去泡點茶。（出場）

守拙 表姐，我不喝茶，何必客氣。

英慧 你的表姐是一個有趣的人。

守拙 是的，她很有趣……她……有趣是真，不錯……不過……

英慧 她很可愛，許多人都讚美她。

守拙 是的……不過她這個人……不，她和你不一樣……你比她還要……還要……

英慧 我比她還要……？

守拙 我應當怎末說……你……你比她還要有趣……（改口）不是……

英慧 我比她還要有趣？你這個話我真不懂。

守拙 不……我是說你比她還……還……

英慧（有點架子） 有什麼話，最好簡單直截的說。我不喜歡走灣路的人。

守拙 不錯，不錯！這就是……這就是……我說你是最……最……（望着她笑）

英慧（笑） 呵，我懂得你的意思了！

守拙（喜出望外） 密斯王，那我真感激你。

英慧 你的意思是要我在你表姐面前替你說說好話。是不是？

守拙（如被澆了一頭冷水） 不是……不是。……密斯王。你說這樣的話；……你怎麼好這樣說，我不信你真不明白我。

英慧（故意地） 可是你要怎樣酬謝我呢？

守拙（熱情地望着她） 密斯王！密斯王！我完全沒有這意思呵。這是，我對於你……

英慧 你的表姐是很美麗的。

守拙（沒有辦法） 不，不！不她還及不到你……由我看來。……

英慧（忽然鄭重地）　密斯脫周！你這個話，你是在那裏開玩笑呵！

守拙　真的，我的確這樣感得。我怎麼會同你開玩笑，同我所為尊敬的……最景仰的……

……

英慧（含嗔地）　唉！你這個人！還是……我曾過我不喜歡愛開玩笑的人。

守拙　我可以對天發誓，我若有半句假話！

英慧（阻止他的話）　是的，是的。可是你這樣的恭維我，我可有些不敢當。

守拙　我一點也沒有恭維你。我是一個老實人。

英慧　但是你的表姐真是那樣的美麗，人人讚美着她。

守拙　我並不讚美她。我自從去年見過你……

……

英慧　人人叫她作皇后。

守拙　我不叫她作皇后。你才是皇后呢！我自從去年見過你……

英慧（警告地）　密斯脫周！

守拙　是的……（計算）從那時到現在，我就沒有忘記過這個皇后。

英慧　密斯脫周！你這些話使我好奇怪。

守拙　使你好奇怪？我想我的表姐不會沒有和你談起過我的事。

英慧（伶俐地躲閃）　呵，不錯。她說過你很愛她。

守拙　那裏！那是從前的事。

英慧　她說你寫過信給她，又說你的信寫得非常的美麗動人。

守拙　那……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後來我看見她那般的……那般的……

英慧　怎末樣？

守拙　那般的「浪漫」……我就……我就不得不自己抑制着自己。

英慧　自己抑制着自己？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呵！

守拙　是的，我不敢愛她，所以我只好自己忍耐着。

英慧　但是你還是愛她。

守拙　不！不！從那時候把心冷了以後，一直過了兩年，直到去年夏天在表姐處見到你……

……

英慧　兩年？恐怕沒有那末長久吧？我真很願意替你對她說說好話。

守拙（哀憐地）　密斯王！何必開玩笑呢？你明明的知道我……

英慧　是的，明明的知道你愛她，所以我願意……

守拙（有點怒）　那有的話！絕對不愛她！她有那樣多的男朋友，像她那樣的隨隨便便，我頂不喜歡。

英慧　她也有她的主張的。

守拙　主張？那就更糟！她一點也不像你這樣的矜持和冷淡。

英慧　怎末？你又說到我？

守拙　我常常說到你。我幾乎每一句話都是說到你。……

英慧　不，不，不是……你這些話真使我有點奇怪。（向門望着）你的表姐，她到底作什

麼去了。(走向門)

守拙(眼睛隨着她)　密斯王！你就一點也不懂得我嗎？你……你……唉……我希望總有一天……不，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並不希望從你那裏得到什麼東西。……

英慧　我沒有什麼東西。

守拙　我只希望你能明白我……不，你有很多的東西。你和一個皇后一般的富有。你有權力，你可以使我生，可以使我死……

英慧　密斯脫周，你這個話，你這個玩笑……

守拙　不，我說的都是真話。我的話中若有半句假，我自己就不是人類。

英慧(急轉身)　你的表姐到底怎末了？(喊)密斯孫！密斯孫！(向周)密斯脫周，你恐怕有點不大好。……我要去找你的表姐來看看你(預備走)

守拙(跟在後面哀苦地)　密斯王，密斯王，你……你這樣的使人……難堪……唉！

……正當王英慧去開門的時候，鄭鶴萍進來。他是一個穿得十分華麗的青年。他帶來了不少的小包東西。)

英慧(吃一驚)　呵，密斯脫鄭？

鶴萍(向她點點頭)　呵，密斯王嗎？(向室中搜尋)怎末，密斯孫不在家？

英慧(有意地)　她出去了。

鶴萍　出去了？我寫信請她等我。

英慧　她說過你約過她。

鶴萍　不錯。(看表)現在正是九點鐘。(向王)密斯王，你可知道她到底……

英慧　怎末，我是一點什麼也不曉得的。

鶴萍　不，我是問你可知道她爲什麼不等我。

英惠　她正等着你呀！

鶴萍　怎末？她正等着我？我真不明白。

守拙(同情地)　先生，世界上不明白的事多得很呀？

鶴萍(懷疑)　這位先生是……

守拙(報告地)　周守拙，這裏的孫小姐是我的親戚。

鶴萍　呵，密斯脫周。(向王)你說，她等着我？

英慧　是的，她出去了馬上就要回來的。

鶴萍　出去了馬上就要回來？

英慧　這不是很明白的事嗎？比方她出去吩咐娘姨去倒開水，泡茶。

鶴萍(大喜)　呵！這樣的事。這真是明明白白，我這個人……

守拙　密斯脫鄭倒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鶴萍(不滿)　我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密斯脫周我們剛剛見過面。

守拙　是的，我只要見過一次面，就可以知道一個人的大概。

英慧　密斯脫周是懂得些有趣的玩意兒的。他也是一個有趣的人。

鶴萍　我看得出密斯脫周很高興。

守拙　我高興嗎？這才是天曉得，「高興」這兩個字和我的名字連在一起，永遠是很生疏的。

鶴萍(向王誇讚地)　密斯脫周很會說笑。

英慧　是的，密斯脫周是一個喜歡高興的人。(走出)好吧，你們兩位說笑說笑吧，我要去看看密斯孫到底怎末了。(出場)

鶴萍（囑托） 密斯王，請你告訴她，我在這裏等。

守拙（望着她的背影） 這位密斯王看起來很殷勤。

鶴萍 但是她並不怎末動人。

守拙 是的，她不及我的表姐活潑，天眞，可愛。

鶴萍 活潑，天眞，可愛……？你的表姐！……

守拙 是的，密斯孫，她恐怕更動人一點。

鶴萍（不安） 是的！但是，我還不明白，你說你們是親戚。

守拙 不錯，她是我的表姐。

鶴萍 表姐？

守拙 「表姐」不是常常有的東西嗎？不過我這個表姐卻特別待我好，處處幫我的忙。

鶴萍（大疑） 特別待你好？還處處幫你忙。

守拙 是的，所以我很感激她。

鶴萍（不平常的顏色） 怎末？你也愛她？

守拙（笑着） 密斯脫鄭，你眞是一個有趣的人，（換口氣）我是說她介紹這位密斯王給我。

鶴萍（大喜） 呵，原來是這末一回事，好極了。密斯王眞不錯，美麗，聰明，活潑，眞是一對壁人。

守拙（續說未完的話）當我來的時候，我的表姐就讓開，好讓我和她談話。

鶴萍 密斯脫周？你眞是幸福有這末好的表姐，又有這末好的愛人。

守拙 我幸福？我有這末好的愛人？（感傷地）我的天哪！

鶴萍 怎末？

守拙 我有的只是苦痛和眼淚呵？

鶴萍（奇怪） 什麼？眞有這樣的話？我又不明白。

守拙 誰騙你呢？（悶苦地）我……我現在只要看見了她也就心滿意足了。（要走）

鶴萍 密斯脫周，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不幸。

守拙（走着） 我老是被人踏在腳底下的。（看見鄭帶來的小包）那是些什麼？

鶴萍 女孩子們喜歡吃的和用的一些零碎東西。

守拙 拿來送給我的表姐的嗎？

鶴萍 說不上送，不過大家吃着高興高興罷了。等一會你很可以和我們在一塊兒談談。

守拙 不，我在這裏恐怕不大方便。要是我有錢的時候，我下次來也要買點糖來。

鶴萍（笑着） 密斯脫周，你看起來還是很高興的。

守拙（預備走） 我不得不高興呀！不然，我就不知道怎麼才好混過這日子。

（外面有女子談笑聲。）

鶴萍 她們來了。

守拙（站着） 不錯，我還要同表姐再說幾句話。

（杏雲站在門口，向內說。）

杏雲 一道進來呀！

英慧的聲音 不，我不願進去。你們可以更隨便一點。

杏雲（斥着） 不要胡說亂道了！（進來）呵，密斯脫鄭來了好一會了吧？

鶴萍 剛來不久。

杏雲（向周） 表弟，你這一次成績怎末樣？

守拙 唉，不要談起，沒有什麼好的事情可以和我發生關係的。我是被幸福遺忘的人。

杏雲 慢慢的，不要性急。（向鄭）你等了半天。

守拙 密斯脫鄭和我們談了好一會。

杏雲（看見小包） 這是什麼？都是密斯脫鄭帶來的嗎？

鶴萍 不算什麼東西。哪！（拿起一小包）你不是喜歡吃巧格力糖嗎？這一包是的。

杏雲 巧格力糖？那好極了！

鶴萍（又解開一兩包） 這是朱古律糖……這是口香糖。……這些都是不值什麼的。

杏雲 呵喲！真是太多了。（指另一包東西）那是什麼？

鶴萍 半打絲襪子，一條春天用的圍巾，還有一瓶香水。

杏雲（急阻其開那些包） 這些東西我用不着，謝謝你。絲襪子……我還有，怎末好無故要你費這些錢？

鶴萍 密斯孫，這是不費什麼的……那裏！何必談謝謝的話。我們還說謝謝嗎？

杏雲 不，我不要用這些東西。

鶴萍 不，你一定要。……難道我還能拿回去退得掉嗎？

守拙 密斯脫鄭既然這樣客氣，表姐也就可以不必再固執了。

杏雲 不……不……這種用的東西，不能夠。

鶴萍（支開她的話） 好吧，我們還是再來吃點糖吧！（恭敬地送一塊給她）哪！巧格力，你喜歡的。（送周一塊）請你也吃一塊。

守拙（吃了一口） 這種糖味道很不錯。

鶴萍 甜得很，而且有一種很鮮美的說不出的味道。

杏雲 密斯脫鄭，請你以後千萬不要再買這些東西呵！

鶴萍（分糖給他們） 好，再吃一點吧！

杏雲（咬了一口） 我現在不大想吃。

守拙（立起嚼着糖，歎賞地） 巧格力有一種甜而鮮美的味道……口香糖可以使嘴裏香噴噴。（走着）表姐，現在我要走了。

鶴萍（和着） 所以幾乎沒有一個女孩子不喜歡這種巧格力和口香糖的。

守拙（嘆着） 唉，今天又白跑了一趟，（向鄭點頭）再見！（向孫）表姐我不曉得怎末好。

杏雲（送着他） 忍耐些吧！等待着吧！

守拙（悲哀地） 唉！（出場）

鶴萍 你這位表弟常常來嗎？

杏雲 每禮拜要來一次的。唉，一個可憐又可憐的青年人。

鶴萍 是的，別人不理他，那種境遇真難受。

杏雲 他不該不看風向，冒冒失失的想不應當想的事呵！……窮孩子，大學都不能讀完。

鶴萍 真可憐！你這位同房間的朋友，你應當勸勸她……勸勸她……

杏雲 這樣的事是局外人可以勸得好的嗎？干預得了的嗎？她一點也不喜歡他。

鶴萍 這也實在是沒有辦法。

杏雲 所以要慎之於始。明白的人都慎之於

始，不隨隨便便的，不自量力，不看風向。

鶴萍（有點懂得她話中的意思，試探地）是的，有些年青的人作事每每不謹慎。像我們倆這樣知道得深的友誼，各人都意識到彼此的親切的情形。

杏雲（否認）彼此的親切的情形？誰同誰？我倒有點不明白。

鶴萍　密斯孫，……你……唉！……這還要問嗎？記得還是上一次見面，幾天功夫以前，你還是那般的親切，所以我毫不懷疑。

杏雲（抱怨自己）唉，我脾氣簡直把我毀了！實在說吧，我覺得對什麼人都應當和和氣氣，親親切切；朋友們原不應當冷着面孔。

鶴萍　但是這並不是，我是說從前我們倆的親切，並不僅是朋友間的親切。

杏雲（嚴肅些）密斯脫鄭，你這個話我就有些不懂。你看見過我的表弟，他的遭遇很可以……

鶴萍　但是我們的情形和他們的情形完全不同。

杏雲　你說完全不同？你和我的表弟一樣的。

鶴萍（黯然地）密斯孫，想不到你今天對我說這樣的話。

杏雲　是的，我本來應當早對你說這樣的話。

鶴萍　我很奇怪，上一次你是那樣的親切；我想這中間一定有什麼變化發生了。

杏雲　也可以說有點變化發生了吧。我覺得今天以前的我太小孩子脾氣，沒有用過思想，沒有替別人設想，也沒有爲自己打算，一味的逞性，胡鬧，和你所謂的白話詩一樣的沒有格律和風韻。

鶴萍　不，你不是一首白話詩。

杏雲　我從前是一首白話詩，現在我要努力改正自己，白話詩一定要富有情緻，唸起來好聽。

鶴萍　我很奇怪，你爲什麼變得這樣的快。

杏雲　因爲生活的啓示。

鶴萍　改變的導火線，生活啓示的源流，是什麼呢？

杏雲　我不能把所有像你這樣有希望的有作爲的人踏在自己的脚底下呀！誤別人使別人痛苦的事，我還能再繼續嗎？而且還要爲我自己打算，不能再糊糊塗塗。

鶴萍　是的，這當然要不得的。

勿雲　我想所有的人都要以爲這要不得，都以爲不能再這樣繼續。

鶴萍　可是你這種思想到底來得真奇突，恐怕是？……

杏雲　密斯脫鄭，你看我那表弟的生活，那是什麼樣的生活？

鶴萍　那不過是值得同情和憐憫……

杏雲（大聲嚷着）值得同情和憐憫的人多得很哪！所以一個人不能不負責任。

鶴萍　負責任？負責任的意思就是應當把要好過的朋友丟掉？

杏雲　爲着朋友的幸福，不能不！……從前的錯誤生活一定要捨棄，一定要從新開始新生活。

鶴萍（有點氣）開始新生活？找一個新的玩物，新的傻瓜吧？

杏雲　不，這是什麼新生活傻瓜？呵，是的，有許多，學校裏，國外留學生，像你一樣有錢的人，他們的生活都應當改正，他們都應當得一個教訓。

鷫萍　你這些議論，你從前……我怎末這末看不出事情的裏面這真是一個教訓，使我明白現代的新女子。

杏雲　我要叫所有認識我的人都明白我。

鷫萍　你真是一個害人不淺的東西。

杏雲　我要竭力改正自己的錯誤。

鷫萍　你像一個狐狸精，一個妖怪，變來變去的騙人，嘴甜得和蜜一樣。

杏雲　不，不是酸的，辣的，和苦的。

鷫萍（怨嘆着）　呵！我作過了些什麼事！（變爲乞求地）密斯孫，我們總算好過一場，我還是希望……

杏雲（急打斷他的話）不，我從生出來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同什麼男人要好過。

鷫萍（懷疑）　沒有真正同什麼男人要好過？你有那樣多的男朋友，他們都崇拜你，你又同他們……

杏雲　也許在將來我要作一次飄飄的夢。

鷫萍　真正的愛上一個男人？

杏雲（肯定的）　這個真是說不定。甚至於也許在最近的將來。

鷫萍　甚至於也許在最近的將來？（大悟）天呵！你一定已經在作着甜蜜的夢，你必定有了一個新的傻瓜。（憤憤地走開）我才蠢！還在這裏嘮叨，我才真算作了一場夢。（找自己的帽子）　我還不離開這種夢境，那我真成了一個傻子。

杏雲　我並沒有要丟掉所有的朋友的意思，所以你在這裏坐坐並不妨事。

鷫萍（氣恨地）　別再花言巧語地來害人吧！我永遠不想再見你！（隨手拿起一隻茶碗）聽着！我若再進你這個門，我將和這個茶杯樣的粉碎！（隨手擲之地上）

杏雲（上前阻之）　你何必這末的小題大作。（女校役聞聲進來）

校役　孫小姐怎末了？

鷫萍（走到門口回顧）　別的人不會和你一樣把愛情看得和泥土一樣的不值錢！小妖精！（下）

（英慧怱忙進來）

英慧　出了什麼事啦？

校役（指着碗片）　剛才出去的那位先生打破了一個碗。

英慧　到底怎末一回事？（在室中搜尋）不是你的表弟和他……怎末……他也走了？

杲雲　早走了。（自語地）那個流氓不識好歹。

英慧（驚）流氓？誰是流氓？

杏雲（不耐煩）　唉，你不必問。

校役　剛才那位先生罵了孫小姐一頓才走的。

英慧　罵了孫小姐一頓？（向孫）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

杏雲　唉，說什麼呢？很簡單，他老羞成怒。

英慧　他老羞成怒？是吧，我就是這末猜着的，你從此不要理他，你從前的生活實在也太

隨便了一點，和這種人來往。

校役　剛才那位先生罵孫小姐爲「小妖精」。

杏雲（惱怒）吳媽，你出去吧。

校役（拾着碗片）　小姐，我得把這些碗片拾掉呀？

英慧（申斥）　你怎末這樣多的話！（校役拿着碗片默默而出）

杏雲（怨恨地）　唉，我從前過了些什麼生活，我恨不得把我自己撕成粉碎。

英慧（記起了名句）　眞所謂「…話詩」的生活，太隨隨便便，馬馬虎虎了。

杏雲（昏亂地興奮地）　呵！白話詩！白話詩！

英慧（勸解地，幽默地）　白話詩也可以押韻的，調子也可以改變的，你只要以後留心。

杏雲（不耐）　呵！白話詩！白話詩！（校役拿着一張名片進來）

校役　孫小姐，有位先生要見你。

英慧（接過名片，讀出聲來）　張達人。

杏雲（吃驚）　什麼？

英慧　張達人，從日本回來的。

杏雲（抱住頭）　說不在家，說不在家，我不要見客。

校役　是！（退）

英慧（阻止她走）　等一會！（向孫）你怎末好對這個姓張的這樣？

杏雲　我不願見她，

英慧　他從海外歸來，走了幾萬里，爲的是要見見你的面。

杏雲（祈禱地無力氣地）　呵！天哪！

校役（自作主張）　叫那位先生走吧？

英慧　多話！去請他進來！

（校役剛剛走動，門外有人敲門）

聲音　杏雲妹在家嗎？

杏雲（急起立振作，改變神態）　在家！在家！請進來！

（門啓張達人進來。他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風塵滿面，似重有憂者。）

達人　雲妹，我等不及，所以我擅進來了，（招呼王）呵，密斯王。

杏雲（不自然）　坐，坐，吳媽倒茶！（校役倒茶後卽出）

達人　雲妹，……我……唉！……我巴不得飛到你身邊來。所以我（不滿意她那種冷冷的神氣）你……你怎末？

杏雲（冷冷地）　我有點不大好，頭悶得很。

英慧（扯一個謊）　她受了點寒感，

達人（信以爲眞，關心地）　呵，以後要留心多穿些衣。

（大家無話可說的沉默了一會。）

英慧（想出一個話題）　密斯脫張這次回來沒有遇到風浪吧？

達人（考察地興奮地）　呵！很大的風浪很大的風浪！

英慧　是的嗎？

達人　昨天一整天沒有吃過一粒米。

英慧（同情地）　呵喲！

達人　不過我並不覺得苦，我一想到馬上就可以到上海了，心裏不由得不高興，我的心中有一股希望的熱情燃燒着。（指孫）雲妹就是我的強心劑。

英蘩　可曾嘔吐了沒有？

達人　還好，海浪的起伏和山坡一樣，所以我只有睡，因此作了些可怕的夢。

英蘩　作了些可怕的夢嗎？

達人　是的，眞可怕。（回憶）記得是同雲妹一同去旅行，走到一個萬丈的高崖上，前面是大海，沒有路，正待回頭，忽然一個妖怪從我身邊把雲妹搶去，了我奮不顧身和他決鬭，敵不過他，被他從萬丈高崖上推到大海裏去，浪花濺起來和泉水噴出來的一樣，馬上就一點影踪也沒有了。

杏雲（抱住頭）　呵！不要說這種怕人話吧？

達人（走過去，親切地）　雲妹，你怕嗎？我並沒有跌下去呢，我還是你的呢。

杏雲（避開他）　我頭痛得很，我不要聽這種荒唐不經的話。

達人　荒唐不經的話？雲妹，你不能這樣說，我們的生命也眞的有點像大海中的浪花一樣的容易消失呵。一樣的像作夢呵！

杏雲（有點氣）　像的！像的！

達人（受了冷遇，不知原委）　雲妹，你……你不願聽我的話？

英蘩　密斯脫張，她實在病得不輕。

杏雲（否認）　不，我並沒有病。

達人（大疑）　你並沒有病？你剛才說過？

杏雲（不耐煩）　我眞頭。痛

英蘩（又想出一個譬解）　密斯脫張，她這兩天受了點刺激。

杏雲（決然的說）　達人，這樣的生活是不行的呵！

達人（着急）　雲妹，你到底，……你說什麼話（向王）密斯王，請你告訴我，我不懂得她的話，她受了什麼刺激？

英蘩　她受了些氣。（指地下未拾完的碗片）你只要看這個打碎了的碗。

杏雲　達人，忘掉過去的一切吧！

達人（沒聽見，興奮地問王）　什麼人欺負了她？告訴我，我要去和他算賬，誰呀？

英蘩　也用不着這樣急。

達人　你說！你說！（大聲一點）我是爲了雲妹才生活的，欺負了她就無異欺負了我。我定不饒他！

杏雲　沒有什麼人欺負我。

達人　誰打破了這個碗？

杏雲　女茶房失手打破的。

英蘩（責備地）　你不能。你這樣你太無情。

杏雲（推開她）　走開！（向張）達人，我實對你說，我只有感激你，你這樣的懇切。

達人　你說，什麼人敢欺負你？

杏雲　沒有一個人敢欺負我，我也不讓任何人來欺負我。

達人（看着她）　那末，你，我眞不明白。你的態度好奇怪！

杏雲　是的，你不明白我。

達人　你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

杏雲　是的，我改變得不少。

達人（興奮地進一步）　雲妹，你說什麼？你這樣的奇怪，你眞使我害怕呵。

杏雲　達人，你要想法懂得我，也許你慢慢的會懂得我了。

達人　你一定要使我明白你。
杏雲　我一定使你明白我。
達人　你和從前大不相同，我在東京所天天想念的，晝夜忘不掉丟不下的不是現在的你。
杏雲　是的，從前的我已經變了。
達人　在我的夢中隨在我身邊的，鼓勵我和妖怪惡鬭的，也不是現在的你。
杏雲　是的，從前的我不是現在的我。
達人（想）　還有，雲妹，你記得嗎？從前我們過的快樂的日子，那時候，你是活潑，天眞，聰明，美麗，一點憂愁也沒有。……
杏雲　是的，我常常是一個快樂的人，我喜歡快樂。
達人　但是現在你一點也不喜歡快樂了。
杏雲　不，我比從前還要更加喜歡快樂。
達人（過去扶着她）　雲妹，你眞有病。我不明白你說的話。
英慧（解釋地），她的神經的確受了刺激。
達人（着忙）　是的，快找醫生來，快找醫生來。
杏雲　達人，你……我一點病也沒有，頭也不痛。
達人　不錯，你有病，……校醫！密斯王校醫，打個電話去！……
英慧　也不見得有那樣大的病，不過受了一點刺激罷了。
杏雲　我對你說，我一點病也沒有。
達人　那末說……你一定受了什麼刺激，密斯王的話不錯，一定是什麼人欺負了你。（向王）密斯王，請你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人，我要替雲妹作一點事，證明我是……，
杏雲　達人，你不要神經過敏。對你實說吧，我已經變了，我已經是我自己的，不再是別人的了。
達人（大驚）　你是說……
杏雲　忘記了我們從前的一切吧！
達人（昏亂）　天哪！你這是什麼話！
杏雲　我不滿意我從前的我，現在我要創造一個新的我，我從前的生活是錯誤的。
達人　你是說你不再愛我？
杏雲　我要開始新生活。
達人　你一定要說明白，你到底還愛我不愛我？
杏雲　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
達人（抱住頭）　天呵！你不明白你的話使我多心痛。（頹然倒在牀上）
英慧（向孫投責備的眼光）　你未免……你太操切。
杏雲　我應當當機立斷！不能再和從前一樣的鬼混！
英慧　你太對不起人。
杏雲　可憐我的表弟，他不也受了你許多委屈。
英慧　不，你從前愛過他。
杏雲　我從前專愛他一個人嗎？
達人（從牀上躍起）　你沒有專愛過一個人？
杏雲　也可以說從來沒有愛過一個人。
達人（變爲氣恨）　你……我眞要把你……
……（克制自己）呵！……
杏雲　達人，從現在起，我就要改變我的生活

方法。

達人　你再不應當花言巧語的騙人。

杏雲　我要努力改過。

達人（預備走）你真是白話詩人！人家說新女子都是白話詩，想不到你也正是一首白話詩。

杏雲　不錯，但是白話詩可以有風韻，牠可以富有情感，可以改進。

達人（懇切地）雲妹，……我……唉！……我不知應當怎末說好，我崇拜過你，我現在還是你的，我不能不關心你，雖然你……是的……所以我不能不忠告你，你把愛情看得和糟糠一樣，這對於你是一種冒險，……你一定要改正，不然你要後悔的。

杏雲　我正要這樣作。

達人　我願以純潔的友誼來幫助你。（戴上帽子）密斯王，再見吧！（向孫）我回到日本去以前還要來看你。（下）

杏雲　你這種態度我很佩服。（送到門口）

英慧（責備地）又玩笑地你今天作了些什麼事呵！

杏雲（變爲高興地）我今天改造了我自己，開拓了新生活的路。

英慧（笑着）白話詩正在努力使自己有風韻。

杏雲（從抽屜內找出一封信來）我現在要預備寫回信。

英慧　寫回信？給誰寫回信？

杏雲（含嗔地）你不要問！

英慧（笑着）我知道了，我 知 道 了，所謂「有趣的小雀兒。」

杏雲（讚歎地）字寫得這樣好，措詞又這樣的動人。……

英慧（接着）人又生得那樣的漂亮，活潑和健康。

杏雲（嬌嗔地）胡說！你搗什麼亂？

英慧　又有學問，又有能幹，……

杏雲（追過去）我要撕你的嘴。

英慧　難得的人，有趣的小雀兒，（故意高聲）吳敦仁，這名字多響亮！

杏雲　你胡說些什麼？你真糊塗，你以爲我會……

……

英慧　你喜歡他，這是很明白的事。

杏雲　白話詩要有些格律，先要從朋友作起！不能馬馬虎虎。……

英慧（接着）隨隨便便。

杏雲　是的，也不能隨隨便便，這樣白話詩才可算得有了進步。

英慧（玩笑地指着她）你這一首算得進步了的白話詩！

（在她們的笑聲中幕徐下）

——幕——

輕霧〔小說〕

盧谷花

梅芬一個氣就睡，把帳門垂下了，眼睛卻仍偷覷着帳門外面，祇見谷芝依舊坐在妝台的旁邊，嘴裏還嘮嘮叨叨地說着。

『你莫祇恨我，你以後別來理我；我再不然，當我死了，再不然，我眞死給你看。』梅芬忍不着道。

祇見谷芝微微的一笑。

『笑什麼？難道你眞要我死給你看？我偏不死，我値得爲你這種薄情的男子死嗎？』梅芬繼續的說。

『好小姐，別講死不死吧！你不願見我，你就蒙着被兒睡；你不願和我講話，你就莫管我笑不笑。』谷芝把頭回過來，對着帳笑着。

梅芬眞個蒙着被兒睡了，卻說道：

『好小姐誰要你叫，你來管我做什麼？益發好了，你當我三歲的小孩兒了，連吃飯睡覺都要你教。』

他們倆爭辯的聲音，把小搖床上睡熟的銀兒吵醒了，呱呱的哭着。梅芬本想起來去抱，卻又起不來，看谷芝怎樣。谷芝也本想走去抱，卻也不走去，看梅芬怎樣。大家等了些時；到底還是谷芝聽不過，就立起來去抱了銀兒，仍舊坐在原地。梅芬暗自得意，卻聽得谷芝拍着銀兒道：

『阿銀，你一個子，冷嗎？你媽媽帳門也放下了，不歡喜你了！』

梅芬聽得好笑，卻又忍不着喊道：

『抱來！阿銀最不歡喜你抱來！』

『阿彌陀佛，我不來理你，你又來擦我了。』

『你不去抱阿銀，我一世也不理你。』

『阿銀哭時，你不去抱他；等我去抱他，你又要抱他了。罷了，阿銀，你去陪你媽媽睡罷！天氣很冷，你一個子睡，怕不要凍壞了！』谷芝一面抱阿銀過去，一面卻自好笑。帳中的梅芬接了銀兒，也暗自好笑。

停了一會兒，張媽進來說：

『夜飯已開出了，少爺少奶去吃罷。』

谷芝先走了出去，卻對張媽努一努嘴，張媽倒也理會得，便掀起帳子道：

『少奶，起來吃飯罷。』

『我不吃了，我不吃了。』梅芬不耐煩的說。

張媽祇得走出去，走到外面。

『少奶來了嗎？』谷芝連忙的問。

『不來吃了』

谷芝祇得獨自坐下，胡亂的吃了一碗飯在客室休息了一會，也就要睡了。

這一夜，谷芝不睡在自己房裏；喚張媽另外在套房裏客床上端正了被褥，就睡在那裏。梅芬見谷芝不進來睡，便問張媽。

『少爺呢，怎麼不進來睡？』

『少爺嗎，他要睡在套房裏客床上了。』

『你把這雙紅皮箱打開來，把那條黃色的絨毯拿出來。』梅芬指着一隻皮箱對張媽說。

張媽依言拿了出來，梅芬又把床上的綿被分了一條叫張媽把絨毯同被拿過去。

谷芝見張媽拿了絨毯和綿被來，知道是梅芬主使的，心中暗自得意。

到了半夜，梅芬叫張媽把電燈旋熄了，再關上房門；過了些時，銀兒已睡着了。靜悄悄的長夜，祇有清幽的月光，照得全室很光明。梅芬心中暗想：谷芝也給我欺侮得够了，他說如此，我偏不如此，看他怎樣，待明晨起來，偏要他先理我。

谷芝獨自在套房裏睡着，因爲有好月色，也把電燈熄了。他也在想着：梅芬也給我奚落得夠了。她要如此，我偏不如此，看她怎樣；待明晨起來，我不理她，偏要她先理我。

第二天，谷芝先起來，輕輕的走進梅芬的房裏，梅芬其實早已醒了，却不響，假作睡着；谷芝也就走了出去。

隔一會，梅芬也起來了，銀兒仍睡着，梅芬把他放在小搖床上睡了；然後料理她早晨的功課。

早餐的時候到了，梅芬不去吃，谷芝暗自難過，心裏想：好好一個人怎生餓兩餐；叫張媽堅要她吃；梅芬知道是谷芝的意思，却慢慢地抱了銀兒，然後走出去，祇見谷芝正坐着在等，梅芬故意低下頭來，一眼也不看他；坐下來吃粥。谷芝偷眼瞧她，她祇不抬起頭來。梅芬偷眼瞧他，他也不抬起頭來。

有一次，他們倆的目光覺碰着了，一碰着，却又各自低了頭；梅芬面上却飛起了幾朵紅雲。因着大家要爭一口氣，誰也不肯先理誰。兀自默坐着，梅芬祇逗着銀兒笑；谷芝獨自沒精打彩的看隔夜報；有時谷芝偷眼看看梅芬，有時梅芬也偷眼看看谷芝。

這一天，谷芝沒有出門去，靜寂的過了一天；吃午飯，吃夜飯，又照樣的過去。到了夜間，梅芬仍和銀兒自去睡。谷芝仍睡在套房的客床上。在各人的床上：谷芝和梅芬又如昨夜所想的同樣想着。

到了明天起來，又是昨天那樣的過了一天。

又一天。

又一天，於是各自納悶，各有些難忍耐；但是又大家都要爭這口氣，不肯先開口，又乾待了一天。

張媽如何不知道呢，她祇看着他主人倆幹那使心佩氣的頑意兒；因為大家都玩耍似的鬭着氣，又不比不和睦的口角。

又隔了一天，谷芝想想我何苦爭這種無意識的氣，使很愉快的家庭佈滿了沈寂的空氣；我一定要先開口了，最多給她訕笑了幾句，她總再也不會拒絕我的。同時梅芬也居然如此的想。

在這天吃午飯的時候，當谷芝看見了梅芬，乘張媽在旁邊時，他便高聲的喊道：

『喂！』這是他豫備下的計策，他想梅芬不答他，他就祇算喚張媽的。

但梅芬看見了谷芝的時候，也正在預備設法先開口，忽聽見谷芝喚了聲『喂！』也就樂得順水推舟的答了一聲：

『做什麼？』同時她想谷芝若不答應她，她就祇算調逗着銀兒。

這一幕有趣的喜劇，自然很合式的做成了！谷芝和梅芬都恢復了原有的樂趣。

．　．　．

究竟，梅芬和谷芝為什麼事鬧氣呢？說的可笑，這一件事，真是一些微微的小事情：當谷芝在梅芬的房裏看報，正看得出神的時候；梅芬喊他，他不會聽見，梅芬又喊了一聲，他仍沒有聽見，梅芬再喊了一聲，他依然沒聽見；所以梅芬一倔氣，就和谷芝鬧了，谷芝還當她是開頑笑，反調侃了她幾句，梅芬卻認了真，就鬧起來了。

這一天晚上，谷芝不再睡在套房中的客床上了，他仍坐在梅芬房裏的妝台前看報。

『別再裝聾子了！』梅芬微笑向着他。

『別再先睡了！』谷芝也笑了。

隔了一會，谷芝指着報上一首新體詩，喚着梅芬：

『芬，快來你看！』

梅芬聽了，走近來，把頭湊着谷芝的耳旁，大家同聲喃喃的讀着這首詩：

『輕霧障沒了蝶兒的視線，
　不見了他親愛的玫瑰；
玫瑰姑娘等了許久，
　祇不見蝶兒飛來！
一邊怪蝶兒爽約，
一邊怪玫瑰姑娘不等待。
一剎那日出霧散，
大家方知是誤會！』

梅芬讀完，對着谷芝微笑，谷芝想挽住她時，梅芬已早避了開去。

『芝，好好的看報罷，別鬧了。』梅芬笑着。

谷芝祇是嬉笑，仍看他的報；梅芬坐在床沿上，把懷中抱的銀兒，逗

鈴谷芝

「放下了報，替我代抱一些時罷！」

「他不歡喜我嗎？」谷芝笑着問。

「好記性」梅芬也不禁笑了。

愛的秘密

（英國勃萊克著）　何德明譯

別說出你的愛情，
　愛情決不能說出；
因爲那和軟的輕風，
　也祇能靜默地在吹刮。

我說出我的愛情，
　我把我眞心向她告達，
疑懼，冷冽，無限戰慄，
──唉！她卻與我遠別！

她與我遠別不久，
　來到一陌個生旅客，
靜寂地而又隱約：
　他得她深情爲她的嘆息。

婦女談叢

日本的產兒制限運動

竹中繁

這在一七九八年，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痛述人間罪惡原因，由於人口增加太猛，食物增加過鈍所致。他曾以數理證明，謂人口之增加，依幾何級數，食物之增加，依算術級數；在其名着人口論裏面，詳細說明。後世對於這個學說，爭論辯駁，莫衷一是。時至今日，移民禁止，關稅封鎖，不景氣的現象蔓延全世界，失業群衆顛踣街頭，妻子兒女哭啼倒斃於破屋之中：演成這種淒涼的景況的，各國的不實行產兒制限，聽人民盲目濫舉子女，使人的量天天增多，質日日減壞，社會上消費力強，生產力弱，致人口過剩，食物不足，實不能不說是唯一原因。依社會學家的調查，根據各國產兒的統計，貧民的兒女最多；在無論任何國家，這是一件事實。對於產兒制限這個運動，是必然會應着時代的需要而漸次普遍的。

談到產兒制限這個問題，各國的主張不一，然這并不是一件奇事。譬如法國對於獨身男女要課以重稅，德國積極獎勵生育；這樣看起來，她們不但不制限產兒，反進而提倡鼓勵生育，這當然是立國的精神不同，或許是有特殊的歷史的背景，別有用心，不可同日而語。日本對於產兒制限運動，最初嚴加禁止，也是跳不出「畫獄自囿」的圈套。

按照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原理，這個產兒制限運動的發生，當要考查那一國的人口，看她的人口增加率怎樣？社會狀態怎樣？日本內地總人口，在大正九年，是五五、九六三、〇五三人，大正十四年，是五九、七三六、八二二人，昭和五年十月一日，日本國勢調查結果，是六四四五、〇〇〇五人，在前期大正九年至大正十四年五年間，增加人口三、七七三、七六九人。增加

比量六分七釐，在後期大正十四年至昭和五年間，增加人口四、七一三一八三人，增加比量七分九釐；前期一年千人中平均人口增加率一、三一四人，今期達到一、五三〇人的高率，這是內閣統計局發表的可靠記錄。再根據社會局的發表，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全國失業者數目達三七一、八〇二人。依着上面的兩個統計，人口既有逐增無已的現象，失業者乃是日出不窮的趨勢。在這種情形之下，一般社會家，宗教家，優生學家，對於產兒制限運動發生，不得不轉移眼光，加以重視。

日本的產兒限制運動，也叫做產兒調節運動，這個運動到最近才發生滋長。要追索牠的歷史，先鋒隊的勇士便是石本男爵夫人，美國山格女史和馬島先生。這三個人在日本產兒制限運動史上，要算主要腳色。

當年日本政府對於產兒制限運動是嚴加取締的。政府不允許的理由，是預防罪惡的發生，且恐對於身體上有損傷，生理上有妨礙；還有一樁為法律所嚴禁的事，便是墮胎，到如今還是絕對禁止的。產兒制限運動站在優生學的立場看來，不濫舉子女的結果，對於人羣不但無所損傷，而且可以使人羣臻於健全。站在社會主義的觀點上說，那是一件當然的事。十數年前，這個運動曾經高唱一時，因為政府有層層顧慮，藉種種理由，結局還是遭禁止了。

當時美國提倡產兒制限運動的主將山格女史，議論精闢，熱心宣傳，受她的感動而加入戰線的鬭士，風彌各國。日本石本男爵夫人，其時由美國留學歸來，提倡產兒制限運動，那便是在日本方面的第一聲。但政府不允許，且加以壓迫。例如山格女史曾想來日本遊歷演說，日本政府以不宜傳產兒制限運動為條件，始許其上陸；山格女史以不能發表自己的主義，遂忍氣吞聲而返。

農村恐慌，人民多集中都市討生，不夜城中埋藏着地獄似的貧民窟。四五年前，社會民主黨議員馬島先生，他本是個醫生，為拯救勞動者起見，在東京本所這個工人住所櫛比的地方，設立了一個指導產兒制限機關；現在一部份的政治家已對他表示同情，政府也漸漸默認了。最近馬島先生由美返國，山格女史曾托寄語於石本夫人，再擔任各國宣傳，繼續努力這個運動。

昭和六年一月十七日，石本夫人和馬島先生共同組織了日本產兒調節聯盟，已告成功。當選的理事，是河崎夏子，村岡花子兩女史，安部磯雄，生江孝之，帆足理一郎諸氏。

五月十九日，各醫院助產部的婦女，對於無產者同情貧民窟的啼飢號寒的悲聲，打動了人類的心弦。她們聯合起來組織了一個助產部產兒調節的團體，社會運動左翼的份子，參加的很多。

日本產兒制限運動的兩個組織，曾開聯席會議，將來的新局面，有互相提攜彼此互助，或許有共同合作的可能性。現在日本產兒調節聯盟，又增加平塚雷鳥，織本貞代，新妻伊都，柴原浦子，秋山花子，山本杉子六個婦女理事，幫助產部倡設實行產兒限制和醫生研究部等等組

績。

時代的要求，社會的趨勢，無產者產兒制限的必要，是明明白白地事情。遠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晴天霹靂，令人深醒，繼之以優生學的提倡，主張質的改良，到現在赤裸裸地實行產兒制限。將來這個運動，是一定會跟着時代向前進的。

日本全國高等女學校校長會議與公民教育

竹中繁

前年以來，婦人公民權付與，在議會成爲重要的議案。在一方討論沸騰的時候，文部省的女學校制度改正委員會，把「公民科」爲必須科，認爲重要改正點；因之教育社會化的高潮，一瀉千里。去年全國高等女學校長會議，也會論及公民科一點。今年六月十一日起，在帝大講堂連開三天第十回全國高等女學校長會議，在這個會議裏，文部省提出像左列的一個諮問案：

「高等女學校關於公民教育特別注意的事項。」

在該會議成爲第二號議案，出席的八百多名校長，議論紛紜，極一時盛事。

十一日協議的結果，附託委員審查，婦選獲得同盟政治教育委員會，認爲是自己的一部分工作，收集其次的希望書，向當日的委員三輪田元道，宮田修，北澤種一及其他各氏提出。

希望書

「高等女學校關於公民教育特別注意的事項。

對於右的議題，婦選獲得同盟政治教育委員會希望其次的諸項實現。

婦人完成公民生活，結局做母或做主婦的任務，須得完全領會，高等女學校的公民教育，希望在這裏着眼。

（一）與現行公民科聯絡國語，地理，歷史等學科，也要加意於養成公民的知識。

（二）公民科的補助科，隨時解說時事問題，并使生徒常留意於「社會的動態」。

（三）使其到適宜的中央議會，地方議會見學，不僅如此，要更進一步，使其實地見習市町村自治機關的組織及進行諸事業的狀況。

A 做主婦的

（甲）因爲要使其會得廚房與政治的關係，要考察公設市場，信用組合，產業組合等經濟的諸項設施。

（乙）考察飲水，污水及塵埃的處置，防疫施設等衛生施設。

B 做母的

（甲）考察市町村教育的諸機關。

（乙）考察產院，托兒所，兒童健康相談所，乳兒院等社會事業。

（四）右諸事項，在市町村，財政的基礎上（歲入，歲出）如何運行，即使其實地明瞭市町村經濟的消費。

（五）使其熟知各市町村會議員如何的態度，參與市町村的政事。

（六）如以上諸項任怎樣增加，最有效的公民教育，就是有行使公民權的權利，完全公民權獲得運動的極深長的意義，使生徒了解。」

校長會議，在從前就不允許傍聽，詳細的狀況，無從可得而知，依見聞所及，在委員會裏，

「公民教育使有效果的第一方案，」就是早些獲得公民權的行使，除此，別無他法，像這樣的硬論頻出，答申案的第一項，列舉「公民權的獲得行使，」然而主張「慢慢運動」的溫和派相繼而出，結果，成立像左列的答申案。

第二號諸問事項答申案

「高等女學校關於公民教育特別注意的事項。

（一）使女子對於自己社會的地位自覺，使更進一層的明瞭社會的意識。

（二）設修身公民科，以家庭生活為中心，使其理解政治經濟社會活動，并指導其實行的方法。

（三）教授國語，地理，歷史等時，更須留意着重公民教育。

（四）學校生活，盡量使其自治，多給生徒以公民的訓練的機會。

（五）對於公民生活的實際問題，予以適切的指導，正當的理解，公正的批判，以資參考。

（六）養成公德心與社會服務的觀念，并使其修得實行的習慣。

（七）速予女子以公民權，徹底實施公民教育。」

關於文部省諸問案，去年在臺灣臺北開會，就同會議同問題的答申案比較起來。

指導女子的公民的生活，適當的方案如何（由本部理事會，提出。）

指導女子公民的生活，以附與公民權為急務，且婦女與社會連帶的責任兼重，習慣上應加以指導，其重要的方案如左：

（一）教師須以身作則，公民生活上以垂模範。

（一）設公民科授以關於憲法和財政上的智識。

（一）修身科，國語科的內容，多加公民的智識。

（一）級會，校友會，同窗會等組織，盡量使其自治，其職員選舉，事業進行等時，施以公民的訓練。

（一）使其參觀適宜的中央議會及地方議會，并實地指導一切。

（一）對於新聞雜誌的閱讀，予以適當的指導，充實其對於公民的生活理解和批判。

（一）養成生徒社會服務的觀念，教導有實行的習慣。

（一）教師關於公民智識須努力探討，并致力於女子成人教育。

去年的答申案，多就學校內生活的連帶生活申說今年度是從「政治經濟社會活動的理解與實行指導」到「公民權的獲得行使」擴大的範圍，積極進展的態度，可以想見校長會議的眞面目。女學校的「公民教育」漸漸有了正確的目標和光明的態度。

日本鑛山勞動婦人

竹中繁

國際條約所載婦人深夜業禁止，曾在華盛頓會議席上，經過許多討論。但日本三迴九轉，到一九二九年，纖維工業方面婦人深夜業始被禁止了；然而在鑛山方面婦人深夜業及入坑禁止，要到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那就是要到明年才能實施的事。

若在鑛山勞動婦人的數上說起來，只不過占全婦人勞動者的三%（百分之三；）雖然在數字上看來很小，可是這個問題不能不重視。主要理由還在人道上，是說不過去的；婦人坑內勞動及深夜業，不但是不衛生，而且危險率最大，從工場勞動而致傷害母性，這個問題是更較重大。但是因爲社會上不景氣，資方往往驅逐婦人勞動者，這個結果，又發生種種社會問題。

先從鑛山勞動婦人的數看來，在一九三〇年末，有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全國勞動婦人總數一百四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二人，以鑛山婦人勞動者計算，只占總數百分之二點九。

這三萬四千餘婦人，在鑛山操何等工作？石炭山最多，約占八割七分，金屬山占一割，其他屬於石油山及其他非金屬山。

這些婦人，在選炭場裏勞動，或在坑內送炭，或打掃安全燈及從事其他雜役。

最近數字沒有眞確統計，一九二九年在坑內勞動婦人數，有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二，坑外有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二。由此看來，大部分鑛山勞動婦人，都在不能見天日的地底下工作。

她們每日從事勞動的時間，坑內十時間爲止，坑外十一時間左右的地方居多數。

在坑外選炭婦人的深夜作業，日本重要炭山，例如：

北海道地方	九
仙臺地方	七
常盤地方	二
九州地方	四二
共計	六〇

占多數。這些地方，都是日本重要的炭山（年產額五萬頓以上。）她們勞動時間，一晝夜換班兩次，即所謂二交替制。第一班從朝晨六時或七時起，到下午四時或五時止，第二班從午後二時到十二時，或從午後五時到午前三時，像這樣的時間分配很多；但是在這個當中，八時間三交替的制度也有，那就是所謂八小時工作制度。像一晝夜二交替那種工作制度，就是選炭婦的當中，深夜勞動的人，在常時也達五千零四十九

人。

而從賃銀說起，石炭山的坑內勞動婦人的工作最苦，因之賃銀率也算最高，一日平均可得一圓六十二錢；坑外很低，只有七十二錢。石炭山以外的鑛山，坑外坑內，沒有多大差別，都是平均七八十錢。然而近來因爲不景氣的惡影響，實際上賃銀頓形低減，男子一個月能收入三十圓的人，就算好的，婦人能得二十圓，已經算是很僥倖了。炭坑地方的生活狀態，就是這樣。

若從年齡上看來，從十五六歲的少女起，三十歲前後的年壯力強的婦人占大多數，確實的數字雖然不知道，從所聞所見的觀察，夫婦共同勞動，親子共同勞動，像是占很廣汎的部分。

至於教育程度，尤其不堪設想，全婦人勞動者的教育程度，不識字的占六割，從小學中途退學的也有，鑛山婦人的教育程度，當較以上更壞。

她們爲自立的地位，使其向上的勞動組合的組織狀態，也是非常遲鈍。男子比較女子組織率較強，而其中有知識的勞動者較多。產業文明發達到高度的時候，勞動者的組織也臻健全，種種事實看來，對於日本從事於鑛山勞動的婦人們，那種淒涼慘淡的景象，當作何感想？組織狀態的產業別及組織率並列在左方。

產業別婦人勞動者的組織狀態

（組織單位）

	產業別	組合員數	組織率
一	出版	四〇五	五・〇一%
二	金屬	八一二	三・五七%
三	交通	一一七一	二・四%
四	木材	一一七	二・一五%
五	纖維	六〇七五	〇・七五%
六	化學	四一九	〇・七五%
七	雜	一八九五	〇・四六%
八	食料	一九二	〇・四四%
九	礦山	一六〇	〇・三%

若按照右方比率，僅僅〇・三%，實數不過一六〇人。

• • • • • •

像在那種淒慘狀態下的婦人，憑睹的地獄裏，深夜勞動着，遠非都市的婦女所能想像。像那樣的苦役，當然是要禁止；但禁止以後，她們的生活又將如何？還是除掉深夜（午後十時——午前五時）的時間，用二交替的制度，使婦人從事工作？現在貯炭設備，選炭設備，各鑛山都好似在擴充，用男子代替作深夜業，好似也在考慮；其實，最近在鑛山勞動的朝鮮人積極增加，這個問題，不能不認爲是給鑛山勞動婦人生活上一大威脅。在這種現象之下，因爲不景氣，操業短縮，鑛山實行採炭制限，如是在實施保護法制對策的美名之下，驅逐婦人勞動者，像這種例，不一而足。從不景氣的現象發生以來，一般婦人勞動者的數銳減，而鑛山

勞動婦人的數目尤其呈顯著的減削。

婦人勞動者數年次比較表

年次	礦山勞動婦人數	一般勞動婦人數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末	五二、七六八	一、五六一、三一一
一九三〇年六月末	四四、七七四	一、五三四、三一四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末	三四、三二三	一、四九四、九七二

從右面的數字考察，在最近每半年要減少一萬人。失業的婦人，上那裏去呢？

形成了這種苦境，在家中做副業吧，流到工場和都會裏去吧，但是任何處都不是走不通嗎？那又將如何呢？

在從前，當纖維工業禁止深夜業的時候，以三年爲執行猶豫期間，在資方曾收十分利益和效用；在勞動者方面，結果，因時間短縮的關係，收入也受減短的影響，以致勞動強化。因爲這些問題，曾起幾次爭議。然從事實上看來，無論何時，損害者又是誰呢？像這種問題又得殘留下來。

女學士的出路問題

英華

女子高等教育，在今日已不足新奇；女子專門學校比較總是寬容些，雖有規定的入學考試，但大概一班中等智能的女子，都可以如願入她們預期的學校；而這種入學的幻想也不再有人奇異，並不認爲這種舉動是越軌。

但是，一件東西往往到後來會失掉牠的吸引力；近年來，女子專門學校已失去牠的號召力，漸漸給人淡忘。現在常常聽到一種議論，就是女子高等教育是否有價值，女子是否必須受四年高等教育？當她們度婦人的爲母的普通生活的時候，這種書本上的專門訓練，是否會使她們將來感到不滿足和不快？大家都知道大學女子都嫁得遲婚，而社會學家天天在那裏焦慮母親的減少和低能，大學是否阻止她們爲母的機會？這是很值得討論的。

一九〇〇年的時候，大學女子非但感覺到在社會上是特殊，而且神聖異常。一個女子不進大學，覺得不能結婚，所以不得不走入學問的門徑，她們大多數對於學問都抱有野心。據 Barnard 學校註冊部的統計，一九〇〇年畢業的女生，只有百分之九是捨掉學問的事業而去結婚的。但是這些女子結婚之後，對於種族的蕃育，非常實力，平均大約每人有三個孩子的產生。

一九一〇年頃，大學畢業的女孩子，就沒有以前的神聖，當我畢業前兩年，即一九一八年，世人對於女子高等教育，已有不少的人懷疑。我們上堂的時候，常常聽到許多權威的學者，用統計作根據告訴我們，將來我們一輩子能做母親的只有總數百分之五十，而各個母親的生產力，平均每人只有八分之五的孩子。這不是一種可喜的預兆，假如我們沒有補救的方法，數世紀後，我們一輩子就會絕滅。那時還是戰時，女子對於求智方面的態度，顯然低落，而要求的是和平，結婚，和爲母的義務，

所以事實上，這方面女子還在自己注意，注意平安和幸福。

現在，母親眼巴巴地望着女兒這樣做，女兒們自己亦很希望這樣做，有許多覺得女子還是不受高等教育的好，免得將來有老處女的危險。現在許多青年中意未入大學的女子，因為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不到他們事業年齡時，是顯不出她的長處的。由於這種年青人態度的結果，女子多不敢冒這四年的長期危險，使結婚的可能性減少。

但是，她們這種恐懼心是對的嗎？大學女生的結婚可能性，生產力，吸引力不如一個未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嗎？大學女生不能有圓滿的婚姻，不能生產，不能度獨立自由的生活嗎？大學女生的緊要問題，歸納之，可分三點：她們能結婚嗎？能有小孩子嗎？假使不嫁，她們便怎樣？

Wellesley 學院一九二〇年班的記錄，非常完備，從這些材料上，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大戰後女學生的狀況。這一班的成績，並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無論面貌方面，學問方面，都算中中的。

畢業以後，註册部關於這班的報告，連上共有五次一九二三，一九二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

三百五十一個畢業生中間，有兩個是始終消息不明，其餘的都直接的或間接的答出一部或全部。把這五次報告總研究之後，可以得到近年來女學生出路的大概情形。

差不多大家可以承認，每個年輕女子的活動，是婚姻和生孩子，我們且把這些記錄審察一下，來解答這第一個問題，就是大學畢業女生嫁不嫁人。

據這班的統計，三百五十一個女子中間，有二百四十五個已經嫁人，即佔全班的百分之六九・八。大都不是畢業後立即出嫁，一九二二年末，卻有三分之二已出嫁。一九二〇年舉行級宴時 Class supper，照例點名點到的女孩子，若已定婚的，必須站起來，繞着桌子走幾圈，那時候，女孩給人家預定的，不過百分之六，一個很小很小的百分比，誰知道十年以後，卻會出於當代預言家意料之外呢。下面的表可以看出：

年份	每年結婚的人數(百分比)	結婚的總數(百分比)
1920	6.0	6.0
1921	10.5	16.5
1922	18.2	34.7
1923	8.8	43.5
1924	6.3	49.8
1925	6.6	56.4
1926	2.8	59.2
1927	5.7	64.9
1928	2.6	67.5
1929（不全）	2.3	69.8

即在一九二九年還沒到全年，全班百分之二・三已經結婚。

把這個指數和非專門學校的班相比，似乎十年之間，有百分之七

十結婚，我不相信女學士還要愁慮丈夫的問題，而况找的機會並不限於十年之內呢。

現在討論第二個問題，就是女學士能不能生小孩子，這個問題的答語，也非常滿意。這些母親已經生有三百五十二個孩子，換言之，已經超出畢業總數一個。平均每個畢業生，有百分之一・〇〇二八個孩子，每個母親平均有一個孩子，即一・四三七六的指數，這不過十年的成績呢。

這樣看去，爲母的卻也並不想延宕她們的任務，大約有百分之五三・五的孩子，都是在母親結婚後第二年生的；有百分之二六・七，在婚後第三年生的。過此以後，數目大大的減起來，婚後第四年才生孩子的，有百分之九・六，第五年才生孩子的，有百分之四・三。第六年的有百分之二七第七年的亦有百分之二・七，第八年的則只有百分之〇・五。

而且這班的母能，似乎還來衰歇，因爲在一九二八年，生產率比任何一年高；一九二四年的生產率，和一九二八不相上下，除一九二一，及一九二二指數是特別少以外，其餘都比較的平均發展。

每年生產數量如下表

年份	是年產出數	佔總數之
1921	11	3.1
1922	27	7.7
1923	49	13.9
1924	53	15.1
1925	39	11.1
1626	38	10.8
1927	52	14.8
1928	55	15.6
1929（不全）	28	7.7

從這表上可以看出生產的趨勢，還逐漸在那裏增高，第二個問題亦可以說有一個很滿意的答復。

報告中最可注意的一點，就是沒有一個人因婚姻不滿意而離婚，看上去她們的婚姻，可以說是成功的，總之，高等教育，對於爲母方面的陶冶，不能說沒有貢獻。

但是第三個問題怎樣呢？假使女子不嫁，她們的生活便怎樣？

一九二〇年級中，有一〇六人，還沒有結婚，其中只有五個人，沒有工作。五人中，包括始終消息不明的二人，其餘三人據稱很是慵惰。三人在全數中佔據的指數很小，大約百分之〇・九的樣子，還不到百分之一。消息不明的佔百分之〇・六除掉這極少數人以外，其餘都有職業。

各人所操的職業，以教員爲最多，一〇一人中，已有五六人做教員，佔全數之百分之五二・三。五六人中間，有三〇人始終做教員，二六人

曾經做過別樣事情這二六人中間，有十七人曾捨去教育生涯而從事商業，茶居經理或充演員六人教書並兼任別項事務只有二人捨去別項事務而就教員；教書好像是暫時權宜之計，機會多而看成無足重輕，不過作爲靜候機會時之騰身處而已。現在且將工作的種類表列下：

教書	五六人	書記	十二人
公家服務	十人	商業（普通的）	九人
編輯	七人	美術家和裝飾師	四人
醫生	四人	教會服務	四人
音樂師	四人	保姆	四人
演員	三人	俱樂部員	三人
銀行員	三人	官吏	三人
律師	三人	打字	三人
新聞記者	二人	團體服務	三人

其餘還有許多研究專門學問或操特別職業的人，業務一共有一百七十七項，平均每個女孩子有一·七五業務。同時能操兩項業務的很少，例如官吏可以兼操銀行業編輯可以兼任打字員。不過大部分的職業，都是儘當時所能碰到的，而不是理想的滿意的。

這表沒有把已嫁女子的職業列出來，自然已嫁的女子也有好多有職業，而且大都都很重要的；有幾種職業是無須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幹，不過大部分講起來過去的專門訓練，是她們事業的基礎。

現代的母親，假使只想把女兒嫁出去作爲丈夫的裝飾品，那末，她無須送女兒進大學，因爲從上邊表上的研究，知道女學士是不慣在家裏住的。關於婚姻和生產方面，女學士的成績還不差，無須引起神經過敏者的杞憂；受有高等教育的女子即算不嫁人也不至於在家裏吃閒飯。現代的母親和女兒總可以相信大學教育至少可以改造各種不良的環境，而引向一種有趣的有價值的生活。

（此文譯自美國 Scribner's Magazine, June, 1931.）

心病（長篇小說）（續）

李健吾

六

軍樂隊的小孩子們，一個一個的藍帽纓紅制服，擁擁擠擠，排成兩隊，坐在長凳上，在門道裏休息下來。他們那身鮮紅耀目的裝璜配着黑瘦的病色的面孔，帶着沒有洗淨底泥膩，給人一種說不出地奇譎的聯想。他們在門口已經吹打了一遍，教練在隊首指揮着。他的身量是又窄又長，平均比全隊高出一頭多的樣子。他對於婚喪的樂儀十分嫻習，樂調也非常熟練，因爲他們從來就是那幾種樂譜，任何集會都可以應用的。

花馬車隨卽在門前停住。

全巷的目光都集中在這輛樣式新奇的移神的花馬車。在牆角聚起一羣野孩子，紛紛誇讚着立在車轅裏的兩匹高大的白馬，馬是白極了，彷彿剛從冬天的雪裏走出來；這羣鑑賞家故意放大聲浪，讓馬車夫聽着。從門道捧出兩杯茶，端到車座的旁邊。馬車夫謝過了，接住茶杯，慢慢地呪着茶味。茶盤斜支在左腋。車座上同車座下交談起來。新娘還沒有上好裝，一時出不來底樣子。然而也就快了。藍袍子，紅走邊，實在神氣；於是馬車夫謙辭着。不是好人家趕不上這種晴和的天氣。茶杯放在茶盤上，捧進門道。馬車夫從車座上跳下來，站在門口的石階上。他的同伴立在兩匹馬的前面。

他們的打扮引起不少的注意。他們直起腰，帶着驕蹇的自足的神色。在牆角有一羣小流氓品評着他們的馬。他們決定這是外國來的。他們漸漸圍攏石階上的馬車夫，向他表示充分的敬意。有一個大起膽向他問着馬的來歷。他揚起手，不耐煩地，斧毆地，把他們叱散了。於是大家向他做着鬼臉，彼此嬉笑着，肆罵着。他們想起若干馬的劣點，完全放在這兩匹白馬的身上。

忽然從他的身後轉出一個不識者，光着頭，平常的打扮，一臉的陰鬱似的鬱怒，唾出一口又大又黏的痰，正好光降在尊貴的馬車夫的脚前。馬車夫忿忿地甩了他一眼，露出極度的憎惡。他沒有穿馬褂，而且胸前沒有插着紅的紙花。馬車夫不屑與他爭鬪，揚起頭，往空裏望着。這樣齊美的春天，在這醉薰薰的日子結婚，坐着時式的花馬車，年輕的人們是多麼幸福！新娘子一定是很美的。還有比她更爲愉悅的嗎？加以這樣做美底晴好的天氣……

那位在他的身旁的先生說起話來：

——這好的天氣，出他媽個殯倒不壞！

馬車夫睹住他。沒有問題，這是從他的嘴裏就轉出來的，和那口臭一樣。他看着花馬車，自言自語地詛咒着：

——媽的，誰見過馬車這樣大，還披着大紅罩子？簡直就是棺材嘛！

他轉身向着瞭望住底馬車夫，帶把他的驚駭的表情當做疑惑，加以解釋：

——你不信！我有一天在東交民巷口外看見一輛車上放着一口棺材，兩匹大白馬拉着……馬車夫立在他的對面。

——小子！你衝誰撒野？

馬車夫的洪朗的氣派十足的聲勢震驚住他：這出乎他的意外，立即打斷他的話頭。他發凝起來。馬車夫和他的聲音招來一羣看客。馬車夫轉身向大衆道：

——媽的也不曉得這傢伙從那裏鑽出來的，站到人家門口，就他媽的棺材棺材地嚼着。也不睜眼看看人家今天辦喜事！媽的你不討個吉利，我還要求個順遂！告訴人家當家子的，小子有你苦喫的！媽的拔舌地獄少不了你這類畜牲！

——嗐！何大爺來了！

——何大爺，我告訴你把那邊巡警叫來罷，這小子非把他帶到區裏懲辦一下不可！

老何分開人羣，在當中站着。

——什麽事？

馬車夫指向他的背後道：

——這傢伙說你們府上出殯哪！你瞧那鬆樣兒！那賊眉眼！

老何回過身，喫了一驚。

——怎麽！舅老爺嗎？

一羣人在石階前有興趣地擠著了。軍樂隊的教練的藍帽纓伸在人頭上面搖拂着。羣衆忽然沈靜下來，眼睛都盯在吳子青的身上。他的臉色從着白往紫紅襯着。他的嘴唇急切地顫動着，發出窘促的「唉，唉；」他的目光有些發直。

老何挽住他的右臂。

——舅老爺，你怎麽了？太太讓我請你到飯莊哪！我的好舅老爺，換衣服去罷！瞧你這一身！

他抗拒着。他揚起頭，嘴角連同鼻尖一起斜抽搐着。

——我這窮親戚偏不去嚜！

老何仰求道：

——那裏話！好舅老爺，沒有你簡直不成！

老何扯住他，往門道裏頭踏着。吳子青堅持住他的主張。

——那我也不去！我不去客少？

——那你也別在門口礙事呀！好舅老爺，到你屋裏坐一會兒罷。

羣衆在石階前和蜜蜂一樣地嚶嚶起來。人頭彷彿風地裏的向日葵東搖西擺着。馬車夫向大衆宣揚道：

——這傢伙準是瘋子！

吳子青在門道清清楚楚地聽着這句定論。他搾開老何的手，忽然轉過身，挺起胸脯，指住馬車夫喑啞道：

——不服氣嗎？是我向你撒的野！

顯然他現在纔想起回答馬車夫的第一句問話。老何使力把他揪進去。大家可以窺見他不住地顛擺着頭。軍樂隊的教練沉住聲氣，帶着標威，向看客，如有所獲地道：

——這位舅爺要不也是半瘋子！

老何好容易纔把吳子青安置在他的屋子。然後他出來看看日影，覺得該是上車底時候了，往月牙門裏走着。趙媽在院子中間捲住手發急，見他經過，止住他道：

——何爺，你沒有瞧見大小姐的戒指嗎？

老何詫異着。

——什麼戒指？

——自然是今兒個交換用底戒指！你想還有那一個？

老何情急上來。

——那怎麼會不見了呢？這不希奇麼！

——誰說不是？你說你瞧見了沒有？上面小姐們着急死了，打扮都停當，就是不見那死戒指，也不知放到那兒了！

老何跺起腳。為什麼今天遇見的都是邪事呢？他耐心聽趙媽嘮叨。

——何爺，你知道，那戒指是三陽金店打的，亮黃黃的真金子，太太自己挑的樣式，前天自己從首飾樓取回來的。我們都沒有聽見，就是張媽有那眼福，說是光光的，就是一個圓圈圈兒。這一丟了不要緊，我們底下人卻擔着老大的干係。太太著急追問我同張媽，你聽，我連牠什麼寶貝樣兒都不清楚，怎麼會曉得牠在那裏？那東西還帶着一個四四方方的小紅匣子，太太自己記得鎖在小箱裏的，打開箱蓋卻遍找不着。你說這不怪了嗎？昨天朱太太來看了一回，張媽說是怕太太放錯了地方，朱小姐也這麼說，宋小姐也這麼說。可是那樣要緊的東西，會錯放到那裏呢？又不光是一個戒指，還帶着四四方方一個紅盒子。太太自己記得又鎖在小箱裏頭。後來摸着了紅盒子，打開一看是空的，翻遍了小箱也沒有戒指個蹤影。

老何愁住眉頭。他問着，神情和問他自己一樣。

——不是誰偷了去？

趙媽恐懼地看住他他的意思好像是冤枉她——這正是她所憂急的。方纔太太追問她同張媽底時候，如果不是想起這是大喜的日子，不曉得暇媽會不會，反正她要哭的。然而她忍住眼淚。現在她同老何缺論，主因也只是為了給自己辯護。老何在廚房常常同她有說有笑。

——我不敢說別人，好歹我天天在廚房，很少在太太房裏走動。而

且那個沒有良心的不怕雷劈，幹這沒有良心底事，像人家拜天地底頭一件東西！瞧着太太和小姐們著急，連我都出了一身汗。朱小姐說起到首飾樓買一個現成的。太太說這不吉利，沒有聽說頭天新婚丟了戒指，再買戒指的。大家把針眼地方也搜遍了，就只不見戒指。你說不急死人嗎？大小姐難受得直掉淚，撲好底粉也都濕了。二小姐在家也好，又在飯莊裏照應。何爺，你到上頭勸勸太太罷！

——我就說上頭怎麼還不發下話來，好像忘了正經時辰。軍樂隊打完了頭通鼓，也不見二次奏樂。有戒指也罷，沒有戒指也罷，好歹成禮底吉時別再錯了。我得給太太提提醒。

老何離開趙媽，走到上房的堂屋。門簾是掀起斜垂在釘子上，他可以望進裏間。秦太太回轉身，瞥見他，急遽地問道：

——老何，什麼事？

屋內的婦女隨着秦太太的問聲看向老何。她們熱切地歡迎他的打攪。那個戒指差不多把她們的頭腦弄暈了。朱小姐因為乾媽不採納她的建議，一味迷信，對於尋覓已然失去勇氣。其餘人們幫着秦太太瞎翻，最後希望很少了，於是大家圍住秦太太，勸她不用心急，暫且坐下慢慢地想。繡雲的裝梳已然上好，坐在鏡臺前嗚咽着：她一點不是為了戒指的遺失。她不知道為什麼她的心裏那樣地難受，這件不幸的事就和鐲子一樣，觸着她的哀傷的心弦，於是她忍不住就唏噓上來。母親的憂急加重她的煩躁。大家對於老何都懷着期盼的心情。

——太太時候不早了，我瞧讓軍樂隊奏樂罷。

秦太太立在屋心一時沒有言語，屋內隨着沈靜起來。她轉過頭望着左壁上的掛鐘。所有的視線都射在同一的方向。然而沒有一個人像秦太太那樣地觖望。分針已然指在一點三刻上。即使戒指尋到，現在也沒有人能夠插翅飛到飯莊。她的面色蒼白下來。她努力約束住她的緊張的爆裂的熱情。出乎大衆的意外，她極肅靜地向老何道：

——你吩咐軍樂隊奏樂好了。

老何反而遲疑着，朱小姐問秦太太道：

——乾媽，那戒指怎麼辦？

秦太太直起背，帶着非常幽沈的聲調，傲然道：

——沒有戒指就不能行禮了嗎？

老何從上房走出院子。屋內的婦女分成兩羣圍住秦太太母女。大家搜盡了枯腸，來慰藉這位倔強的母親和那位柔順的女兒。這種情境是很苦的。忽然嘹亮的抑揚的音樂吹奏起來，穿破屋內的掙扎着底苦悶。朱小姐開首歡笑起來，跳在義姊的身旁，重新檢點她的裝飾。於是小姐們都向鏡臺左右圍攏過來。只有幾位太太們陪着秦太太談命——神秘的，變化的，不可蠡測的運命。

忽然朱小姐欣喜地狂呼起來。

——嘻！這是什麼？戒指！

她打開鏡臺前一個小粉盒，預備往繡雲的淚痕斑斑的臉上敷粉。

這粉盒是她們方纔未曾動用過的。她偶然揭開牠的蓋子，拿起粉撲在粉面上揉着，彈着。她拿開粉撲，看見在杏紅的細粉中間露出一個亮黃黃的耀目的戒指。

——乾媽！你來看喫！

這正是她們百覔不見底戒指。牠帶着細粉在朱小姐的手心熠耀着。小姐們擠攏在她的手面的左右，驚異地瞬視着，然而有所忌憚，都不敢伸手觸捫牠，好像見到誘人心懷底禁物。朱小姐把戒指遞在乾媽的戰擻底手心。

——說不定是我媽昨天看過，你老人家糊裏糊塗放到這粉盒也說不定。

秦太太承認這也許是她的錯，她的記性竟然很壞了。她的面色恢復過來，她的嘴角露出遺憾的自責的笑痕。全屋哄然好笑着。

老何站在門簾一旁，詫異地聽着她們的狂笑。張媽把情由給他解說明白。他一面驚喜地聽着她講，一面從她的左肩上望着掛鐘。分針指在十二點上。不用說，成禮底吉辰已然錯過。他原是提醒太太到了時間的，然而看見屋內的歡悅，便不言語了。

七

在觀衆的擁擠與歡囂中，新夫婦走上花馬車，同時秦太太走上後面的馬車。馬在黃昏的熱鬧的街心緩緩地小跑下來。街上的行人不禁斂住步，對於過目底花馬車略略加以注視，有些是淡漠的，有些是讚美的，有些是嫉妬的，有些是揶揄的，有些是惡貶的。世上又多了一對幸福的伴侶，大部分的行人在這樣地想。然而誰真能殼猜出花馬車裏的小小的世界呢？正和地球上的渺小的人類對於火星加以假設一樣。

新婦縮在車內的靠右的犄角，和從雲端跌下一樣，惺忪着，迷惘着，竭力在追憶，在認清現實，並且來瞭解——這痛苦的浮幻的眞實！還有方法可以挽救嗎？她洗下心神等候某種玄異的神話的解脫，然而在她的耳邊只有馬蹄的聲飭的淸楚的得得的聲音，聲飭的，淸楚的，得得，得得，就和一個木匠機械地，用力地舉起鎚頭打下釘子，打牢棺蓋一樣。她惱惱着。她覺得氣悶。所有一天紛繁的醜陋的忽忙的印象都在她的紊亂的虛漲的腦子明活地重現着。所有這些痛苦的印象都同她的眼前的男子結聯着：這是她的丈夫嗎？

他踡曲在左面的車角，神情恍惚，好像落在一個奇怪的夢境。他坐在那裏好像離她很遠，中間隔着層層的障霧，永不會攏近她的生命一樣。然而他不時偸偸地看着她，在她不防備或者以爲她不防備底時候。他的眼睛是大的，澄明的，然而射出底光是黯弱的，疑問的，猶豫的。有時眼簾彷彿觸到什麼痛苦的浮塵，虛虛掩住，但是不久又睜開了，直向她的全身，尤其是面孔，攏射過來。他彷彿忘掉自己的存在，爲眼前的新人引誘住，迷魔住；她的幽靜的美麗充滿了他的靈魂——在這個空虛的靈魂裏貯滿了熱烈的期望；然而他從來沒有見過她；她不是他所期望

的。

但是她踡踞在他的身旁。她的現實煩擾着他的簡單的心靈；她的美麗驚慴住他，而更遠離開他同她的接近。她是誰呢？他枯搜着他的內心。他今天是來結婚的。他沒有敢擡頭看她；但是他明白那是不會錯的。現在他跟她坐在一輛馬車裏頭，他敢於端詳她的容貌了；但是他們好像沒有見過面。那麼他們怎麼會坐在一輛馬車裏頭呢？這馬車要把這一對不識者載運到那裏呢？載到貴州？載到世界的盡頭？啊！那馬蹄在地上奔着，用了那樣大的力氣，發出那樣沈濁的刺耳的響聲，好像要踏開了堅硬的不平的馬路。

這是夢嗎？

或者神話？

童話？

他窺探着她的微俯底粉靨：她的美麗，和那不斷的蹄聲一樣，提醒他這不是夢。她的粉頰異常地靜謐，然而他覺得她的全身在戰撒着；他以為她努力在抑制內心的熱情。她為什麼踡踞在他的面前不動呢？他希望她伸出手來，表示一點友誼，或許他可以把手覆在她的手背上面。他的視線忽然落在他自己的右手的白手套上。他觖望起來；他記起他的右臂是柔軟無力的。如果他同她調換一下座位也好，他可以用左手摸一摸她的衣緣：何以他上車時就沒有想到這一層呢？

他納罕她是否同他一樣地思索。她認識他嗎？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中，他不記得同她會晤過但是年月可以欺人的：她也許是「芳」。為什麼不是呢？他們現在結過婚，坐在一輛馬車裏頭。這一定是他的童年的遊伴！他決定把他的思想告訴她。

——你不是芳嗎？

她疑懼地仰起頭看住他。她沒有聽清他的問話。她的眼裏含着長意的溫柔的清澄的光明。她遇見他的狂切的目光。她覺得臉上熱烘烘的，心也跳起來。她重新低下頭。

——你比從前大多了，像貌也變了，我一點認不出你來。你……你……你真好呵！

她聽清他的話。他的幽柔的聲調觸動她的同情。但是什麼時候他曾經看過她呢？她一點不記得。如果不是羞澀，她極願意問出這些話的來歷。她把頭更低下來。忽然她的耳邊響起歌聲；在那歌聲裏頭，她聽出一種不可遏抑的幽禁底欲望。他忘神地低聲唱着：

——清早起來爬大坡，
太陽出來露水多；
郎是金花開一朵，
妹是銀花開滿坡，

唱完了他沈默下來。他的歌唱的肆誕和他的沈默的考驗在她是新奇的詭怪的經驗，加着一天的紛亂和他的雜遢的形貌，一層一層，沈沈地壓在她的柔脆的持久的心上。最痛苦的是牠們同她的過去的幽

烟的生活格格不入，加以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她完全不瞭解牠們的成因和將來她在牠們之下應有底變遷。但是她感到牠們的沈重的壓軋。她偷偷地注視着他那一雙長的白手套。

何以他的手上總戴着那付白手套呢？

她記起母親在飯莊的不快樂的表情。大家都注意到他的奇特，都用力掩飾住驚異，只有母親最後向洪太太嚷出來。嚷出來有什麼用呢？他反正是她的女婿！洪先生主婚，朱先生證婚，新夫婦交換過戒指，行過禮，事情是千確萬確，無法改移了。忽然在席面上，母親向洪太太嚷起來。這有什麼用呢？當着許多的客人！然而母親有母親的心思，高聲嚷道：

——洪太太，陳少爺手上怎麼老戴着白手套呢？上席也不見摘下來。

洪太太結巴着，臉飛紅起來。全席的女客都看着佯爲不知情底洪太太。新婦哀顧地望着妹妹。繡英忽然笑向母親道：

——媽也眞少見多怪！人家現在講究這個！

——可不是嚒！

洪太太鬆適下來。這場風雲過去了。新婦出了一身冷汗，希望早些散席。她看出母親的心上還存着一個疑問，唯恐母親再嚷出來。然而她嚷出來：

——洪太太，也奇怪，我記得那一回我看陳少爺，他好像比現在高些哪！那顆子——

新婦覺得頭暈。爲什麼這一切都出在今天呢？當着這許多的客人！她沒有聽清她們以後的爭持，紛嚷與和解，她想死了也好些。然而這場風雲終於平平靜靜地過去了。

坐在馬車裏頭，她不由遂悵地想，這就是所謂底人生的幸福的開始嗎？母親，妹妹，自己，甚至於全家，所忙的不就只是今天嗎？呵，這痛苦的噩夢！何以她瞭解不來她的四圍的一切呢？而且那些嘈雜的聲音，尤其是馬蹄踏着地響，在她的耳邊永久地持續着。忽然馬蹄的聲音住了；她聽清車後的馬蹄的聲音，漸漸這也住了。母親先走下馬車，立在石階上，等候新夫婦出來。張媽和趙媽的笑聲到家了！車裏的人們不禁輕輕地換一口氣。

但是這是誰的家呢？

他從來沒有到過這裏，這裏一切對他是生疏的，新異的。只有一個面貌很熟，彷彿見過，在飯莊他同新婦向她行過大禮，在這裏好像她是主婦，全家在她的支配和命令之下。她究竟是誰呢？他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她；他記得清清楚楚這個印象，然而想不起中間的關連。他奇怪舅母爲什麼不在這裏迎接他們。這是他同新婦的新居嗎？這位老太太是她的母親；新婦這樣稱呼她——新婦的語調彷彿浸在淚水裏頭。那麼，她是他的岳母。這新發見困惑住他：「芳」變了，她的母親也變了。看她們的穿戴，她們好像發了一筆橫財。何以他從來不知道呢？可是老人的面貌總不會改到什麼地步，這一定另是一位母親；究竟是誰呢？

兩位女僕一前一後地擁住新夫婦，只是嬉笑。他們跟住老太太一直走進上房。兩位女僕撲在地上向太太道喜。新夫婦在一旁並肩癡立住。

秦太太仔細地看着新郎，然後向繡雲瞥過來。繡雲仰起頭，正遇着母親的自怨自艾底目光。繡雲自己的眼睛也是酸酸的，好像她做了對不起母親底事，心上有一種說不出底悽涼的味道。

張媽叩完頭，站起向秦太太道：

——二小姐呢？

——待一會兒就回來。家裏的兩桌酒席弄好了嗎？

趙媽答應道：

——全好了。上席菜一熱就成了。

張媽走到門邊回身道：

——請新姑少爺同新姑奶奶到新房憩憩好不好？待一會兒她們姐妹們一來就忙了。

繡雲在身後的椅子上坐了下來。她憎恨張媽的恰巧的遙遠的稱呼。秦太太看出女兒的心情，立卽向張媽道：

——還是大小姐好了，姑奶奶怪難聽的。又不是在別人家裏。舅老爺呢？

張媽帶着奇異的眼風瞥着趙媽，然後迂徐地應道：

——敢情多半是在屋子罷。沒有見他出來過，好像同他自己在嘔氣哪！

秦太太很不高興地睇了張媽一眼，卻也沒有說她什麼，吩咐她請舅老爺上來受禮。趙媽把茶斟上。然後她立在太太的身後，直眼望着新姑爺。

他仍然站在那裏。大家的內心都被他的存在動搖着，然而沒有一個人想到請他就座。堂屋在發黯的夕光中反而沈穆下來。這種無言的情境是不自然地自然，大家都感覺到牠的笨拙，然而都沒有心思來挽救。他們好像被黃昏的嚴肅攝懾住，借着鐘擺的迂徐的節奏，人生彷彿在暗中揶揄他們，他們這一羣懸而無力的人們。鐘忽然鳴起來。

——可六點了！

趙媽破開沈寂，訝異着沒有一個人回應她的感情。但是大家都伸長了耳朵，移神地聽着；不言語，靜靜地，好像候着神聖的光降一樣。吳子青同張媽在月牙門邊嚷鬧起來。他的狂野的聲浪震甦屋內的婦女的麻痺。秦太太立卽走出堂屋。

——子青！子青！

她站在石階上向前院呼喊着。她的尖銳的焦灼的呼聲攝住全院。吳子青踉蹌到她的面前。

——兄弟，我一天沒有見你。你怎麼啦？

他嚷着，他嗆着，他咦着，他唧噥着。沒有人聽清他說些什麼。秦太太攙扶起他來。

——到堂屋來，讓孩子們給你叩頭。

他莫明其妙起來。

——那些孩子們？

秦太太微笑道：

——還有誰？繡雲同她女壻。

他一面向後退，一面揚聲道：

——不！不！

忽然他好奇上來，不待人請，大步邁到門邊。爲了憎恨，他也要看新夫婦一眼！於是他發死地看着他們，然後向新郎的脚前唾下一口黏痰，表示極端的輕蔑。他得意地哼唧着：

——哼！就是你呀！

秦太太以爲他和新郎從前相識。她向屋裏的趙媽道：

——把紅氈鋪上，好請舅老爺受禮。

吳子靑倚在門邊，看着繡雲離開椅子站起來。趙媽在堂屋中間放平紅氈。吳子靑忽然堅拒道：

——別鋪了！我可承受不起！憑我這窮舅舅也配受人家的頭嗎？這可不折死我這窮小子！

秦太太和石柱一樣呆在他的對面。她從來沒有想到她的親兄弟會這樣不成全她的體面。她的臉色死白上來。當着她的新婚底女壻！這彷彿一柄利刃插入她的胸膛。她極力來瞭解這新的艱窘的環境。

張媽在石階下忿然道：

——這是什麼話，舅老爺？你怎麼好白無故地窩太太這口氣！

秦太太努力鎮攝住自己，開口道：

——兄弟，你就受他們一個禮，也虧不了你什麼！

他的心裏鬱積底一生的潦倒爆裂起來。他憎恨她們！憎恨一切的人類！人世的榮華那一樁有他的分？他永久是磨搥着，忍受着，無聊着，窮追着，氣忿着，接受着人們的譏嘲。他挺直了胸口，決定這次不再受人的羞辱。而且他還要嚷出來，請世人聽聽他的教訓。

——我沒有那福氣！你們別把我當做糖葫蘆轉了！我瞧着你們就不順眼！什麼時候你們想到我過？我埋沒了一輩子！你們快活了，拿我來做墊脚的！媽的我不在這裏住了！我要回家！媽的我也有老婆！誰希罕你這小東西磕頭！老爺子不在這裏住了，明天收拾收拾就走！不走是孫子！重孫子！重重孫子！

四圍的男女和遭了雷擊一樣，沒有人向前攔阻他。他詛咒完了，喘着，乾咳着，揚起頭。他陡然在自己的眼裏偉大起來。他站在全世界的對面，獨自一人，沒有伴侶，沒有知己，

然而這是秦太太的兄弟！自從同丈夫離居，再沒有比這使她痛心的。這要是真的，天下還有什麼公道可說呢？如今她眞可以說是人世的最孤獨的女人了，有丈夫不算丈夫，有兄弟不算兄弟。還有什麼事比她的運命更壞的？在這樣的吉日！好像她今天所受底驚恐還不彀從此她

不再強硬了，軟下心，鎖上嘴，把世界交付別人。頭天新婚底女兒伏在茶几上慟哭。女婿站在女兒的身旁和木雞一樣，便說不如人意，頭天招贅在家門，就看見比他自己還不如底事。

出乎各個人的意外，秦太太忽然在她的兄弟的面前跪下來。眼淚順臉流下來；她的上身搖擺着，和風地的老柳一樣。雙手合十。

張媽在外面，趙媽在裏面，同聲喊道：

——太太！

但是秦太太沒有理睬她們，咽着淚，向她的兄弟哀告道：

——你走，走罷！兄弟，我不留你！你有什麼用呢，我留你？可是秦家有什麼不是，你要恨，恨你姐姐好了！孩子們是沒有罪的。你也不用單揀着我女兒大喜的日子來和我嘔氣。我是一個沒有丈夫底女人，你要欺負，欺負我。可是她們還有爹，你得想個明白。不為我想，也得為人家爹的女兒們想。我因為你是一個親人，把你留在自己身邊，這原是我的癡想。我錯了。繡雲左右催我為你謀事，連她也是錯的。這就是我們母女的好報應！

全院在漸深的黃昏裏頭越發沈靜起來。繡雲聽見母親的聲音，從茶几上直起身。她鼓起全身的餘勇，走在門限前，在母親和舅父的中間跪下來。她隔着門限扯住母親舉在胸前底手；她們的手合在一起，彷彿兩片飄零的葉子。

——媽！媽！你起來！這都是女兒的錯！讓女兒替你求舅舅。舅舅生氣全為的我。我知道！

秦太太轉過臉，向女兒道：

——繡雲，這都是我的孽障。我這一輩子就是這一件事對不起我的女兒。這劃到我的心裏。繡雲，你就看生身母的分上，饒了做娘的。

繡雲只有哭泣。她明白母親的意思並不指舅父的吵鬧。自從到了飯莊，母親的失望底容色便涵着許多的難堪的深意。如今母親藉着這個機會都說出來了。

但是秦太太立即制住自己的狂放的情感，站起向她的木木的兄弟道：

——兄弟，你還有什麼不包涵老姐姐的嗎？小的時候，你曉得我多麼疼你。爹就是你一個兒子，就是我一個女兒。那時候你追着我跑，滿嘴喊着姐姐，可曾想到有今天這一天嗎？兄弟，在濟南你同我吵鬧，以為我故意不幫你謀事，你知道我是怕丟你的，我們爹的……哦！我為了吳家的好。可是你變了。兄弟，多少年不見面，我完全不明白你了。我這傻東西，我還以為只有我這老姐姐知道你。你要走，走罷！今天你也不用再鬧了，明早我讓老何送你上東車站。我現在就給你取盤纏。

趙媽扶起繡雲，坐在椅子上。張媽跟着太太到裏間來。秦太太忽然收住步，在門邊向趙媽道：

——你陪着他們新夫婦到新房坐罷。一會兒二小姐陪着客人就該來了。打盆臉水給新房。

新夫婦隨着趙媽出了上房，從吳子青的身旁走過。電燈豁然亮起

來。全院是光明，幽靜。只有吳子青一人在石階下躑躅着。他不清楚他爲什麼這樣來回地踱着：他和一個失了理性底瘋人一樣。起初他以爲他佔了上風，但是越想越沒有把握；她們當着女婿的面前給他下跪；然而她們並不堅留他，並且決定明天早晨打發他回轉故鄉；他漸漸覺得他的尊嚴掃地。他回家做什麼呢？他恨他這個念頭。不幸的念頭給他招來不幸的羞辱。

（未完）（晉）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

婦女勞動問題……謝曼
伴侶婚姻……忻介六
性妒與文化……黃石
童話作法之研究……朱文印
貓頭鷹與小孩（童話劇）……婁宏
五里霧中（小說）（法國左拉）……汪炳焜
東京小品……盧濛
鬼祂（中篇小說）（蔣治桑）……陳君涵
心病（長篇小說）……李健吾
兒童身心的發展與健康……程瀚章

女子職業指導

定價三角

潘文安　孫祖城編譯；本書內容除緒言外，共分四編：緒言申述女子職業指導之立場，應以科學為根據；第一編解釋女子職業指導之意義、目的、與其範圍，使讀者明確具體之觀念；第二編列舉男女身心差異，與職業分析職業測驗，而定女子適當之職業；第三編家事與婚姻指導，認為目前女子職業指導之特殊問題；第四編則為女子職業指導實施問題，由小學中學而大學，均有系統之計畫。各編立說，參照女子生理心理，及吾國社會實際情形，理論與應用並重，為研究女子教育與女子職業者必需之讀物。

職業指導	鄒恩潤	二角五分
職業指導實驗	鄒恩潤	（一）六角五分（二）四角五分
女子職業訓練談	麥甘傑	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出版

甲(中)—521　371.42　31—7—2

天然色攝影原色法

杜就田編

定價四角

現代天然色攝影法中，要以原色法為最易學習，且易得優美之成績。本書對於原色法所用的色障、安全光，原色乾片的裝納法、驅光法、顯影法，原色乾片的反轉及第二次顯影，原色像片的加厚、減薄、及其保存，以及原色乾片的失敗及其原因等，莫不摘要敍述。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色彩學

劉以祥著

定價二角

本書於色彩之原理、對比、調和、分解、變化，及色彩與感情、環境之關係，服飾與住宅之配飾，保護色在戰術上之應用，色彩與攝影術，色彩之材料、褪色等，分章敍述，讀之可知色彩學之大略。

甲(中)-520　772.752　31-7-20

牛乳育兒法

程瀚章

凡是小兒的母親或乳母沒有乳汁可以供給哺育的時候，眞是小兒的不幸事情。然而像這種小兒我們常常見到的。

倘使遇到這種沒有人乳，(不論母親或乳母的乳汁)的時候，究竟應當怎樣哺育小兒呢？那當然不能不用人類以外的物質了。那幾種物質可以供小兒的哺育呢？這無非是動物的乳（牛乳，山羊乳等）煉乳，奶粉，米粉，粥湯，奶糕等等。煉乳，就是用牛乳在眞空的場所加熱，使牠蒸發濃厚，裝入密封的罐內，其中加砂糖很多，品質愈劣的，加砂糖愈多。奶粉，做成的時候，比煉乳加熱更高，到乾燥成爲粉末爲止，所以和牛乳比起來，成分上已經有些變化；並且品質惡劣的，還要加一種可溶性澱粉混在裏面。至於其他許多物質，更比不上牛乳了。

牛乳和人乳的比較　我們現在因爲用牛乳來代替人乳哺兒的很多；所以專講牛乳。牛乳和人乳比較起來，有種種不同之點。其中除牛乳所有而人乳所無的成分，也有人乳所有而牛乳所無的成分之外，卻使兩方都有的，其比例也有差異。譬如把其中所含的蛋白質，脂肪和乳糖三種成分比較的時候，蛋白質，牛乳比人乳多二倍以上；乳糖比人乳少，近乎一半，脂肪，則兩者卻相等。因爲蛋白質牛乳方面含有多數，所以牛乳哺育小兒比較人乳有絕不相同的地方。此外還有關於鹽類和生活素的，現在姑且從略。

因爲牛乳和人乳有這樣的不同，所以若要用牛乳哺兒的時候，最要緊是使牛乳成分調製到很像人乳那樣的比例。

若用二分的水稀釋一分的牛乳，那蛋白質的含量固能略近似人乳；但脂肪和乳糖卻嫌太少。這時候，應當再加適量的乳糖和乳酪。要知道，牛乳和人乳的差異，在乎蛋白質乳糖和脂肪的含量比例的不同，所以這許多成分的量若能相同，用牛乳哺兒，可以和人乳哺兒一樣了。然而事實上竟沒有使牛乳和人乳調到眞正一樣的事情。

牛乳的稀釋法　牛乳的哺兒，既如上述，不能就把牠給小兒飲用，必須稀釋之後纔行。並且還要留意牠的分量，哺育的時間，溫度，以及牛乳的新鮮不新鮮。這許多事情若能處理得當，那小兒一定可以健康的。

先講稀釋法。凡生後一個月到兩個月，稀釋三倍；兩個月到四個月稀釋二倍；四個月到六個月，稀釋三分之二倍；至六七個月的時候，可以用全乳了。所謂三倍，就是說牛乳一分中，加水二分；二倍，就是牛乳和水的分量相同，三分之二乳，就是牛乳二分加水一分的比例。

加些粥湯和乳糖也好　用稀釋牛乳的時候，也可以再加些粥湯；但在四五個月以前的小兒還沒有消化粥湯的能力，所以加了粥湯的牛乳，應當用於四五個月以後的小兒。至於牛乳稀釋之後，其中所含的糖分嫌太少，可以加些乳糖在裏面。乳糖在藥房中都有出售，每磅價約五角。

分量時間和溫度　生後一個月內的小兒，一晝夜間哺六回的牛乳，每回約一百立糎，就是二合。他的時間，要和從前飲母乳時相同，夜間最好不哺。尤其在患泄瀉的小兒，夜間哺乳，反有引起重病的。

此後到三個月的時候，一晝夜哺五六回，每回約一百三十立糎。到了六七個月時候，一晝夜哺四回，每回約二百立糎。

凡每回哺與牛乳的時候，必須預先加溫。冷天和夜中，更須視情形


哺牛乳的方法


加溫之後接在自己眼皮的外面

而加以相當的溫度，不可忘記。檢查他的溫度，若要確實，固然以用溫度計最好，但不免麻煩。若用口在瓶口試呷，那更是有害。最好把裝好牛乳的哺乳瓶，加溫之後，按在自己眼皮的外面，若覺得恰好，就是適宜的溫度了。

哺乳瓶的注意　哺乳瓶的種類很多。若用瓶內裝有玻璃管而連以長膠皮管的那一種，非常惡劣。最好是用瓶的一端有膠皮帽，一端有一個短乳嘴帽的那一種。（雀巢牌或愛蘭百利哺乳瓶都是這樣）像這一類的哺乳瓶，洗滌起來容易清潔，這是可以減少患胃腸病的害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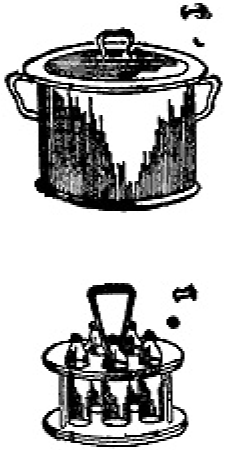

睡下時哺牛乳的方法

洗滌哺乳瓶之後，把已經洗清的膠皮嘴帽等，都浸在百分之二的硼酸水內。

在裝牛乳到哺乳瓶之前，必須先用沸水把瓶和嘴帽等沖一次，等到冷後，纔裝牛乳進去。

蘇克司勒氏牛乳消毒器　這種牛乳消毒器的長處，在乎他的牛乳瓶的塞子。這種塞子，是一二分厚薄的膠皮片，其上面又有一個金屬製的圓蓋。把同樣的牛乳瓶十個或十餘個，裝在一個鐵製架臺上，插入

另外一個金屬製的煑沸器中。這個煑沸器內，加四分之一量的水，蓋好，放在火上。等到水煑沸後，經過五分鐘到十分鐘，立即取出架臺，藏在冰箱內。在煑沸時牛乳瓶內的空氣因爲受熱而膨脹，從瓶口和膠皮片之間洩出。冷後，瓶內的空氣，收縮而生陰壓，膠皮片自然被壓而向瓶口凹陷，就此緊閉瓶口，外界的空氣，完全不致侵入到瓶內，細菌決不會再到牛乳中去了。



蘇克司勒氏牛乳消毒器

牛乳消毒上的注意　牛乳，固然要消毒，使他沒有細菌，纔供小兒飲用。但是要想消毒之後，絕對沒有細菌，事實上決計做不到的。對於小兒而言，無害的細菌，並沒有什麼妨礙；只有病原細菌，是應當撲滅的。可是一方面，若牛乳消毒用的溫度太高，反得破壞牛乳中的有益成分的。因爲這一點，法國巴士德氏創設一種消毒方法，用那祇使有害的細菌，殺滅或雖不殺滅而停止他們的發育，同時牛乳的有益成分並不豪破壞的溫度而消毒。這種方法，叫做巴士德氏低溫殺菌法。所用的溫度，是在攝氏表六十五度至七十度之間，加熱計三十分鐘。現在各國都盛用這種方法把牛乳消毒了。所用的消毒器，還是用蘇克司勒氏的。

哺牛乳的方法　哺牛乳給小兒的方法，並不很難；只要注意勿使小兒一時直吞多量的牛乳就好。若哺乳瓶和小兒的口成直角豎起來，很是不好。最好順小兒自然的吸啜力，徐徐吸飲，瓶底稍向上方，吸啜時就流出些牛乳，停吸時就不致流出，這樣的位置最良。等到小兒停吸的時候，把瓶豎直，使他嚥下之後再哺。否則，若灌下太急，恐怕乳汁吸入氣道內，是非常危險的。

照這樣的方法哺牛乳給小兒，只要牛乳的質地佳良，決不致小兒害胃腸疾病的。

應當備些水果給小兒吃　凡不飲人乳的小兒，每天至少要吃些水果，像橘子的汁，蘋果的汁以及香蕉等，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可在每天上下午各喝一杯。

若不吃這類水果而專哺牛乳的小兒，日久之後，一定要患數種很危險的病，其中以壞血病，紫斑病最多，因爲缺少丙種生活素的緣故。橘子蘋果香蕉之類，都含有丙種生活素的。

此外菜類中的菠菜汁，也有同樣的效力。

效率最高的修學工具——

一部

王雲五大辭典

勝如幾種新書字典辭典與二三十種參考書

便捷＋省費＋省時＝結果

理由

(1) 此書編制之新，在已往各漢文辭典中，不能不推獨步。……取西洋辭典之所長，合中國之康熙字典辭源而一之，而為其他漢文辭典從未夢見者。（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評語）

(2) 這是中國有字典以來的一部最方便最適用的字典。（胡適之先生評語）

(3) 處處用節省時間之方法，……省去萬千學子之時間，直無量數也。（蔣夢麟，吳稚暉兩先生評語）

(4) 此書附有三十種參考表，等於三十種各科簡明參考書。

每冊定價六元

單字詞語均按四角號碼排列，凡以一二小時熟習四角檢字法，應用時便捷無比。其未習四角檢字法者，可按筆畫索引檢查。

商務印書館

學者一致推許

研究英語的新工具：

求解 作文 兩用

英漢模範字典

每冊定價二元五角

吳稚暉先生說

模範字典不惟為讀書得良師，而又為作文得南針。得為自習學者，直可獨修英語，無論讀書作文，皆能左宜右有，不假外求矣。

蔣夢麟先生說

字典之最大功用，在能指示各個單字在詞句中之用法。此書之出版，足為現在英漢字典進一步之起點。

林語堂先生說

現在最好研究通用成語之書，還算英漢模範字典。其中多常用成語，閒時可多翻覽。

商務印書館出版

牛乳的成分和品質的檢驗法

盛　文

牛乳，是牛體乳房乳腺腺裏分泌出來，一種液汁。這種液汁，我們喝了，很是有益，因爲凡是能够補助我們身體發育上必要的各種營養素，其中都包含得很多，實在是我們很緊要的一種營養品。

牛乳裏包含各種營養素的分量，因爲乳牛的年齡、食料、運動以及距離分娩後時期的長短等等，各種關係，雖然參差得很大，但除卻乳牛害病時期所產的乳汁，不能飲喝外，凡是牛乳，我們喝了總是有益的。有人喝馬乳、羊乳做滋養品，實際效力，遠不及牛乳。現在舉幾種動物乳汁所含的主要成分和營養率，列表於後，從比較上很容易判斷結果，表明他種獸乳是不及牛乳的好。

種類	水分	蛋白質	脂肪	糖分	灰分	營養率
羊乳	八三、二三	六、九七	五、一三	三、九四	、七一	二、四〇
馬乳	九一、三五	一、九五	〇、八一	五、五〇	、四〇	四、〇〇
驢乳	九〇、五五	二、〇三	一、〇三	六、一二	、〇三	三、七〇
豬乳	八四、六〇	六、三〇	四、八九	三、四〇	、九〇	三、三〇
犬乳	七六、七〇	九、九一	九、五九	三、一九	、七三	二、八〇
牛乳	八一、七一	三、九九	九、〇二	四、五〇	、七七	五、〇八

一　牛乳的成分

牛乳是一種白色不透明的液汁，因爲飼料的種類不同，所以有時候帶些黃色，滋味略甜，有些像脂肪，有一種特別的美味。但是初嗅的時候，常感覺到一種腥氣。比重爲一・〇二——一・〇四，呈現兩性反應。因爲含有兩種燐酸加里，一種是酸性燐酸加里，一種是鹽基性燐酸加里，全部成分脂肪占有三%——五%，乾酪素蛋白質乳糖和無幾鹽類等合計量占一二%——一五%，水分占有八七%。除掉上面幾種成分外，還含有少量的枸櫞酸，鹽酸，窒素，炭酸等等。有時候或者發見尿素痕跡，並且含着膠質少許。

牛乳裏所含的脂肪，是成功細粒，像球樣的東西，亦稱做脂肪球。脂肪球是表示乳化的狀態，並不是脂肪的溶解，形狀的大小，沒有一定，直徑約〇・〇〇一六——〇・〇一糎，一滴牛乳裏，平均有脂肪球一〇〇〇〇〇萬。歷來對於脂肪球，持有二說：（一）脂肪球的外面是乾酪素互相結合成功的薄膜樣包圍，遇到酸素及加里，這層薄膜，立刻破壞，脂肪就團成功一塊。（二）用以脫三容和酒精一容的混合液，並和胃黏膜的浸出液，加到牛乳裏去，牛乳也就凝固，再用以脫浸出牛乳裏的脂肪來溶解，乾酪素也能够溶解，使得牠不包圍在脂肪上面。

牛乳的成分，雖然是相同，但是因爲乳牛所在地，以及各項環境的不同，不免有些差異，現在抄錄東西洋分析的結果，證明所差的數量。

西洋乳牛八百種產乳成分分析表

	比重	水分	脂肪	乾酪素	蛋白質	乳糖	灰分
最多	一·〇二六四	八三·三二	一·六七	一·七九	〇·二五	二·一一	〇·三五
最少	一·〇三七〇	九〇·六九	二·四七	一·二九	一·四四	六·一二	一·二一
平均	一·〇三一五	八七·二七	三·六九	三·〇二	〇·五三	四·八八	〇·七一

西洋乳牛八百種產乳成分分析表

	比重	水分	脂肪	乾酪素	蛋白質	乳糖	灰分
最多	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illegible]	〇·[illegible]	[illegible]	〇·[illegible]
最少	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〇·[illegible]	[illegible]	〇·[illegible]
平均	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〇·[illegible]	[illegible]	〇·[illegible]

牛乳成分的差異，除掉上面的情形外，爲了產乳時期離開分娩時期的遠近，亦有關係。在離開纔分娩時候所產的乳汁，比較分娩後若干日所產的乳汁，顯有分別。參看下列實驗分析的結果，更爲明白。

分娩後日數	比重	水分	蛋白質	脂肪	乳糖	灰分
剛分娩時候	一·〇七	七三·一七	一九·二一	三·五四	三·〇〇	一·一八
分娩後十小時內	一·〇五	七八·七七	一三·六〇	四·〇〇	一·四二	一·五八
分娩後一日	一·〇四	八〇·六三	一〇·七五	四·七五	二·八五	一·〇二
分娩後二日	一·〇四	八五·八一	五·五六	四·二一	三·四六	〇·九六
分娩後三日	一·〇四	八六·六四	四·三六	四·〇八	四·一〇	〇·八二

據上表看來，牛乳產出時離開分娩時經過的時間愈多，蛋白質和灰分愈少，脂肪和乳糖愈多。又乳牛纔分娩後產出的牛乳，裏所含蛋白質，是純粹蛋白質佔多數，乾酪素僅佔全數的一小部分，經過若干時間以後，純粹蛋白質漸漸的減少，乾酪素的份量，就漸漸的增多了！

牛在分娩以後，初次分泌的一種乳汁，成分和平常的乳汁不同，色黃，黏厚異常，帶有很強的酸味，並且含有鹹味，是一種酸性反應。比重普通爲一·〇七，沒有到一·〇四的，比較平常的牛乳比重，相差約一·〇三。

牛乳的成分，既如上述，究竟比較人乳有什麼差異，亦是我們應該知道的。牠們的不同點，在乎所含的純粹蛋白質，乾酪素，乳糖等分量多少的差異。蛋白質在牛乳內比較含得多，純粹蛋白質則人乳所含的比較牛乳約多二倍。現在各國所以要用牛乳做主要營養料，因爲牛乳含有一種特別的香味，很合我們人類的嗜好，並且內部含有各種滋養素的配合，很適合我們的營養，在嬰兒更爲需要。平常成人喝牛乳的目的有二：（一）通常飲食物有滋養不足的時候，可以喝牛乳來補助；（二）患病的人，食通常飲食物，往往不能十分消化，或是不能夠下嚥的時候，喝牛乳可以免掉這種困難。若是我們平常專喝牛乳，在事實上卻辦不到，因爲要單喝牛乳，達入體完全營養的功效，每天非喝牛乳二升不可，所以除嬰孩病人外，不能專喝牛乳的。即使多預備了牛乳，單單喝牠，以爲營養料，那麼對於消化機能，亦有妨礙，不僅是經濟上太浪費而已。

煉乳爲現在市面上行銷的罐製牛乳，每年的銷額很巨。成分當然和新鮮牛乳迥異。因爲製罐以前，先用牛乳在普通蒸發器裏或是真空裝置器裏蒸發，減少所含的水分，使普通牛乳濃厚，能夠貯藏，利於搬運。在製造的時候，普通加些砂糖，增加美味，並且增強殺菌力。煉乳的種類很多，推美國製鷹牌牛乳最好，很受各國社會上的歡迎。現將煉乳的成分，分析於後。

水分——三一、三三　脂肪——九、四六　乳糖——七、六五

蔗糖——四一、二九　灰分——一、八八　含蛋素物——八、三九

二　牛乳的檢驗法

檢驗牛乳的優劣，非專門家用顯微鏡觀察，或是用化學藥品分析，終難徹底明瞭。現在是舉檢驗的大概，先說明簡單的方法，再舉詳細的檢驗法，作爲參考。

牛乳往往含混在牛體內循環的物質內，設使牛體害病，毒汁難免不混和到牛乳裏去，那是很危險的。所以病牛的乳汁，當然摒棄不用。再牛乳露在空氣裏，常有不潔淨的塵埃，以及其他病菌等混入，要是相隔時候太久，亦應當棄置不喝爲是。

近幾年來，國人漸漸明白牛乳的益處，所以喝牛乳的人，一天多一天。但是調查牛乳的產量，卻未必能夠隨人的願，往往供不應求。所以假造牛乳的，便一天多一天了！有的加水，有的加米汁；有的加大豆漿，增加牛乳的分量；有的加澱粉，有的加脂肪，以混亂牛乳的性質。他們恐怕這種膺造品要腐敗，還加些藥品來防止，至於有無妨礙牛乳的本質，是絕對不應用的。所以我們不能不加以檢驗。

牛乳檢驗的必要，上面已經說過。但檢驗的方法是怎樣？我們不可不知道檢驗的方法，可分作普通檢驗法，警察檢驗法，及化學檢驗法三種。

(一)普通檢驗法　試點牛乳一滴在指甲上，凡是不解散，保存米球狀，並且有脂肪香味，就是優良的牛乳。但是牛乳所含的脂肪，常因爲時令的關係，成分有所差異。比方春夏榨取的牛乳，就比較秋冬榨取的牛乳所含的脂肪少。這是因爲春夏二季，飼牛人多用含蓄水分的青草等做飼料的關係。又牛乳在清晨榨取的，比較晚間榨取的脂肪多。這是因爲乳牛在晚上的消化機能強，能夠把食料裏所含的脂肪充分吸收的關係。所以我們在嗅牛乳脂肪時，亦要留意到這一點。

(二)化學檢查法　在設備完全的試驗室，或是特殊設備的化驗機關，依據化學理論檢驗牛乳，結果是最爲正確。

固形物總量　用牛乳一〇瓦，盛入小蒸發器內，加精製海砂二〇瓦，用短玻璃棒攪拌一回，盛入一五〇度的乾燥箱裏乾燥，再盛到冷降器裏冷卻，然後過秤，用牛乳和海砂的總量，減去海砂和蒸發去的水量，剩下來的，便是固形物的總量。

脂肪　用牛乳二〇瓦，精製海砂一〇瓦，燒石灰一瓦，置入普通蒸發器內，加熱，共同蒸發，乾燥後，移到乳缽裏舂碎爲粉末，然後裝到

長三四寸許的二重紙筒卷裏，再插沙氏脂肪浸出器，下端連接蒸發瓶，加入以脫五〇 c.c.，在浸出器的上端，附在玻璃的降冷器，於紙筒的上部蓋些脫脂棉。照這樣裝置妥當，於是放到重溫器上，以五小時間浸出之，再蒸溜去所含的以脫，乾燥冷卻後過秤，用全量減去蒸溜瓶的重量，就是脂肪。

乾酪素蛋白質　通稱爲含窒素物，現在舉二種的定量方法，記在下面：

乾酪素的定量法，用牛乳一〇瓦，加水一五——二〇倍，另外用極稀的醋酸（〇·五%）呈露狀噴入，用玻璃棒攪拌，到發見有絮狀物沈澱時爲止。更適一五分鐘的炭酸氣，靜置二四小時，所得的沈澱物，即乾酪素。但是這種乾酪素，是脂肪的混合物，需用水洗淨，再濾過，放入秤量瓶，乾燥後，從沈澱的量，減去用別種方法所得到的脂肪量，方才是純粹的乾酪素。

蛋白質包含在濾過乾酪素的濾液裏，用這種濾液，移到砂皿裏煮沸，蛋白質就凝固，濾去後乾燥，就得蛋白質。

乳糖　用牛乳二五 c.c. 加水四〇〇 c.c.，滴醋酸二三滴，加熱，使沸，再冷卻，倒入容量五〇〇 c.c. 的側容器內濾過，取這種濾液，盛入小玻璃杯中，加富氏銅液一〇 c.c.，煮沸，注入乳糖液，到藍色完全消滅爲止。二〇 c.c. 應用〇、〇六七六瓦的乳糖，設使乳糖爲二五 c.c.，所費牛乳的比重，爲一、〇三，則從下面的方式，可以知道乳糖的含有量。

$$0.0676 \times 500 \times 4/251.03 = 5.25\%$$

灰分　用牛乳一〇瓦，放入白金皿裏，加醋酸二三滴，蒸發乾燥後，徐徐灼熱，使充分灰化，完全成白色爲止。然後移入降冷器裏冷卻，試秤重量，這種灰（鹽鹼性）便含有燐酸二五%——三〇%，炭酸一、二%——二%。

混人物　檢驗牛乳裏是否有米汁，豆汁等混入，前面已經說明；要是單加了水，檢驗他的比重和成分，就可以知道。據分析學者報告說：水裏每含有硝酸，可以用硝酸試驗證明，但是亦不必呆用一種方式，現在記沙古斯篤氏對於混入物的各種試驗方法在後面：

（1）水分　用牛乳一〇〇 c.c.，加二〇 c.c. 的綠化鈣溶液，煮沸濾過爲第一液。用稀硫酸（硫酸一容水三容）二〇 c.c.，溶解〇、二瓦的其夫泥賴琴液，再加純濃硫酸一〇〇 c.c.，爲第二液。另在小磁皿裏二 c.c. 的其夫泥賴琴液，滴入第一液〇、五 c.c. 在中央部，靜止二三分鐘，俟起反應後，稍稍搖動磁皿，若是含有硝酸，就有許多藍色條紋現出，逐漸推到全部。這種反應極敏銳，試驗時當十分注意，即使容器上留有少量的水分，也要發現藍色，藍色的深淺，便是水分多少的標準。

（2）硼酸　硼酸是防敗劑的一種。據末西爾氏（Merœl）的試驗法，用牛乳一〇〇 c.c.，加石灰乳，使成鹼性，灼熱灰化，加少量

的稀鹽酸，攪和以後，注入蛋黃丁幾少許，在重溫器上蒸乾。若是含有硼酸，這種乾燥殘渣現紅色，像櫻果。假設取這種殘灰，用焰色反應去試他的外緣，必定呈綠色。否則卻不能憶斷他的確含有硼酸。

（3）水楊酸　水楊酸也是防腐劑的一種。試驗方法，用牛乳五〇c.c.，滴入稀鹽酸，使脂肪和乾酪素都沉澱，濾過以後，用這種濾過液，加入鹽化鐵。若是有水楊酸，立刻現紫藍色。

（4）福爾買林　牛乳裏混入福爾買林，亦是防腐。要試驗是否含有福爾買林，可在試驗管裏放些牛乳，靜置多少時候，緩緩的加些工業用的純粹硫酸，觀察兩液的接觸部份，若是有藍色發現，就是有福爾買林的證據。

生乳和煮沸乳的檢定　近來對於殺菌這件事，大衆視爲很重要，牛乳經過一番煮沸以後，在賣的人便利銷售，買的人便利喝飲，所以生乳和煮沸乳的檢定，實在是一種必要的手續。試驗方法，用反應和檢出蛋白質爲主體。取牛乳一〇c.c.——二〇c.c.滲入多量食鹽細末振盪，在三〇——四〇度的溫度裏，炙熱濾過以後，取這種澄清液煮沸。若是生乳，蛋白質析出，發現極混濁的樣子。要是煮沸乳，就不混濁，即使有蛋白質殘留，分量亦少得很。

牛乳既然是我們日常緊要的滋補品，那幾種成分可以滋補我們，在喝牛乳的人大都不去徹底研究，眞是太疏忽了！並且牛乳若不是完全好的，劣質贋品，反足以損害我們的身體。不去注意，結果反不如不喝的好。所以對於牛乳的成分和檢驗的方法，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克利金



肺癆，傷寒之

退熱聖劑

本品有安知必靈，霹藍密藤，芬那錫吞等之退熱鎮痛作用，而無此等藥物之副作用，爲近世解熱劑中不可多得者，對于結核病潮熱及傷寒，服之尤有奇效。

主治（分藥片及藥粉二種）

一、退熱用結核病潮熱，慢性及急性之肺結核症熱，窒扶斯熱，類似傷寒，肺流行性感冒，化膿熱病，一切發炎症，癰疾，壞疽，及一切傳染病。

二、止痛用偏頭痛，關節炎疼痛，牙齒神經痛，肋間神經痛，痛瘋，僂麻質斯，及手術後疼痛，月經痛等。

法國呂美氏大藥廠製造
中國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CRYOGENINE-LUMIERE

中國總經理上海廣東路一號法商百部洋行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醫師

——規　則——

(一)每函以四事，皆以關於本人者爲限。
(二)每問至多不得過一百字。
(三)問者必書明眞實姓名年齡性別及通訊地址。
(四)信件須直寄本社
(五)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六)關於複雜之病須經詳細診斷者，概不答覆。
(七)關於藥品之性質須詳細分析者，概不答覆。
(八)關於兩性問題之不便答覆者，概不答覆。

（一千一百四十三）

問　(一)鄙人自去年夏天起，面部上常發一種紅塊，雖用種種方法，亦不能去；此種紅塊，於平時望之，則又似無；於洗臉後，則又稍隆起，連成一塊，四一塊，顏色鮮紅。未知此係何故？何法可治？　(二)鄙人面部兩頰顴骨甚高，前見本欄和有以甘油和以礦化石灰，用木片塗之，可去顴骨；未知此法有何害於皮膚，能否有永久之去除性，或更有其他妙法？

林沐

答　(一)是局部皮膚血管擴張之故。可常行冷水洗面並摩擦，使血流迅速，或可不發。
(二)無害於皮膚，但並非根本去除法，此外更無妙法。

（一千一百四十四）

問　鄙人頭髮甚黃，請問有何法使之變黑？

陳舒庵

答　黃髮是因遺傳的關係，不能用藥品使他變黑。

（一千一百四十五）

問　(一)舍妹年二十，自十五歲行經以來，經期從未調和，有多至六七月一次者，至少亦須五六十日。但面色紅潤，身體甚健；前數月因經期延遲，發熱一夜，翌日月經即來，以後日期仍與以前不調，且作過分勞動後，即徹夜不眠。知此是否所謂心臟病？應服何藥？　(二)余每日未起身之前，須嗽口沫，自覺其味甚苦，須遲早餐後始止，想係胃病。但余食量甚佳，不知究係何病？　(三)余每日必嚥背白色濃痰數口，咳時亦多在晨起後呼吸新鮮空氣時。間或亦嚥豆大之土紅色小粒一顆。余疑肺病，但身體甚好，並不咳嗽，不知係何病？宜服何藥？

王淑儀

答　(一)不是心臟病，是因爲生活不調和而起精神興奮之故。應避免過勞動，停止劇烈運動，最好休養，一方面可服 Hormotone 藥片，一日三次，每次二片。　(二)只要每晨用百分之三的氯酸鉀水漱口。　(三)是喉間的分泌物一夜積貯而於早晨排出的，未必有病變。

（一千一百四十六）

問　舍妹現年二十一，十七歲時月經初行，常遇到兩月或三四月不等，但無苦痛。迨於民十七年病後，月經乃常閉至六七月，至去年月經停閉時，常感頭昏，精神不振，兩膝酸軟，腳底酸痛，飲食減少，人漸貧瘦諸症。後即請醫診治，至陰歷八月經即行，九月又行一次。此後又停閉，至今已有七月餘，前所患諸症復發，據醫生說：此係血滯之故，但服藥多劑，亦未見效，不知究係何故，請示知，並服何藥可癒。

李蘭英

答　這是月經困難症，可常服 Hormotone 藥片，久之自癒。

（一千一百四十七）

（一千一百四十八）

問　鄙人現年十八歲，青年時期血氣正旺，但以在十三四歲時頭部曾患脫髮癬症，迄今雖已早癒，然白髮叢生，迄未衰減，私心甚悶，冀先生爲余解釋其原因，並擬一方以除之！　弓　明

答　你所患的白髮，也許因爲幼年時患脫髮癬時，髮根內色素被消耗，於是後來生出的髮，都缺乏色素了。除暫時染色外，沒有方法。

（一千一百四十九）

問　（一）鄙人去夏一日因玩球過度後，忽吐血一口。翌日上深時，又吐一口甚少。校醫僅云肺弱。即服藥，靜養數天，迄今大半載，無何變化一知常人。惟上星期忽喉口發癢，咳後發現微量之血，乃靜臥吃水梨糖等後，又復如常。鄙人平常既不咳嗽，飯量又健，惟身體甚瘦，平常亦常服魚肝油，不知應服豬腦護膚，抑當輕舉來治。（二）輕發美商愛司關公司之三多星可服否？于西湖深山中可得一處靜養否？（三）家妹二年前即患痔病，經外醫手術一次，當因肌肉難長，醫生未敢多割，是故迄今猶未痊。不知此病可治痊否？請介紹上海或全國對于此病有經驗之醫生。　吳　璞

答　（一）恐係支氣管內的血管破損而致咳血，未必一定是肺病。但魚肝油常服很好。依學可不必，而運動宜禁忌。（二）成藥恕不討論。靜養山間也好。（三）痔疾，只要手術後，防止局部鬱血，可不再生。醫生數處例不介紹。

（一千一百五十）

問　（一）我是一個二十餘歲未出嫁的女子，二年前即患白帶，初則不以爲意，現在非常的利害。吃中藥無效，西藥又不敢冒昧亂服。究竟白帶是怎樣得的？服何藥方能治愈？（二）我在夜間，或白天，熟寐時常覺手足一麻，好像觸縮似的，就醒了，這時我的心跳得非常的快，非得很長的時間不能睡著。這是何病症？怎樣得的？與身體有礙否？有何治療方法。（三）我的身體很弱，飲食甚少，以致混身無力，常覺身體疲倦。這與上兩病有關係否？及治療的方法？　馬淑芳

答　（一）白帶是子宮頸陰道內的病的分泌物。大概因內膜有炎性病變而起的。須請婦科西醫用藥水洗滌陰道之內。（二）這是精神不安睡眠不深的現象。試於睡前服 Allonal 一片或色多致淮半匙；但不可常服。（三）宜整理大便，多食菜蔬，多行運動可愈。

（一千一百五十一）

問　（一）余年二十，幼年時，染哮喘病（並非遺傳），時發時愈。曾請中西醫診治，頗曾奏效一時，不久復發。最近擊友介紹——於發作時注射腎上腺素（Adrenalin 1:1000）c. c. 中三四分鐘即止喘，未知時常注射於身體有無害處？請問此病有斷根希望否？應如何醫治？結婚宜否？（二）注射 Acne Vaccine，是否可永遠不生面疱？或已生面疱時，是否可施行注射？　梁倚虹

答　哮喘時注射腎上腺素，是很有效的；但不及麻黃素（Ephedrin）的持久。近來大都用後者內服或注射。麻黃素和腎上腺素的混合劑有 Racodrin 更好。斷根的治療除離去誘起哮喘的原因，改良環境外，沒有他法，結婚不妨。（二）也不過持續三個月到六個月之久。如已生面疱也好注射的。

（一千一百五十二）

問　（一）使女紫娟年十七，因爲早喪父母，飲食不和，以致今時患頭暈，約一星期一次。患時余輒爲之刮痧，刮痧後一二天便愈。請問如是以往能全愈否？刮痧究否有益？（二）余姊（已嫁）長余三歲，兩手乾燥而多縐紋，時覺奇癢，於茲三載，數經醫生打針服藥不效，當用何法診治，懇乞詳示。　徐紫霞

答　（一）以後偶頭暈時，可服 compral 一片或 allonal 一片就愈。不必刮痧。最好於頭暈時，用熱水洗兩腿和足。（二）可用軟膏塗擦兩手。

（一千一百五十三）

問　（一）我年二十三歲初產，分娩之月，因勞動失宜，致生陰脫症，二十五歲又產了孩兒，我覺牠與生理無關。現已二十六歲了，此症已經三年，未經施過醫術，應如何治法？（二）

我姊已經產過二女，當二十六歲時，患過年餘白帶，現已痊癒了，身體比前更健，經期亦正，今年三十歲了，久沒懷孕，問先生知何治法？ （三）我妹二十一歲，結婚後就患月經病，每月經來潮的前二天，肚子疼痛，也曾吞服調經丸，未見有效，請問如何治法？ 林木蘭

答 （一）除用手術縫納外，別無他法。 （二）須檢查男子方面，有無不能生育的原因。 （三）是子宮位置不正所致，須請婦科西醫矯正。

（一千一百五十四）

問 （一）我之左耳中，似乎有一東西，每聞嘈雜亂耳之聲，即隨著發漲顫動，漸漸作響。聲愈大則響愈烈，譬如舞劇場中，鑼鼓喧天之下，半點之後，必不勝其振痛矣，但不聾。應如何治療？ （二）我自幼即多鼻汁與痰，今已二十一歲矣，痛苦甚是很，是病否？ （三）舍弟（年十八）之足跟，每至冬天，即凍硬如割，現在居然成了一種毛病，即使在炎炎的夏天時節，也常裂口作疼，有何方法醫治？ 魏祁濃

答 （一）疑係貧血症，可常服補血一類藥劑。 （二）可用 Mistol 點入鼻道，一天數次。 （三）宜每天用溫水洗足，洗後塗凡士林，用棉布包裹，這樣過擴一月可愈。

（一千一百五十五）

問 （一）鄙人每晨咳出十餘口的白色濃痰，恐係肺病，請 先生告以最靈效之藥品以治療之！ （二）欲學西醫，自己在家研究可以成功否？請介紹初學書籍及最好中西醫學雜誌。現中央國醫館有醫學雜誌否？請告知關於打針方法，宜看何書？ （三）鄙人足間長有雞眼，步履艱難，以刀除之又發，請問以何法除之可以永不再發？ 傅耕照

答 （一）可於睡前用百分之三的硼酸溶水嗽喉，或服白松糖漿每天一二次。 （二）西醫是科學的醫學，非於各種科學有深造的不能研究，決不像舊醫那樣隨便傳授或自修的。至於醫學常識僅供家庭參考的書，商務書館已有多種出版，不妨就近向書坊訊詢。 （三）普通雞眼斷根，須避免一切直接刺戟，除此手術祇有外科切除幾刻。

（一千一百五十六）

問 （一）余自幼時患天花之後，下腹部生有一種黑色瘢痕，每每發癢，搔後亦不易息。須待天氣溫暖，纔能消去。將有何法可醫治？ （二）余於最近二年間，未知受何種影響，於每大便時，即帶有微血，其色暗紅，去年曾經醫治癒後，最近數月間，復發此症，每發期中，則身體困弱非常。力弱肌食，未知有何藥可以醫治？韋廉士紅色補丸有效力否？ （三）余母現年五十有餘，頗稱康健，但每發背痛之疾，發時即須用拳捶打，纔能稍寬。有何藥可以醫治否？ （四）患肺病之人，是否必須經過盜汗之症候？ 吳子華

答 （一）是皮膚病的一種，一定有寄生物在內，可向藥房中購 Storaxol 或 Euro 軟膏搽上，可愈。 （二）使大便順通，就沒有微血了，不必服藥。 （三）可於發作時服 Atophan 片，一二次可愈。 （四）不一定有盜汗的。

（一千一百五十七）

問 （一）鄙人年二十五，左耳忽鳴，不癢不痛，祇吁吁鳴，不分晝夜，有阻聽覺，今已二年餘。此外起居如常，有介紹韋廉士紅色丸者，又有介紹食豬腦者，不知此病尚有醫法否？上述二物可食否？ （二）鄙人素多痰涎，偶感風寒，喉間即作鼾聲，此病可服何藥？ 鄧輝吉

答 （一）大概是外聽道耵聹栓塞太多之故，試用百分之三的重炭酸鈉水洗耳一天一二回。不必服什麼藥，因為服藥沒有效的。 （二）可服 Fansol 兵穆蠟，或 Fatosin 液一日數回。

（一千一百五十八）

問 余於一年前，因積食不消，大便乾澀，醫生診後，用瀉藥下之。自是以後，胃力大減，每日大便，亦乾澀如前。同時更時作噯氣，食物反胃，由是病與時增，用心看書或作事時，右胸上部覺悶脹痛，而噯氣亦終日不休，經中西醫診療多次，斷為胃病，而所開方藥則服食無效。余亦自購胃病藥數種服之，無效。近二三月來，左下胸骨間更時作氣鳴；而悶痛則時在右胸上部，時或又移於肩脾之間。鼻時且有烏煙之感，祈示治法！ 羅技訣

答 是慢性胃病。試每天洗胃一次，服用 Belladonna Neutralon 粉，一日三次，每次一茶匙，可愈。

（一千一百五十九）

問　(一)鄙人愛帶梅高,任何高調之歌曲,皆能唱之。惟不知何故,近來喉子大不如前,唱稍高稍長之歌,即覺中氣不足。請示有何方法,即可恢復原狀,並以後應如何保護聲帶?(二)經期不準,每月較前月至少遲十日。有人謂經期過月,乃身體強壯之徵,但鄙人身體極弱,此究因何故?如何即可按期而到?(三)食量極少,每餐至多食一碗,吃何藥可將飯量、貧血症應吃何種補品?

李愛麗

答　(一)是因為你正在發育期中,聲帶也許有些變化,變為較厚較長些之故。現在可以暫停歌唱若干月份,待身體發育進行中止時再練高音歌曲。(二)是不妨的,後來自然能準期的,不必服藥。(三)飯量少而身體正常的,可以不必醫治。貧血症,可服 Arseo-Ferratose, Blutose, Haemoglobin 等。

(一千一百六十)

問　(一)余年二十四,於最近二三年來,鼻管往往閉塞,亦無鼻涕,至於寒雨天尤甚,對于呼吸極不爽快。請先生指示余應服何藥,係自何處?倘此病不能痊愈,到底有無重大危險?請指教!(二)余母年已五十多歲,面部有紅點叢生,鼻部尤多,請問有何藥可治?

鄒雁弘

答　(一)是鼻黏膜腫脹,可用 Ephedrin inhalant 噴入或 Mistol 滴入鼻道。若不治愈,最易引起咳嗽喉痛等病。(二)可常用少許硫黃軟膏擦臉,每天洗后的擦一回。

(一千一百六十一)

問　(一)常用上等牙膏洗牙,有無過度之弊?(二)固齡玉牙膏說明書云,每天可用二次。而之牙醫某君云每星期至多用一次二次。各異,莫知所從。其品質究若何?

陳洛和

答　(一)牙膏並無弊害。(二)這種牙膏中祇含炭酸鈣,肥皂粉,甘油,和其他芳香油等調味劑。每天就使用三四回也不妨。牙醫之說,大謬不然。

(一千一百六十二)

問　(一)深呼吸,是否由鼻中深長的吸入胸內的肺部中,而後呼出呢?還是送肺後再轉入臍下之丹田而後呼出呢?他人解說不一,不知所從,請示明。(二)頭髮中時有白髮發現,是否因用腦力過度或貧血?與身體有何關係?有何治法?

趙希天

答　(一)深呼吸,就照你前段所說的方法儘量把空氣吸入呼出就行。臍下丹田之說,是舊醫不明身體解剖構造而臆想的話。因為胸腹之間,有膈膜,決不能相通的。而深呼吸時膈膜自然下降,於是腹部也膨大起來,實則胸腔擴大後,腹腔受膈膜降下而起的膨大罷了。(二)頭髮變白和貧血分腦力損壞沒有關係。卻是因為毛幹中色素缺乏之故。除暫時染色外,沒有法想。

(一千一百六十三)

問　(一)鄙人患胃病,(據醫生謂為胃擴張)將十四月。是病初起,係瘧疾後,(或非瘧疾,亦未可知,因幾熱時有前後之差,且後行有嘔吐,厭惡嘈雜及飲食之徵。而其為時僅一星期。)去歲雖經中西醫診治,然亦無效。睡坐尤感困難。未知用何藥方可以醫治?乞詳示!(二)近二三月來,食量銳減,(每餐約二飯碗)消化不良,(大便約二三日一次)更於大便之際,尿中卻雜白濁少許。未知與胃病有關係?現市上所售之胃神丹及韋廉士補腎丸能否服?(三)近數日來,骨骼亦復酸痛,腹部用力按搽時,殊感痛楚,於夜間膨脹之際,以手鼓之,即發出皮鼓之聲響。其熱炙手,吾深引以為憂,不知於生命上有無危險?(四)鄙人於閱書後,輒頭痛暈眩,精神疲倦,且記憶力亦漸衰頹,未知用何法可以治療?多運動好麼?但是我並不是不很喜歡運動的人。

舒寬善

答　(一)既知是胃擴張症,應繼續服健胃之藥,不必亂服他醫的藥,反致遷延。依我看來,你的病當是胃腸病,並不是瘧疾。(二)這種胃病,治癒很難,所服的藥都未必對症。(三)是腸內過度發酵,氣體蓄積之故,可服 Bella-donna-Neutralon(先施藥行經售的)可愈。(四)多休養多行運動,確有良效。

(一千一百六十四)

問　鄙人四年前與未受教育的鄉村農家女士結婚,在客歲生產了雙胎的男兒。小孩發育完善。不過自完婚後她已被送入小學求學,身體頗好;但在今年近來,兩月之間,月經與前異常,每逢六七天來月經一次,而且比平常的來得多些。每來時,身體軟弱,腰痛腹痛,此種

壞氣,不知有何辦法?是何病症? 朱澧生

答　是月經困難症,可向藥房購服 Hormotone 片或 Agomensine 片,一天服三四,每回二片,於經前十天服用,連服至經期爲止。

（一千一百六十五）

問　(一)鄙人現二十六歲,前五年分娩,難產,後因村間未曾受敎育之婦人,施以庸俗手術,方纔產下。經數日後,陰戶凸出肉一小團,絕無痛苦,乜今尚未收縮,自得此病後,又產二男,但於生育見無妨礙,但未知老年後,對於身體有害否?倘有法得其收縮否?此病之來原,并祈賜示。　(二)余夫便血四載未痊,伊病蒙始因前肆業中大勞,課務繁,腰生痛,每行小便,則排血尿,中醫接治,謂憂勞傷腎所至。後服滋腎藥,即愈,今每運動或思慮,則故態復萌,未知此病之來源,如中醫之說否?市上藥品何種可治?西醫果能治愈否?務乞示明。　鍾　慈

答　(一)這種病,是陰道脫垂,由助產婆的惡劣手術而起,除請西醫婦科行手術外,無他法。　(二)恐腎臟內有寄生蟲或其他病變而起,須經驗查尿液,始得診定。

（一千一百六十六）

問　鄙人現年二十七歲,于二十一歲出閣的第二年時,因家中的嫂姑等,和我意見不投,既我行爲不正,那時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來,所以生氣過度,日久成疾,後經中醫調治無效,現在又加重起來,每天不能吃飯,心口鬱悶,食物不能消化,身體虛弱異常,精神不爽。病源大約就是存在胤,這樣究竟用什麼方法可以調治服什麼藥?　范秀峯

答　這是慢性胃病,可於每回食前服拜耳大藥廠出品的 Acipo-pepsin 一片,或服 Soda-mint 片都好。此外時時往野外散步,捐球等,使精神愉快,也是有效。

（一千〇六十七）

問　(一)鄙人手汗特多,作事非常痛苦,但每逢手汗洩時腋腰間之黃汗,必隨而滲透衣衫,且不但夏間如此,冬間亦如此,不知何故?何藥可治?　(二)鄙人每天早晨常以牙粉或牙膏刷牙,而牙齒並不十分潔白,不知何故?有何藥能使潔白可愛?　(三)每當天氣炎熱時,工作甚至汗出,面頰面部因受了汗液,就有靜數的黃涂般的細紋,現於面部。——猶大的銷手的赤有因此而覺刺痛。但至汗液後則就愈了。此何故有何妨礙?何藥可治?　(四)舍妹現年四歲,常易冒傷風症,每次傷風時就有很多的痰在喉間作響,而不能吐出。此又何故有何妨礙?何藥可治?　鍾　璞

答　(一)是局部多汗症,可用滑石粉和氧化鋅粉混和撒布或用 Yatren-Talcum 粉撒布。　(二)牙膏中再加些牙粉,反復多回刷牙,一定可白。　(三)於夏季出汗時夜發中多帶手帕時擦乾,可免此病。　(四)須於感冒時請醫師處方,不可自行配藥服用。

（一千一百六十八）

問　(一)口臭及涎沫從口中嚥下,可有療治的法子?　(二)一到夏天,身上便會流出一種臭汗,氣味很不好,請示以止汗或除去臭味的法子。　(三)蛔蟲的驅除,要服什麼藥?　周　奇

答　(一)可常用百分之三的硼酸溶水漱口。　(二)勤浴,浴後應撲全身,灑滑石粉在出汗的部分。　(三)服山道年(Santonin)或減蟲寧(Macnin)的錠劑,再服排便的藥,立即驅出腸外就行。

（一千一百六十九）

問　(一)家慈今年五十一歲,自四十七八歲時,即常患鼻紅,其中也常起小粒,若粟米大小,常有時亦有數月不發,有時又發數十天不好。四十九歲時,又發生口臭,直到現在,吃藥皆無效,人云係鼻瘤,確否?乞示治法。　(二)小妹今年十八歲,前年耳後漸患小瘡,有銅元大小,曾用火針炙之數次,無效,後服草藥,又無效,中西醫皆治過,總不效,又云該病係貧血,故服九一四水數瓶,亦無效驗,乞示治法,再鄰地近年患該病者甚多。　吳　超

答　(一)鼻內有顆粒而同時紅腫,可用 Mistol 點鼻,直向愈,鼻瘤之說不確,口臭只要時常用鹽水漱口,並服通順大便的藥,以及常吃流動易消化的食物就愈。　(二)試塗以 Euro 所服的藥水大,這大概是傳染性皮膚病的一種。

（一千一百七十）

問　舍妹年七歲,向甚活潑,近忽患大便有蟲之疾,疾發時則小便不通,必須在陰道之

蟲拔去，方能疏通小便。其蟲甚爲細小，未知是何疾病？請問用何法可治？不時飲食雜逆未恐有連帶關係否？

張子欽

答　這是蟯蟲病。按蟯蟲本來是腸內寄生蟲，但當他們生殖時，必須到體外肛門口的。小孩不爽，是因爲肛口奇癢太甚反射而發生的現象。治法除用溫水洗去該部的蟲外，還須內服驅蟲的藥品，像 Thymol，Naphthalin 等。但須請醫師處方。雜食未熟的食物和手指抓食等，是傳染的原因。

（一千一百七十一）

問　（一）鄙人兩腋及小腹下部叢毛中，生有無數小瘡，每值體溫增大時，輒痛癢難忍；爬搔之後，繼之以黃水，累延醫師診治，不日即愈。但不時又發，迄今已三年。據醫言係濕氣所致，不知確否？並有藥能治之斷根否？（二）肛門周圍不時發癢，是否痔瘡的初期？　羅懷幸

答　（一）是水泡性濕疹，可用 Euro軟膏塗患部，並根本的清洗局部。（二）也是因爲局部不清潔而起，並非痔瘡。

（一千一百七十二）

問　小兒現年八歲，于一歲時忽患耳病，流水至今未愈，亦未請醫治。其臭氣令人難以近鼻。實未知何法可治？

黃鑑卿

答　這是慢性外聽道炎。可向藥房購買 (glycerin of boroglycerin) 點耳內或用硼酸水（百分之二）每天洗滌後再點上藥，效力更佳。

（一〇一百七十三）

問　（一）余現年十八。幼時雙耳流膿，後右耳愈而左耳迄今未止，且已失聰。曾令央用藥，但其效僅能暫時止膿，于事無補。不知有復聰之希望否？在何處醫治？幼時常受父母庇以耳光，于病有無影響？（二）余自膝以下之皮膚，較他部粗糙（他部亦較常人略粗），常發癢，搔之生細屑，而呈灰白色。據家母云：此乃天花以後始有之現象。幼時居鄉，少者輕微，每當七八月間，常有瘡瘍生於兩腿，而膝下尤甚。是時皮膚粗糙之程度亦甚於今日。不知此爲何病？特請介紹良藥數種，如須就醫診治，何處最佳？（三）余鼻涕特多，其形色有時與常人無異，有時則較濃而微黃，經醫生用咽喉鏡看後，已證明無病，不知是何道理？有無制止之方？（四）余從樓下跑至樓上，心跳躍不已，于不防之際，偶聞雞鳴犬吠，亦能受驚。不知是否病態，須如何保養？

楊繡如

答　（一）恐是慢性外聽道炎而致鼓膜穿孔，以是失聰。須請耳鼻科專家醫師診治。但不能復聰。（二）大概是一種寄生性皮膚病。第一須清潔其皮，可向藥房購買 Mitigal 或 Styraxol 油膏塗擦。（三）是鼻粘膜分泌太甚之故，試塗以百分之一的 cocain 液或有效。（四）是神經過敏，應增多睡眠時間，練習運動，使身體強固。

（一〇一百七十四）

問　鄙人在去年十月的時候，因爲跳球受傷吐血（痰中帶血），後經傷科醫士醫治，經十數日即愈。但傷部呼吸局促，時仍發微痛。自四月一日起因患傷風，痰現淡黃色。在二肋骨作痛，于今未愈。現痰忽呈青灰黑色。鄙人喜運動，然運動時不咳嗽，未知是否肺病？行深呼吸有否功用？請告我治法。

李學海

答　恐因肋膜受傷，未必一定是肺病。深呼吸反有害，不如用綳帶或絆創膏將患部固定，使休養若干時間，可愈。

（一〇一百七十五）

問　鄙人前年面部生癬瘡，愈後至今仍留黑色斑蹟，頗礙觀瞻。請問有何法或藥品可消除？懇爲指示。

嚴秀金

答　這種斑蹟，決不能用藥消去的，但有時能因身體細胞的新陳代謝而自然淡漸褪去。

（一〇一百七十六）

問　（一）請示以雞蛋食法。聞生食恐有毒，未知確否？（二）又舍妹自孩提起（現年十一歲）兩眼邊周圍睫毛稀少，且泛紅色，殊不雅觀。醫無效，請問何故？宜如何醫治？

趙子祥

答　（一）雞蛋只要不腐化的，決不會有毒。但食用半熟雞蛋，最合消化。（二）因眼瞼緣患有濕疹之故，可塗以硼酸油膏。